

朝霞

ZHAO 2 XIA

1975



朝霞

目 录

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庆祝四届人大胜利召开

光明颂(散文)·····徐 刚 (3)

在欢庆的日子里(诗配画)·····黄全昌 吴大成 陆 萍 (8)

团结胜利跟着党(民歌)

祖国航船永向前(两首)·····张东方 何维莹 武佩牛 (6)

宏伟蓝图北京来(两首)·····成莫愁 施 戈 (6)

批林批孔打冲锋(两首)·····殷萍萍 沈 度 (6)

团结胜利跟着党(三首)·····张启国 严良华 孙雪兴 (6)

钢水、公报相映红(三首)·····周双喜 熊尊茂 居有松 (7)

台湾人民向北京·····台湾省籍工人 邓秀雄 (6)

擂响进军的战鼓(诗)·····周银宝 (10)

· 小 说 ·

开拓未来的战斗·····唐 俊 (11)

出国之前·····方同德 (23)

朝阳升起的时候·····吴若春 (59)



| | |
|-----------------------|-------------------------------|
| 来自火热的建设工地 | 钢筋(小说).....楼耀福 (34) |
| | 铁英队长(速写·外两则).....施方 (41) |
| | 高空的闪光(散文).....俞天白 (46) |
| | 海滩路(革命故事).....李振国 (49) |
| | 工地诗选(三首).....胡明海 范垦程 徐如麒 (53) |
| 战烟囱(数来宝).....司马力 (56) | |

· 诗 ·

| |
|---------------------------------|
| 西柏坡(三首).....宁宇 (31) |
| 夜批《论语》 ——理论小组纪事.....郭成汉 (33) |

· 理 论 ·

| |
|--|
| 论任树英形象的典型性.....任 捷 (66) |
| 散文要有战斗的思想光彩(作品讲评) ——评《崭新的记录》.....吴欢章 (70) |
| 谈谈文艺作品的“新”与“深”(创作通信)上海电机厂五一工大文科班 (73) |
| 试谈陈亮词(法家诗文选读).....吴战垒 (76) 附:陈亮《送章德茂大卿使虏》《登多景楼》 |



光 明 颂

徐 刚

凡到过北京的同志，都会有这样一段彩色的记忆：夜幕降临，长安街华灯初上，首都沐浴在一片灯海里。站在天安门广场环顾四周，只觉得眼前一片光明。山乡边寨，沙漠驼铃，江心海岛……一切都历历在目。

我爱北京的灯火，更爱人民大会堂里那壮观的犹如众星拱月的巨型挂灯。站在这灯下，一片春意盎然，顿觉心明眼亮。人民大会堂是人民的会堂，一个个代表着祖国各个省，也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会厅里，都有这样的灯。走进江西厅，一幅壁画上，画着连绵的井冈山、葱郁的青竹和盛开的映山红。我站在挂灯下细看，只见映山红象火苗一般闪动，使人想到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开国大典的五星红旗和人民代表胸前那红色的代表证……挂灯下，我停住了脚步，把窗帘轻轻地掀起一角。天安门城楼巍然在望，长安街上银白色的玉兰花灯扑进眼帘，和挂灯的光辉融

成一片。此刻胸中的潮水掀起千丈，我在思索着：人民大会堂的灯呵，你为什么这般辉煌？

于是，我的耳畔又回响起一支井冈山的民歌。它的歌名叫《八角楼的灯光》，歌词是这样的：

八角楼里哟哟嗨一盏灯哟哟，
春夏秋冬放光明哟；
一根灯芯哟哟嗨照四方哟哟，
毛主席灯下写文章哟……

这个歌子，是我访问井冈山时听到的。那年二月，映山红还没有开。茅坪河边，茅坪山上的积雪已经快融化完了。偶尔有几个雪团，星星点点挂在松枝柏叶间。我们沿着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所走过的路，从三湾枫树坪来到了茅坪八角楼下。晚上，又来到八角楼里，听井冈山上的老赤卫队员讲当年的故事。当年毛主席来到茅

坪后，白天走遍山村，访贫问苦，晚上就在八角楼里写书。那时，山上的老倭都知道，八角楼里的灯亮了，毛委员又在写书了。山上青竹根盘根，领袖和人民心连心。老倭们渐渐发现：八角楼里的灯彻夜不熄啊！于是，多少人跨过茅坪河来到楼上问寒问暖；多少人翻过茅坪山佇立窗前踮脚凝望。直到早晨，竹林里的黄雀叫了，南瓜叶上的露珠亮了，山尖尖上的朝霞红了……据说，有一个早晨，星刚隐去，天还没有亮。一层层雾气象薄薄的轻纱在山谷间飘来飘去。毛主席放下笔拨了拨灯芯，顿时，一朵灯花飞出窗口，化作了烂漫的红霞……

革命的传统象汨汨流淌的茅坪河水，常流不息；八角楼里的明灯象闪烁烁的夜明珠，永放光芒。今天，我们回顾革命的历程，闪耀在眼前的，不也就是这样的灯？那灯光，尽管如星星之火，却是扑不灭的。它把火种撒到雪山，雪山的雪就化成清泉；它把光辉照到草地，草地的草就涌起金浪。八角楼的灯呵，行进在万里长征的铁流中，闪烁在山丹丹花盛开的宝塔山，照耀着坚持敌后抗战的青纱帐……那时，我们的革命前辈向往着革命胜利的岁月，也许曾规划着在首都建设一个宏大的会堂，挂起千万盏彩灯，庆祝祖国的解放。他们用手中的高粱秸，在北方那柔软的沙土上画着、画着。画明天，画会堂，画红灯……呵！人民大会堂，你早在多少年前，就孕育在战士的心坎上；人民大会堂的灯呵，你那闪闪的光焰里，又凝聚着多少革命者火热的心愿和理想的光彩！你怎能不热？怎能不亮？怎能不闪闪发光？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点亮了你。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又给你输送了强大的光和热。因而，更加明亮，更加璀璨！缅怀风起云涌的战斗岁月，我的

心又飞回到了一九六六年那个不平凡的秋天。那时，我们打着“海岛红卫兵”的旗帜，背着挎包，穿着军装，戴着袖章，来到了北京。早晨，看着红太阳升起，我们在崭新的日记本上写道：“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我们是向阳的葵花。”傍晚，倚在北海的桥栏上，遥望着中南海里的灯火，轻声地议论着、猜测着：哪一盏灯，是毛主席窗前的灯……终于，最幸福的时刻到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了来自祖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他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我们恨不得生上翅膀，飞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离开了天安门城楼，可是我们在金水河畔，久久舍不得离开。直到晚上，天安门城楼的八个大红灯一起点亮。我们朝着红灯望呵，望呵，仿佛又看见了毛主席那高大的身影，亲切的笑容……

告别北京，我们的心田却播下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带着它，我们破四旧，立四新，向旧世界宣战；带着它，我们接过南泥湾的锄头，决心一辈子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带着它，我们在党旗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那时，我们就曾有过这样一个强烈而又美好的心愿：什么时候，让我们再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踏着长征串联的足迹，带着大兴安岭的林涛、南海椰林的清香、东海岸边的浪花回到北京。或许是在天安门前，或许是在人民大会堂的灯下，向党和毛主席汇报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让一颗颗红亮的心随着人民大会堂里那灿烂辉煌的灯一起闪光……

现在，站在人民大会堂的一片灯火前，眺望窗外起伏不断的燕山，我又觉得：祖国大地是多么辽阔，山山水水又是多么紧密地团结在北京的周围。你看高山、平原、大海里仿佛有无数盏灯，它们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组成了一片灯的海洋。在这灯海里，我清晰地看见了闪耀在风波浪尖里的

家乡的灯。党的光辉照亮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家乡的灯呵，你经历了多么巨大的变迁！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家乡的灯是一种老式灯盏，用细竹做灯架，烧菜籽油，点灯草。解放了，老式灯盏换了罩子灯。在那难忘的大跃进年代里，又点起了雪亮的汽油灯。如今，每个生产队的晒谷场上，都装了太阳灯。灯光照着这样的标语：“学大寨、赶昔阳，人换思想地换装！”“远景规划双手订，共产主义在前方！”太阳灯下，政治夜校上课了。社员们用满掌老茧的手，喜气洋洋地翻开油墨喷香的《人民日报》，看着、读着哪一条条振奋人心的喜讯，畅谈着海岛的明天，祖国的未来……

当然，家乡那一盏太阳灯的亮度是有限的，可是祖国大地上亿万盏明灯的光辉却是无法估量的。我记得曾经有一次从飞机上俯瞰祖国大地的夜景。那是一幅多么激动人心的画面：高山、大海、陆地上的无数盏明灯，在同一个时刻闪光。一盏、一盏、又一盏，无不围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周围。是的，正是闪烁在祖国每一个角落的亿万盏明灯，才组成了这众星拱月般的灯火！人民大会堂的灯呵，更显得光彩照人，金碧辉煌！

呵！人民大会堂的灯，是闪烁着革命之火的灯！

人民大会堂的灯，是闪耀着理想之光的灯！

人民大会堂的灯，是八亿人民心中的

灯！

人民大会堂的挂灯，使我们想到了八角楼的油灯，天安门的红灯，以及家乡的太阳灯。在这些灯中，尽管有的已不再被人们使用，可是那灯光却永不熄灭，因为点亮它的火种，早已播在人们的心坎上了。这灯光，这火花，将永远鼓舞着一辈又一辈的儿童团、红卫兵、革命战士，为理想，为未来，为光明去战斗。它的无穷无尽的光源，来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来自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纵有山高水险，艰难曲折，我们坚信不疑：在前方，迎接我们的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盛大的节日，以及闪耀在这个节日里的最新最美的灯火。“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伟大预言，将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中成为光辉的现实，将被我们的后来人，用金字浇铸在共产主义大厦的凯旋柱上！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尽情地畅想和瞻望那未来岁月的灿烂灯火吧！那时，五洲风雷，四海云水，共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整个世界的灯火汇聚在一起，映红了广阔的天宇，照亮了崭新的世纪。这将是一个多么巨大、多么宏伟、多么壮观的灯的海洋……

啊，光明在前！

（题图：俞子龙）



热烈欢呼四届人大召开

祖国航船永向前

人大东风鼓征帆，
红色宪法作指南，
毛主席掌定革命舵，
祖国航船永向前！

(张东方)



宏伟蓝图北京来

宏伟蓝图北京来，
八亿人民揣胸怀，
基本路线定方位，
擎天大厦同心盖。

(成莫愁)

台湾人民向北京

阿里山秀日月潭清，
八亿同胞骨肉情；
红太阳光辉照四海，
台湾人民向北京。
(台湾省籍工人 邓秀雄)

批林批孔打冲锋

双手捧起批判稿，
好似抱着炸药包，
批林批孔打冲锋，
敢为革命炸碉堡！

(殷萍萍)

咱是祖国一堵墙

月照枪刺闪银光，
脚印织下警惕网，
千里东海浪涛急，
咱是祖国一堵墙。
(何维莹、武佩牛)

团结胜利跟着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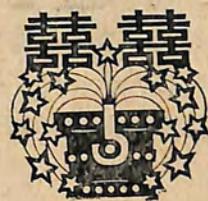
千锤锻就一根梁，
万砖砌成一幢房，
各族人民一条心，
团结胜利跟着党。

(张启国)





钢水、公报相映红
 打开炉门热浪涌，
 钢水、公报相映红，
 十里钢城展新画，
 无数铁人画卷中。
 (周双喜)



化作工农友谊桥

柜台设在车后梢，
 系着春风四处跑，
 一行车辙贯城乡，
 化作工农友谊桥。
 (孙雪兴)



钢城卸在群山中
 大平板车呼隆隆，
 自力更生攀险峰，
 惊天动地穿云出，
 「钢城」卸在群山中。
 (熊尊茂)

个个都是出山虎
 誓师大会热呼呼，
 台前挂满请战书，
 党说大干咱就上，
 个个都是出山虎。
 (沈度)

借来月亮当粮仓

大千声中稻花香，
 年年添仓不够装，
 丰收谷垛接蓝天，
 借来月亮当粮仓。
 (严良华)



春风捎着喜讯来

春风捎着喜讯来，
 葵花朵朵向阳开，
 红小兵，歌唱党，
 字字深情句句爱。
 (施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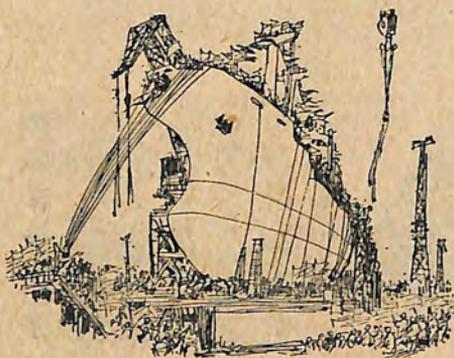
喜报铺出前进道

踏上船台劲直冒，
 东风吹响冲锋号，
 船厂扬鞭催战马，
 喜报铺出前进道。
 (居有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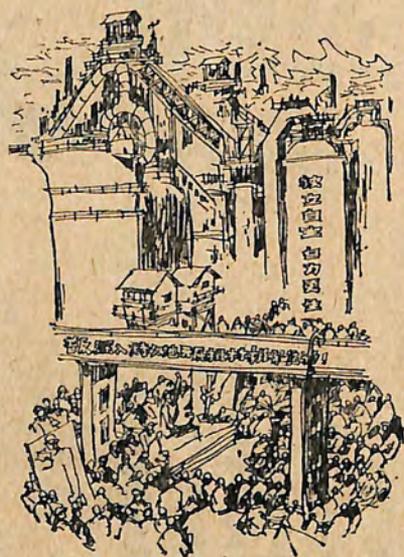
(王子淦剪纸)

在
欢
庆
的
日
子
里

喜报！喜报！喜报！
东风一路竞相告。
四届人大召开了，
浦江两岸歌如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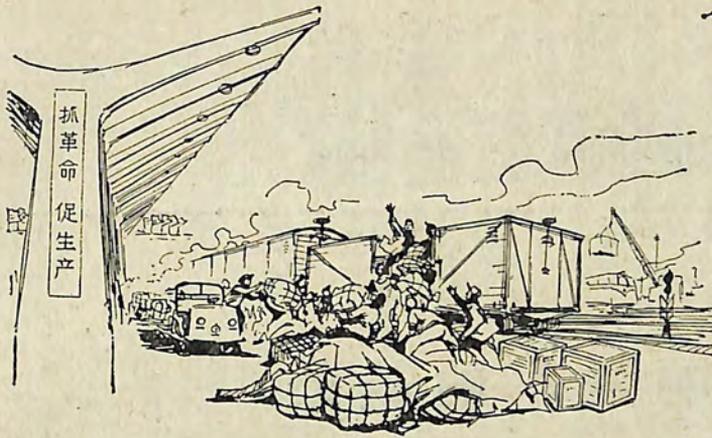
“风庆”“风光”情满怀，
扬眉吐气走四海；
造船工人庆人大，
十万新桅结异彩！



北京传来动员令，
学习批判鼓干劲，
万座高炉泻金瀑，
捷报飞向天安门！



浩荡春风田头吹，
干群畅谈新体会；
纵情描绘远景图，
革命、生产劲百倍！



快装！快装！快装！
千车万辆奔四方，
铁路线上人潮涌，
红旗指处凯歌扬！

军民联防巡长堤，
节日守卫更警惕，
威镇东海千层浪，
铜墙铁壁坚无比！



喜讯鼓得心潮沸，
掌声阵阵响如雷，
新老干部表决心，
团结胜利凯歌飞！



黄全昌 吴大成 速写
陆 萍 配诗

在
欢
庆
的
日
子
里



敲响进军的战鼓

周 银 宝

一阵阵欢呼四届人大的声浪，
象春雷，回荡在辽阔的山川、平原；
这团结、胜利的大会喜讯，
象春雨，洒进了亿万人民的心坎。

你，映着熊熊炉火的炼钢工人，
手捧公报，心海里激起万丈波澜；
咣咣咣，钟声里战斗豪情澎湃，
批林批孔的阵地上

腾起更高的烈焰；
啊，你迎着热浪，挥舞钢钎，
新的生产高潮在身旁猛涨急卷。

你，扎着羊肚子毛巾的老支书，
红色电波呵，将你的思绪紧牵；
昨天，长龙似的汽车

刚送走丰收的粮棉，
今天，信天游又把
社员的壮志谱上云间；

深夜了，
你部署好理论队伍的新战斗，
电灯下，
又和社员一起订规划安排河山。

呵，当北京的喜讯飞到高原的哨所，
战士们骑马巡逻，穿行在雪谷冰川；
时刻警惕国门外滴着馋涎的豺狼，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

担在双肩；
欢乐的时刻更须加强防御，
准备打仗，
铁骑奔驰，铸起一条钢铁的边防线。

呵，奋战在深山密林的
上海知识青年，
听着收音机，神情那么激动，
那么欣然；

你们心底谱写着多少
文化大革命的颂歌，
你们胸中澎湃着何等炽热的情感：
认真执行新宪法，勇敢捍卫新宪法，
听，满山林涛
同你们一起发出铮铮誓言……

让东风传送我们的共同心声吧，
我们紧密团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让群峰和我们携手前进吧，
我们意气风发，又敲响进军的鼓点！

开拓未来的战斗

唐俊

引子

晨曦刚刚揭去初春的夜幕，大钻机安装成功的喜讯就象一股热浪，在苏鲁屯煤矿大魏河工区翻腾起来！瞧瞧吧，四十米高的钢铁钻架，凌空崛起，直刺青天。钻架下，汇成了笑脸的海，欢呼的潮，宽阔的大魏河中，来往的火轮也向这顶天立地的巨

人鸣笛致敬！这时刻谁不激动啊！而最激动的要算红旗掘井队党总支书记，大钻机安装临时指挥组组长何大亮。人群一阵骚动，他那魁伟的身子已经挤上了钻架的铁梯。只听“蹬蹬蹬”一阵响，何大亮飞步登上了大钻机架顶端的“天车”。千百双溢着喜气的目光注视着他，无数支雪亮的矿灯光柱照射着他，他俯视地面一双双期望的眼神，仿佛领受了什么重任似的，抽出特号扳手，使劲儿拧紧了最后一个螺帽。

“大老何！把标语放下来！”人们的情绪开锅了。何大亮捧起一捆红布，一放手，三十多米长的两条巨幅标语“唰”地沿架展开，金灿灿的大字在朝阳的映照下，更加光彩夺目。

“抓革命、促生产，大干快上，上，上，上；立雄心，树壮志，艰苦奋斗，斗，斗，斗！”

这是大亮和同志们一起拟出来的，在那安装大钻机的日日夜夜里，充满着多么复杂激烈的斗争啊！今天，巨人挺立起来了！将由谁用它在这块土地上打下第一口井，获取第一手经验，来开拓未来矿山飞跃的路？在这艰巨而光辉的路上又将有多少反复的较量……

何大亮心潮澎湃，敬仰地望了望头顶



飘扬的红旗，情不自禁地俯身紧了紧他的绑腿带。地面上的目光一下移落到他的双腿上，大伙的心更热了：绑腿！战士不怕远征难的本色！何大亮几十年来一直打着它。而今，这紧一紧，意味着新的战斗又将打响……

大钻机安装成功的第二天，指挥部党委书记吴浩江的“旅行”办公室就开到了大魏河工区。这是几十年来的老习惯了：一遇重大战役，便铺盖一卷，蹲到前沿。日子一久，战士们也摸透了这脾气，只要见到吴浩江的铺盖挨着大伙铺下，大家就相互闹开了，“老伙计，紧紧你的腰带吧，硬仗有的是，老吴够你过瘾的！”无须说，现在大魏河工区热闹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何大亮今儿异乎寻常，四十五岁的人了，却出奇的爱起打扮来。一清早，先把几周没顾得理会的大胡子，刮得一干二净。接着就扎绑腿，哟！绑腿带上有两根线头，他也嫌碍事，正小心翼翼地剪着哩！

冷不防，一双手捂住了何大亮的眼睛，身后传来了“嗤嗤！”的笑声。何大亮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臂：“别捉迷藏了，你程远骗得了我？”说话间，那人撒开手，果真是程远。这小青年十九岁年纪，是红旗掘井队长程百川的儿子，刚到徐桥矿当掘井工，便让派到红旗队来实习了。

“何师傅，你瞧！”程远用狡黠的目光瞄了何大亮一眼，表演起大亮刮胡子、修绑腿的模样，乐哈哈地拉长音调说：“今儿这么打扮，准是何大娘从山东探亲来了吧？”

“你这小子！硬仗临头了，还稀里哗啦！”何大亮一巴掌拍在程远屁股上，转又郑重其事地说，“交给你个任务，昨晚会上通过的请战书，马上送给大伙签名去！”

“是！”程远俏皮地一个立正，一阵风去

了。

大凡打过仗的同志都知道，临战前的会议是紧张而又带决定性的。指挥部关于大钻机上马的讨论，也有这么点味道。不大的会议室里，烟雾腾腾。人们高兴是甭说的，谁不知道，这大钻机掘井全由机器干，操纵只用几个人，速度却比冻结法快得多。可也有人有些担心，大钻机是首次施工，谁也没干过，任务艰巨呀！

“同志们！任务是艰巨的！”吴浩江把到会者的脸巡视了一遍说，“老实讲，我们没有驾驶大钻机的任何经验，而且这样重大的新技术要推广，肯定会有一番斗争。但是，硬仗遇虎将，什么阻力也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什么困难也吓不了我们为将来成千上万台大钻机开拓道路。”

何大亮凝视着面前这位两鬓银霜的老上级，那铿锵的话音是多熟悉呀！二十六年前的吴浩江是团长，何大亮是“铁锥子英雄连”的连长。首长的风格，他十分熟悉，刚才那一席话，不就是动员与命令吗？共产党员，对于艰苦的担子，要冲上去，抢着干，不能让首长点名来挑。

“大钻机我们干！”何大亮霍地立起，来了个“突然袭击”。

“应该我们包！”“……”会场顿时热闹起来。

吴浩江摆了摆手，兴奋地把何大亮打量了许久，风趣地说：“好哇！大老何，你还是锥子劲头！看来，胡子一刮，年轻十八，是上阵的气势嘛！”

何大亮摸了摸光溜溜、青梗梗的下巴，忍不住憨笑，把满屋的人全逗乐了。

正热乎时，门“吱”一声响，闪进满头大汗的程远。这虎青年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嘴就喳呼：“何师傅，程远任务完成，奉命赶到！”说罢，“唰”递给何大亮一卷红纸。吴浩江笑着用一个手指点着他的鼻尖说：“小

伙子，这是作战会议，为什么不喊报告？”机灵的程远翻了翻眼：“还管那些！作战也得听群众意见，比如群众说：‘大钻机施工由咱红旗掘井队包了！你这头头就得支持，是呗？看清战书吧！’”

“请战书！”吴浩江急忙从大亮手里抽过那卷红纸：“好哇！大亮，你这是军令未授先搬兵啰！”他抖开大红纸，几行简练劲气的字句映入眼帘：

请 战 书

红旗掘井队全体战士向指挥部坚决请战：大钻机首次施工的任务我们包了！困难我们不怕，风浪我们顶住！**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了将来，天塌下来我们也要胜利向前！……

吴浩江一字一句地念着，一句比一句高昂。会场上的人也一齐凑上来看请战书。

“程百川也该签上名！”不知谁插了一句。

何大亮笑笑说：“等他回来自个儿添一笔更有劲！”

一旁的程远早抓了支笔，走到吴浩江面前：“我代替！”

“好家伙！你代替得了他的决心？”

程远眉毛一扬：“他没有决心，我敢斗！才不信‘父为子纲哩’！”说着，一甩笔，“程百川”几个大字，龙飞凤舞落在请战书上。

吴浩江的目光又自上而下把请战书浏览了一遍，突然把手一扬：“贴出去！”顿时，掌声象爆豆炸开了，何大亮转身大步走出了会议室。吴浩江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望着他那结实麻利的绑腿，心中升腾起无限的自豪感：

“好同志！几十年来，这两条腿总是拼命向前的！”

二

通往大魏河工区的公路上，并排走着两个人。稍前的是程百川，年岁跟何大亮不相上下，中等个儿，大概是开始发胖的缘故，步子迈得很谨细。这回，程百川是代表红旗钻井队到几个矿区介绍先进经验的。真是无巧不成书，当他最后来到矿山机械厂时，竟遇上了身后马承主这个搭当。马承主是厂里的技术员，看样子，五十不会出头，高瘦身材，脸面倒也端正，只是鼻子略微高些。脸上除了需要时笑容可掬外，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唯一的特征是他的双手总是交叉在腹前，给人的感觉好象肚子里有什么秘密似的。虽则他出身不好，解放前又在国民党中统控制的一个什么经济研究所干过，政治上有一些疑点，但没有查出什么证据，近十年来表现却很积极。这次他听说大钻机要正式运转施工，就三番五次请求厂领导让他去苏鲁屯煤矿，要为推广新技术出把力，当个顾问也好。领导上考虑到矿上确实需要技术人员，同时，对他也是一个考验和锻炼的机会，于是就给煤矿指挥部打了个招呼，同意了他的请求。这一来，马承主一路上喜形于色，与程百川谈得十分乐乎。

“老程，大钻机可厉害啦！”马承主追着程百川的脚步，指手划脚地说，“如果这一回掘井成功，推广出去，那可了不得，工厂就不愁没‘粮’吃！不过，这玩艺儿外国人也碰了钉子。”马承主扫了程百川一眼，把“不过”后面的话故意讲得既慢又重。

程百川猛转过头来：“什么钉子？”

“中心管折断，结果上不上、下不下，连井筒也报废！”

“报废？”程百川眉头打架了。马承主却“啾啾”一笑，拍拍程百川的肩胛：“新生事物嘛，哪能太顺心，反正试试看。”

程百川根本没听清马承主后来讲的什么，只管闷着头想心思，不觉已到了工区

的大门。程百川一边跟来往熟人打招呼，一边瞧着大钻机。嗨！确实够壮观的，一个月不见，一千八百多吨的钢山铁岭，竟成了这么雄伟的成型机器了。不过，谁也没和这大伙打过交道啊！一想起马承主的话，心里就发凉。我们红旗队千万别……程百川打发马承主先向吴浩江报到，自己就急匆匆地去找大亮了。

一见何大亮的背影，程百川就吼着大嗓门叫起来：“大——老——何！”

“唷！老伙计！”何大亮放下活计，迎上来一把抓住程百川的手，“怎么样，收获不小吧？”

“不赖！老实说，咱红旗队盾构降水月进尺85米，是远近拔尖了，可淮海矿也干上83米，追上来啦！”程百川乐滋滋地在何大亮胸前捶了一拳，“老兄弟，下一步力争盾构进尺95，行？”

何大亮哈哈一笑：“95米也跟不上形势，要翻一番！”

“大亮，这就瞎吹了！”

“吹？是呀！吹上进军号，干上新家伙！”

程百川一愣：“新家伙？是大钻机吧？”

“对，快去看请战书，当心别成‘后退’队长！”想不到程远从背后冲着父亲来个空袭。程百川不是味儿地瞥了儿子一眼，脚步已跟着何大亮到了大字报栏前。不看请战书也罢，一看，程百川的喜劲儿全飞光了：“谁的主意？”

何大亮笑笑：“大伙的决心，总支的决定，我双手赞成！”

“大亮，这个手举不得！”程百川一屁股坐在料石上，巴达巴达地抽着烟说，“我们是红旗队，十几年的红旗队！众人盯着哩，现在却，这怎么说呢！”

“照你的意思，使了大钻机，成不了红旗队啰？”

“老兄弟，新生事物我支持，可要看条件。你想想，咱啥经验也没，万一打不下去，责任难负！”

“什么红旗队长！简直是保守分子！”程远两手叉腰，狠狠轰了一炮。

“你这小子，倒批起老头子来了，简直无法无天！”程百川猛地站起，瞪了程远一眼。

何大亮一把按下程百川，郑重地说：“程远轰得很准！大钻机是我们自己的最新掘井机，的确没有现成的经验，会有很多困难，但是，路是人走出来的，难是靠斗志克服的。怕走难路，怕付学费，这算什么红旗队？同志，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小天地，看不到将来的大天地！”

程百川火了，把半截烟卷一甩说：“将来是将来，眼前是眼前，眼前我还是红旗队队长，为了尽快完成掘井计划我有权要求指挥部把任务调给二大队！”说完，要去找吴浩江，转眼见请战书上落着自己的名，横起眉毛问：“谁给签的？”

程远早憋得慌了，头一昂：“我！”

“给我涂掉！”

“涂？你不干，我轰你的大字报！”程远咬着嘴唇，拔脚就跑了。程百川气乎乎逼近请战书。

不料，何大亮泰山般的身板挡住了他的去路：“百川同志，请战书是群众的意志，领导阻拦群众前进，很不象话！”

“不象话？将来大钻机上不能上，下不能下，那才不象话哩！”

“这是谁放的风？”

“问问马技术员吧，人家比咱内行多呐！”

马技术员？何大亮心里挂着个大问号。正要问时，吴浩江、马承主来了。

“看这架势，你们两把锥子又在磨啦！”吴浩江劈头就问。

“磨惯了，不磨不舒坦！”何大亮笑笑，一边说，一边打量着马承主。这不是一九五九年平山煤矿的副总工程师吗？他想起跟马承主在平山煤矿的短暂相处，浓眉便紧缩起来。马承主呢，也瞄了瞄何大亮，不过，他那陌生的神色，似乎表明他们并不相识。

程百川没让吴浩江站定，就挂起免战牌，说：“大钻机还是二大队干好，他们技术条件强，配上内行的马技术员指点……”

没等程百川把话说完，马承主摆了摆手，谦虚地说：“老程，你过奖了！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主要靠工人师傅。红旗队远近闻名，还会搞不好？”

瞧，这马承主现在的言语多响亮哪！那“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窝囊话，为什么又出之他的口呢？何大亮思忖着，没有说话。程百川心里也嘀咕着：你老马真不是玩儿，对难处，你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可现在怎么怂恿起我们上呢？真是！

一刹那的沉默过后，吴浩江毅然把程百川的“免战牌”给退了回去：“这一仗是对你们红旗队的严峻考验！建议你们晚上开个总支委员会，统一一下认识。马技术员不用介绍了，归你们领导。大亮，不要忘了，我们共产党有个‘斗’字！”

何大亮充满了信心：“我们的腿是钢浇铁铸的，有两块石头不得事！”

矿山的夜够迷人的。灯火灿灿，星罗密布；弧光焊花，如焰火四处迸射怒放。何大亮、程百川开完会，一前一后，慢步向大钻机方向走去，谁也没有作声。灯火的光辉映着何大亮饱经风霜的脸，照着他扬起的双眉、深邃的两眼。他深情地环视了周围酣战如昼的天地，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战火纷飞的淮海战场。宽阔的胸脯在急剧地起伏……他想些什么呢？是在回忆过去战斗的历程还是在展望未来的远景？是在思

考战斗的计划还是在为身旁这位战友的思想忧虑？程百川也在想着。他从十七岁起，一直与何大亮同甘苦、共战斗。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矿山，何大亮每打一仗都为大家做出了榜样，自己对大亮是敬佩而尊重的。就拿队里这面红旗来说，不就记载着这位战友奋战的业绩么？可是，今天他为什么冒着“报废井筒”的危险，硬要担起这万吨重担呢？

“百川，我在想，我们今天还是在打仗！我老是感到仍然在苏城战斗！”何大亮停住脚步，依在龙门吊车的栏杆上，打破了沉寂。

“苏城战斗！”程百川振奋起来，那难忘的光辉日子，又重现眼前：

……淮海战役的枪炮声越来越密，人民解放军总攻已经开始了，千军万马象无数把钢刀，直插敌人心脏。这时，上级突然命令吴浩江团所属“铁锥子英雄连”马上停止前进，与各师团的战斗骨干混编一个“突击营”，作为主攻部队的刀尖，不惜一切代价，立即转战西北方向，拿下敌人号称“固显金汤”的苏城！首长指示，要通过这一仗，为今后的战役提供新的攻城、巷战的实战经验。这是何等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呀！连长何大亮指定为突击营的教导员，当时315团的参课程百川担任营长。这时，有个别的指战员闹情绪，认为巷战从来没干过，这下让立功的机会泡汤了。何大亮整日整夜找他们谈心。誓师大会上，大亮的话，是那样鼓舞人心：“同志们，我们打仗是为了阶级的解放，为了将来！不是为了一个连，一个营。今天打苏城，干巷战，为的是给明天打南京开路！同志们，我们的‘钢锥’是属于党的，要不怕一切牺牲顶着硬家伙干，要时刻为了明天而战斗！”群情激奋了，“钢锥”更锋利了，突击营刺进了苏城，巷战激烈进行着。何大亮、程百川带领一

连直插敌城防司令部，刚干掉一个街口暗堡，何大亮的“战地日记”上立即写上了一条新的经验。不料，前面又遇到了敌人上房工事重机枪火力的封锁。何大亮咬了咬牙，抱起爆破筒，甩出一颗手榴弹，在烟幕掩护下冲进了矮房。轰！一声巨响，敌人机枪哑了，红旗插上苏城最高峰。何大亮负伤昏了过去。当程百川在瓦砾堆边发现大亮时，鲜血已经染红了那战地日记……

解放南京的进军号震撼着钟山，苏城内外时时传出突击营的战斗捷报。南京解放那天，何大亮、程百川并肩站在伪总统府的大厦上，程百川无限感慨地说：“老何，没有苏城的苦战经验，我们这一仗就决不可能这么顺利！”何大亮远眺东方，紧了紧绑腿说：“是啊，想着将来就敢于牺牲，不怕牺牲，才有胜利的将来！”

……

“呼隆隆！”一列运煤的列车呼啸着，奔向江南，吼声打断了他们激动的回忆。程百川扔去了手上的烟蒂说：“大钻机我们包就包吧。不过……”

“我们可能会有挫折。但是，只要我们的挫折变成整个矿山之仗前进的经验，即使付出很大代价，也是很光荣的。百川，我们不能被荣誉迷住自己的眼睛。”何大亮字字句句都那么铿锵。

程百川尽管点着头，“井筒报废”几个字却老是拉住他的后腿，不免又犹豫地露了半句：“马技术员的告诫——”

“百川，我正想跟你谈谈这个人。”何大亮转过身来，“过去在平山煤矿时，我认识他！”

“平山煤矿？”程百川说，“他现在是矿山机械厂的技术员！”

“我知道，那是以后调去的！在平山时，他给我的印象很坏，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上吹吹拍拍，对下又是另一副腔调！

而且……”

程百川不等何大亮把话讲完，就若无其事地一笑，说，“别老是凭印象看人，旧知识分子嘛，这是通病！听说这几年，他工作还很积极，说话的调子也挺高。”

何大亮沉思了片刻说：“调子是表面的，我们还是多一点警觉好，不要被现象迷住眼睛。”

程百川没有吭声。

三

高高的钻天杨已经碧绿放青，在阳光下茁壮生长。何大亮洗清了5.7米的钻头，又登上了钻台车。一阵和煦的春风拂着他热烘黝黑的脸，泛起了一层红光，他觉得说不出的快慰。不久之前，这钻天杨幼嫩的叶芽儿顶着寒霜刚顽强地露出头角，而今，却已透露出令人心欢的浓郁春色了。何大亮的目光又落在飞转轰鸣的大钻机上，不也是那辰光，它在这儿挺立，开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运转吗！现在，7.4米的最大钻头已经顺利开掘到粘土层了。然而，在通往无限风光的路上，这才胜利地走出了第一步。

不远处，程百川和马承主一边焊着压风管一边交谈着：“老马，当初大钻机上马，我真担忧拖了红旗队的后腿，现在呢，你看，只剩几米就快追上三大队同期施工的进尺了。照这个速度前进，95米翻一番没问题！”

“结论过早了吧！”马承主从面罩里望了望程百川，带着几分幽默说，“现在是粘土层，弄不好，你这红旗队成了队列里的‘副班长’——排在最后，也难说。不过——”

程百川把面罩一掀：“你别‘不过’后边唱高八度了，我尊重现实！”

“嗯！”马承主刚张口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太阳离西山已不远了。奇怪，大钻机的轰鸣突然沉下来，渐渐地有点失调感了。“停——车！”是何大亮的声音，大钻机停止了转动。

“出什么事了？”人们涌过来了。程百川也大吃一惊，挤进人群。马承主毫无表情地挨在程百川的身后。程远气喘喘地回答着人们的发问，何大亮擦了把汗，十分镇静地指挥起吊钻头。

钻杆在上升，人们的心也都提着。“钻头上来了！”人们又喧哗起来。嗯，钻头变成了泥馒头，本来面目全不见了，暗红的粘土硬得象块铁，死死地包住钻头，这是小钻机也常见的泥包钻，只是从未见这样硬哪！马承主看了一眼泥包钻，丧气地朝程百川摇摇头。程百川吃了一惊，原先的想法又冒了出来：“大亮，算了吧！”

何大亮强压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地说：“百川，我们不能一见拦路虎就走回头路！”程百川不吭气。这时何大亮锐利的目光扫了扫马承主，提高了嗓门说：“我们工人阶级在困难面前不是摇头派！泥包钻出现是好事，我们战胜了它，就为将来提供了经验！有群众的智慧，我们决不会被吓倒！”

程百川一个劲地搓手，马承主听何大亮的话，脑袋一下从左右摇摆变成了上下运动了。何大亮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转身对大伙说：“分组开诸葛亮会！老程和马技术员留一下。”

井架下只剩下三个人。马承主先张了口：

“何书记，从我所接触的资料看，泥包钻是大钻机的‘结核病’，要根治是很难的。况且这里粘土层相当厚，问题——”

“问题无法解决，大钻机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是吗？”何大亮炯炯目光，掷下了一个问号。

马承主一怔，复又神态自若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既是新生事物的试验阶段，遇到问题影响进度也可以理解。”

“不！”何大亮先下了个果断的结论，说，“我们时刻都想着进度，我们的目标是闯出用新技术创造新纪录的路，不应一时受阻而打退堂鼓！”

“对！对！对！我多糊涂呀！平时不学习，说话就过界了。”马承主机械地又把双手交叉在腹前，一付很内疚的样子。

一边的程百川真够心烦的。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毫无规律地兜着小圈子，眼前怎么也摆脱不开进尺表的影子：嗨，二大队那根红线升得多快，咱呢，刚猛冒上去，现在象根冰柱子似的，不升也不降！他没头盖脸地对马承主说：

“你是个技术员，整天唠叨些圆滑话有什么用，先把心思用在清除泥巴上吧！”

马承主尴尬地揉揉鼻头，慢条斯理地说：“我的队长同志，急没有用。这粘土用手扒不下来，需要等上面调拨高压水枪。”

“等！”程百川拳头捏得吱吱作响，眉头皱成团，“嗨！等到哪天啊！”

何大亮没有说话，他在“等”字上思索起来：将来大钻机成千上万，碰上泥包钻，等不着高压水枪怎么办？不能等！必须群策群力，立即制服泥老虎！何大亮决心下定，问了马承主一句：“等一等需要几天？等不着怎么办？”

马承主眨巴着眼：“这，我还没想到。”

“马技术员，我们干大钻机不是拖拖拉拉闹着玩的，这你应该想到吧！”何大亮不客气地刺了马承主两句，毅然说，“钻头上的粘土我们刀削斧凿，干掉它！泥包钻的原因一定要查清，‘结核病’要根治！”说完走到程百川面前，“听听群众的意见！”

一抹晚霞渐渐收敛，天色放暗了。红旗掘井队工人宿舍大楼里，一排灯火透过

玻璃窗射向遥远的天际，每个房间里都在议着下午的事。

“土法上马，制服泥老虎！”这口号此起彼落。何大亮身披矿工服，手拿工作手册的身影，一会出现在这个房间，一会又落在另一堆人群里。群众的决心和智慧一起汇集进他的红本本，注入了他的心田……。

月芽儿偏西，夜很深了。原先大楼上繁浩的灯光早已隐去，传来的是酣战之后香甜的鼻息声。只有中间一个窗口的灯还放着光。何大亮端坐桌前，对着镜子，正一个劲地往两腮胡须上涂肥皂。真够怪的，腮膀上粘乎乎的堆了足有铜钱厚的皂沫，谁见过修面这么个抹肥皂的？刮胡子就更有趣了，瞧那动作，一会“唰唰！”快如拖拉机耙地，一会儿又悠悠呼噜慢如老黄牛耕田。嘿！半途中还停下来在面前的本子上写写画画，象在总结刮胡子的经验哩！那神态，说真的，既象赤脚医生深夜试针，又象纺织女工夜半苦练结头的新法，一丝不苟呀。

这时，门轻轻地开了，进来的是程百川。他看着这番情景，心中既是惊异，又是敬佩：“这是在探什么秘密？”他没作声，只悄悄把椅背上搭着的棉衣，披上何大亮的肩。

何大亮猛一转身：“百川！还没睡？”

“你睡不着，我也难眠！”程百川点了支烟，闷着头抽了两口说，“大亮，开门见山吧，我对大钻机失去了信心！”

“什么？”何大亮放下了刮脸刀。

“开初，我怕负责任，不敢接任务，算我缺乏苏城那阵见硬敢碰的精神。如今呢，就是凿掉钻上的土，再下钻还是老样子。这进度哪年哪月能上去？还谈什么进尺翻一番呢？老何，二大队技术条件好，现在调给他们干还不迟。”程百川说完，叹了口气。

何大亮被这突如其来的要求震动了，他带着几分激动的口气说：“百川，咱都是党员，没什么可保留的。我觉得，你的眼光还没有放开，你对进度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

“形而上学？！”程百川把刚拿到嘴边的烟又拿了回来。

何大亮站了起来。“呜——”远处大魏河畔传来出港的煤轮的汽笛声，震荡着夜空。何大亮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日历上万吨轮“风雷”号启航时的彩色照片，他微笑了，转过脸来，对程百川问道：“老程，你看是万吨轮速度快，还是小木船速度快？”

程百川很不自在地一笑说：“大亮，别拿我开玩笑。当然是万吨轮这大家伙速度快！”

“不过，”何大亮故意把话拖了拖说：“万吨轮离开码头时并不比小木船离开码头快。”

程百川把手胳膊一抬：“那是暂时的慢！出了港是大家伙称威风！”

何大亮笑了笑：“我看这大钻机中途出现泥包钻，一时受阻，与这大轮船离码头那阵子的一点小困难——”

没等何大亮说完，程百川就抓起平头来：“大亮，恐怕我是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

何大亮说：“百川，我们搞大钻机这新技术，遇到困难是不奇怪的。这和行军打仗一样，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有时还得退几步，但是我们最终必定胜利！百川，要向前看。”

“嗯！”程百川吭了一声说，“可这泥包钻？”

“有办法！”何大亮拿起刮脸刀说，“你看，刀片与填满肥皂的胡须是硬对软，对粘。速度快了，刮起来干净利索；速度慢了，胡须就糊住了刀口！同样道理，钻头进



了粘土层，只要适当提高速度，加大压风，再改进一下刀具，泥包钻很可能解决，‘结核病’不就治得连钙化点也找

不着了吗？”

“老伙计，真有你的，谁的道道？”

“群众！”何大亮摸了摸桌面上的小本本。

是呀，何大亮在现场一动员，全队人马都摆弄开了，连炊事房也不例外。管着磨豆腐的大老梁，吃饭都没心思，蹲在磨坊里，把调得粘巴拉沓的面糊糊直往磨眼里塞，一会把磨推得溜溜转，一会又来一通老牛拉上坡车，可吃力啦！不过，这老汉可发现秘密了，找到何大亮就献策，弄得大伙前仰后合。说起来，大亮刮胡子的想法，还真是受了大老梁的启示哩！

房间里灯熄了，何大亮、程百川又出现在大钻机上。刀凿声，锤击声，叮叮咣咣，钻头开始露出原来的面目。程百川停住锤说：“如果泥包钻真能解决，我们该算胜利了！”

何大亮也停了凿，郑重地说：“不能这么想。要记住党的基本路线，我们要向前，总有那么些人想叫我们向后转。”

“谁？”程百川一锤击在钻头上。

“马承主的动向值得注意。”何大亮攥紧了凿刀说，“他把困难说得重如泰山，又来个‘等’字，这不就是‘停’和‘退’的意

思？我们不能光求进尺，忘了斗争，忘了做更多的事。记着，红军到陕北是两万五，不是两步半。”

程百川又点了根烟。

四

泥包钻被何大亮的刮脸刀揭了秘密之后，钻杆一根接着一根，向地球深处勇敢地挺进。

令人鼓舞的日子来到了。今天，临时指挥部门前挤满了人，把一张大红喜报围得水泄不通。人海里，一个头戴矿工帽的壮实小伙子亮着铜锣似的嗓子念着：

“捷报，大钻机胜利钻进 180 米，超过冻结法掘井同期进尺的一倍！”

这消息顿时如春风吹遍苏鲁屯，欢腾的人们奔走相告，“煤海要提前向我们报到了！”“有这样的新矿机，我们保管让工业老大哥吃饱喝足！”那喜气，如糖似蜜，钻进人的心里。

在胜利面前，何大亮并没有陶醉，他清醒地知道：虽然前景是美好的，然而，路仍然是崎岖的，漫长的……在去工地的路上，何大亮告诫自己：必须警惕，钻头到这样的深度，最容易发生中心管折裂！他又给自己布置了新的任务：不仅要积累使用大钻机的经验，还得培养运用这些经验的革命人。

何大亮的精细是众所公认的，只要一到工地，少不得先把十八般武器查看一遍。今天当然



就更精细了。你瞧他边看边在本子上记着，几乎每一颗螺帽姓啥名谁，家住何方也全透熟。他刚刚合上本子，程百川兴致勃勃地上来了。

“大亮，我们总算快到‘陕北’了！”程百川高兴地说。

何大亮哈哈一笑：“过了‘大渡河’，还有‘雪山草地’哩！眼下虽然胜利在望，但是中心管折裂可能增加了，必须准备作更大努力。”

“对！我也这样想！”程百川一边点头，一边掏出一张表格，“照你的意思，就是商量一下怎样稳扎稳打过‘雪山草地’！”

何大亮接过表格一看，是大钻机每日三班人马的重新划分。渐渐地，他两眉间渐渐形成了一道沟，带着疑问的目光对程百川问道：“为什么全是老同志？而且是咱们本队的老同志？”

程百川用自信的口吻回答说：“你不是说要保证大钻机胜利成功嘛，目前是关键时刻。”

“程远他们那个青年实习组调离到什么地方去？”何大亮追问了一句。

“程远他们——”

提到曹操，曹操到，程百川还没说出来，程远飞也似地举着一卷大红纸，奔到他俩面前，乐滋滋地把大红纸卷往何大亮手里一送说：“这里二大队写来的祝贺信！他们表示要以现有装备，大干快上，迎接大钻机的普及！他们人少，干劲可高哩！”程远这一席话说得程百川甜丝丝的。何大亮慢慢地卷着祝贺信说：

“万里长征才走了几步，我们必须谨慎。百川，二大队人手紧张，你看是不是抽一支队伍支援一下？”

“行！就程远这批小伙子去！”程百川以决定的口气说。

程远劲头来了，拳头一挥：“我马上动

员去！”

谁知何大亮的大手一拍，搭在程远的肩上：“小伙子，现在大钻机上最能炼人，呆着吧！支援任务由第一班十二个老同志承担！”

程远眼珠儿骨碌碌转着转着，好象明白了大亮的心思，转身跑到空压房去了。这一下，程百川热乎乎的脑袋里却象撒了把雪，凉得眉毛也耷拉下来。

“我不同意！”程百川的话象被击针碰着的子弹，窜了出来，“到了180米大关了，反把老将调出去，留下这些毛孩子！我不理解，你想拿什么东西向领导交待？报废的中心管吗？！”

“不，我们要交给党的不仅是一套驾驭大钻机的好经验，而且要交人……”

“什么人？毛手毛脚的娃娃？”

“不对，是掌握大钻机，在大打矿山之仗中顶天立地的人！留下程远他们，就是为长远利益打算着想，让他们在三大革命斗争当中，逐步成熟起来。我问你，我们在苏城的光景多大年纪？”

“十七、八！”

“不也是娃娃吗？”

“那是战争！”

“这也是战争！有些人怕大钻机普及，更怕有一批掌握大钻机的‘儿童团’！目的是想阻挡我们大踏步前进的速度！”

程百川习惯地把刚到嘴边的烟卷又抽了回来：“你又怀疑马承主？老哥，我这个计划他也反对，他还提倡小伙子单独组成班组呢！”

单独组成班组？！何大亮敏锐的目光一亮，这些天马承主的行为在他脑子里闪过。他不由得拉了拉腰带说：“百川，形势发展了，要求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要求我们看清某些人的新花样！好吧，把咱们的想法交群众讨论。”

程百川把烟蒂一扔：“我看得清！看得清这些小青年要出问题！我带一班到二大队去，省得烦人！”说完，一转身，头也不回向队部走去。

队部，一场争辩激烈展开了。程远窝着的一股子虎劲在这小屋里发挥了出来，他拳头一抡，响当地表了态，还用自信的目光瞄了他父亲一眼。程远还没坐下去，一班老班长门板似的大个子一挺：“我不会说话，可我明白，发展矿山大好形势需要推广大钻机这新家伙，也要培养一批能管新家伙的硬骨头人！我支持留程远他们！支援的任务我们一肩扛了！”

老班长话音刚落，“哗——”一阵掌声把屋里屋外震得山响，也触动了挤在角落里的马承主。他眯着眼瞅了瞅何大亮，又一溜转看了看屋里支持老班长发言的人，咳了一声，站起来说：“我完全支持老班长的意见，建议让小青年们单独成立一个班组，让他们闯一闯，要信得过他们！”说完坐下来碰了碰闷着头的程百川：“现在该知道我的建议对了吧？”程百川狠狠冲了一句：“对什么！”马承主赶紧往后一缩，立即向着何大亮露出一丝媚笑。何大亮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直视着马承主说：“是呀，是要让小青年闯，但我们要新老结合，给他们配上顾问！”满屋子的人一个个点着头，抢着说：“好啊！”“顾问就让大亮、百川亲自干！”马承主本能地把双手交叉在腹前，嘴里吱唔着“对！有远见，有远见！”

第二天，程远和几个小青年当起班来了。好象这大钻机有意想考考年轻人似的，程远刚上车，钻杆就咯噔咯噔地跳动着。遇上八级硬岩了。程远急出了一头汗，何大亮却笑着打趣：“停！它要你的答卷哩！”

程远按住操纵台说：“师傅，还是你来答吧！”

“小师傅，等大钻机普及了，你也来找我？！”何大亮咧着嘴笑着，推了一把程远说，“去，跟下面几个小伙子商量商量，这种情况与钻速有啥关系？我还当你们的顾问。”

程远领会何大亮的意思，与钻台车上小王、小张说说写写，最后拿了一张纸头上来，往何大亮手里一送说：“交卷！钻头进入岩石层后，应当让速度适当减慢！”何大亮点点头，把那张纸片夹进他的那本工作手册里，高兴地说：“这留给你们，也留给将来大钻机的主人！”

程远按了一下电钮，调整了转速，大钻机又平稳地欢吼起来。

“何师傅，指挥部来电话，要你马上去徐桥矿开现场会！”是小张的声音。

“嗯，马上去！请程队长来接替我！”何大亮边说边扫视了一下仪表，又关照了程远几句。

已是傍晚时分，破棉絮似的乌云贴着钻架压过来，下雨了。程百川叫程远去井口察看，自己独个儿坐在控制室里，精神还没振作起来。一声闷雷响过，雨大起来，马承主出现在程百川身后，先看了看仪表，两腮的肉向上强拉了拉说：“程队长，我看你还是保守哇！总支书记相信年轻人是有理由的，可是你为什么现在霸着控制室？该让程远实践嘛！”“马技术员，你尽管说话有点理，可别老盯着我呀！”程百川很不高兴地斜视了马承主一眼，走到风雨交加的门口，喊着：“程远！上来，我们换换地方！”

就这当儿，马承主象一头狡猾的狐狸，露着恶毒的眼光，窜到仪表跟前，伸手调动了一下减压钻井装置……

八点了，雨越来越大，风越来越紧。何大亮开完了会，直奔大钻机工地。他先侧耳听了听运转的声音，不好！有点异常！

“百川，小程！”何大亮一进控制室，抹

了把脸上的雨水，急切地问，“听到异常的声音没有？”

“听到了，正在查呢！”程远连忙回答。

何大亮敏捷的目光把整个仪表从头到尾检察过来，糟糕，钻压增加了两倍！他立即把压力降了下来，十分吃惊地说：“百川，差一点闹出大乱子，再不及时处理，中心管就有折断的危险！”

程百川大吃了一惊，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没好气地说：“嗨！我说嘛，毛孩子哪能当班！”

何大亮沉默片刻，问程远：“你调过钻压没有？”

“没有！”程远冷静地回答。

“怎么回事呢？”何大亮想了想，又问道：“谁来过了？”

“马承主来过。”程远急忙说。

“他来过？！”何大亮圆睁的虎目中，露出警觉的光芒，射向风雨如磐的夜空。程百川突然诧异地站起来，叙述起马承主来控制室的情况。

“这只狐狸终于露出尾巴来了！”何大亮愤怒地说。“马承主的政治历史上有严重问题，今天党委转来一份矿山机械厂来的材料，要我们密切注意他的行动！他还有现行问题！”说完，他又转向大家：“同志们，问题很清楚，阶级敌人是不希望我们大钻机试验成功的，他们千方百计妄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但是，种种阴谋被我们击败了！”

“把马承主这坏蛋铐了！”程远卷起袖子，霍地站起来。

何大亮一把按住他：“监视他，让他充分表演！谁逆着风撒灰，灰就落在他眼睛里！”

“大亮，我真是近视眼哪！”程百川痛

心地低着头。

何大亮挨着程百川坐下，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深情地说：“百川，擦去马承主撒进你眼睛里的沙灰，挺起来，抬头向前看！”

“对！挺起来，抬头向前看！”站在门口许久的党委书记吴浩江，用洪钟般的嗓子重复了一句。何大亮、程百川、程远一起迎上去：“吴书记！”

程百川惭愧地低下头，慢慢抽着烟。正想把马承主的事汇报给自己的领导，吴浩江拍了拍他的肩膀：“百川同志，情况我都听到了。山路上的石头再尖硬，磨不破坚持登山的人脚上的老茧。同志，象大亮那样，为迎接宏伟的未来的到来而战斗吧！”

程百川深情地，久久地看着操纵台边的老战友，看着那副绑腿，那副整天在他眼前的绑腿，情不自禁地说：

“我现在才真正知道它的意义！”

尾 声

雨过天晴，苏鲁屯煤矿又迎来了一个金光灿烂的早晨。朝霞如火如荼，把大钻机装点得分外壮观。“大钻机施工的风井成功了！”龙门吊下，成千上万的人在尽情欢呼。何大亮蹬蹬蹬攀上四十米高的钢架，把鲜艳的红旗又升向云空。吴浩江仰望这空中的红旗和英雄，第一个鼓起掌来。掌声里，何大亮扬起双眉，首先向红旗致敬。眼前，漫无边沿的钻天杨，根深叶茂，竟是这般苍劲！何大亮俯瞰这无限壮美的近画远景，仿佛觉得这钻天杨化成千万台大钻机，耸立在整个苏鲁屯，耸立在祖国山山林林……他习惯地紧了紧绑腿。程百川和他的儿子，还有那班实习组的青年们，也都紧了紧雪白的腰带……

（插图：黄全昌 题图：俞子龙）

出国之前

方同德

—

离开出国只有二十天了。运动员宿舍大楼里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爽朗的笑语声。特别是 215 房间，简直成了欢乐的海洋。对于这些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来说，将要代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

十七岁的赵军，坐在床沿上，从挎包里掏出许多纪念章，对大伙说：“你们瞧，这是我爸爸特地捎来的，他要我这次出去，分送给亚非拉各国朋友。”

“有意思！”人们都围过来，抢着看纪念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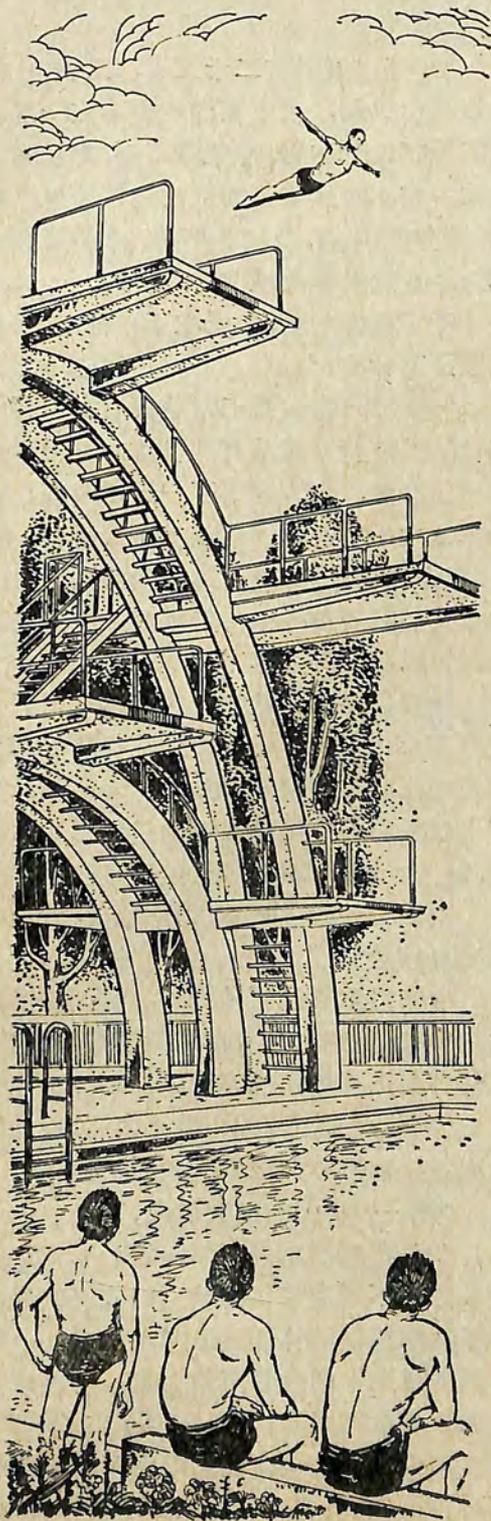
“你们都准备了什么？”小赵问大家。

“我姐姐给我寄来了笔记本。”

“我带着在天安门前照的像片。”

.....

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中年人，眯缝着双眼，望着这群可爱的年轻人，舒心地笑了。他就是这次出国参加亚非拉体育盛会的中国跳水队领队兼教练周振国。老周有着一副魁梧而匀称的身材，一张黑里透红的脸膛，眼尾有几道明显的皱纹。这一切告诉人们，这是一位与水打了多年交道的老运动员了。虽然周振国过去参加过不知多少次国际比赛，然而，这次他特别激动。



这时，他站起来，走到小赵的面前，把手搭在另一个运动员的肩上说：“我们要抓紧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刻苦训练，争取在比赛中跳出水平，赛出风格，把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带给各国朋友，让它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坎上。”

周振国的这几句话，把大家心中蕴藏着的那股激情的烈火拨得更旺了。

赵军两只带着稚气的眸子滴溜溜地转动着，兴奋地说：“我说，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5136’攻下来！”

“对，我们就是要争这一口气，否则的话，有人又要在旁边讥笑了。”大个子林明杰在一旁附和。

“小林，我们不能为个人争气……”周振国正想往下说，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随着这声音，人们的眼光“刷”地转向房门口；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中年汉子：壮墩墩的身材，一套鲜红的运动衫裤，胸口的那枚标志着祖国尊严的国徽熠熠闪光。

“柳教练！”赵军喊道。

柳竞走进房间，搬过一张椅子，结结实实地往下一坐，然后从运动裤的裤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望了望周振国，好象在打招呼：“会议就开始吧。”

周振国点了点头。

星期天的晚上，由领队、教练、运动员共同讨论下一段的训练计划，这已经成了跳水队的一个传统。但是，今天，柳竞比往常到得迟了些，脸上的气色也似乎显得格外的庄重。面临一场严峻的战斗，作为一个教练员，他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平时的训练成绩能不能在比赛中表现出来，这反映了一个运动员的素质，更表现了一个教练员的水平。因此，教练员在赛前应该周密地分析形势，正确地调兵遣将，制定恰到好处的比赛方案。柳竞的眼睛在他那个本子上打圈圈。他在思考着怎么样用最简洁、

最有说服力的语言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

柳竞咳嗽了一声，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

“离开出国只有二十天了。比赛时能不能跳出成绩，很重要的就要看这一段训练情况。”说到这里，柳竞顿了顿，把目光向大家一扫，“根据最近两周的训练情况，我想，从明天开始，‘5136’停练，十米跳台的第六个自选动作改跳‘5132’。”

听了柳竞的话，大家吃了一惊，林明杰问道：“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我们目前没有必要再练‘5136’。”柳竞显然是有准备的，答得很坦然，“你们看，今天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把参加这次比赛的各国运动员情况排了一个队，根据我的计算，跳台跳水的第六个自选动作我们只要跳一个一般难度，我们的总分就可以笃定得冠军了。”

柳竞说完，便从本子中抽出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纸，轻轻地展开，摊在桌上。这是一张非常精细的得分计算表，从计算表上已经明显看出我国运动员赵军和林明杰，前几个动作的积分累计已经遥遥领先。

赵军把表看了一下，俏皮地说：“嘿，计算得真精确呀！”

柳竞得意地晃了晃腿子，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只有把敌情摸清，我们才能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方案。”

“敌情？”周振国的心里不由猛地一怔，插问道：“谁是我们的敌人？”

“那……那是指的假设敌。”

“不，在我们面前，的确有敌人，不过，这个敌人不是即将在赛场上同我们较量的对手。”周振国的神情陡地严肃起来，一双炯炯的目光中燃烧着两团火球，仿佛他所指的敌人就在眼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还有那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狂妄地声称，跳水是一项高级的运动项目，经

济不发达的落后民族是不能沾边的，这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公然污蔑。大柳，我们不能把敌人找错呀！”

柳竞象是认不得周振国，呆了半晌，才说道：“这道理我懂。你是从全局上来说，我是就这次比赛而言。当然，‘5136’能够跳成功，我们得分可以更高，可现在时间……”

“我们跳‘5136’，难道就是为了得高分？”

“那当然不是。不过，要知道，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们跳水队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国家的荣誉，人民的期望，八亿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总不能眼看到手的冠军而放弃啊！”

周振国听着，胸膛里象有千浪万涛在拍击：是的，我们这次肩负着八亿人民的殷切希望，代表着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身上的担子确不轻。最近，从祖国各条战线上，广大工农兵给我们写来了多少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一个个素不相识的名字，一手手陌生的字迹，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喊出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坚定不移地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为祖国争光，为第三世界争光。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体育工作者，祖国的荣誉怎么能不要！优良的成绩怎么能不争取！但是，我们应该为祖国争什么样的光呢？难道拿冠军、得金牌就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吗？周振国望着眼前这个曾经与自己并肩战斗了二十年的老战友，深深地动了感情。大柳呀大柳，你的眼睛被锦标迷住了，你忘记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工作者，应该胸怀比冠军更重大的目标。

“那么，在‘5136’面前，我们就打退堂鼓了？”周振国走近一步问道。

“不，”柳竞感到气氛缓和了一些，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目前主要是入水动作没有

过关。估计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等回国后我们专门化出一段时间来攻它！”

“我认为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出国之前攻下这个难关！”周振国才说完这句话，小赵、小林抢着说道：

“对，我有信心。”

“周领队已经领着我们摸索出一套办法了！”

柳竞不耐烦地摇摇头：“摸索？要知道，现在不是平时的一般训练，而是出国之前的集训！我们这次不是参加一般的比赛，而是举世瞩目的亚非拉体育盛会！时间不允许我们犹豫了。好吧，明天先按这个计划练，有意见以后再提。”说完，他合上本子，起身就走。

“等等！”周振国高声喊道。但是，只听得“碰”的一声门响，柳竞已经走出门去。楼道里传来了他的沉重的脚步声。

蓦然，周振国转过身来对大家说：“我找柳教练去。”说着，他也飞似地冲出门去。

二

周振国走出宿舍大楼，穿过一条柏油马路，沿着一排松墙，来到了跳水馆的门口。他知道现在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柳竞。

作为我国第一代的跳水运动员，周振国和柳竞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五十年代初期，当他们都还系着红领巾的时候，一起进了市少年体校。两年以后，又一起进了市跳水队。不久，他们先后被选入了国家队。而现在，又一起被留在国家队任教练。对于柳竞的脾气，周振国早已摸得透熟。在这样的时候，柳竞是不会回到宿舍里去睡觉的。

周振国满怀信心地进入了跳水馆。

经过一天的紧张训练，现在，跳水馆内



显得异常的谧静。薄壳形的顶穹上，几盏淡淡的照明灯散射着微弱的光，使整个大厅象是罩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纱帐。

坐在浅水池边的柳竞全然没有注意到周振国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大柳！”周振国亲切地唤了一声。

柳竞站起身，注视着周振国：“你怎么也来了？”

“找你谈谈。”周振国开门见山地说。

“好吧。”柳竞回答得也很干脆。

两个人肩并肩沿着池边向前走去。周围是那么的寂静，以至于都要听到对方的心跳了。周振国环顾了一下四周：身边，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眼前，十米跳台，巍然矗立。就是在这里，他们度过了整整十六个春秋！

“大柳，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的情景吗？”周振国沉思着问道。

柳竞不解地说：“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时间是隔得很久了，但是，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那一次你跳得多好啊！比赛前，大家都为你担心，因为你那天跳的自选动作都是才学的。想不到你登上跳台后，表现得那么沉着、勇敢，最后取得了冠军。领奖的时候，你却躲闪在一边，不肯上台，你说，这是集体的功劳，这个奖应该归集体。”

随着周振国的叙述，柳竞也不禁陷入了回忆之中。

由于腰伤，周振国没有参加那次比赛，但是他比任何人都要忙。比赛的那天，正当裁判员点到柳竞的名字时，突然，周振国塞过来一张字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祖国人民在看着我们，勇敢，沉着，上！为毛主席争光！为祖国争光！”顿时，一股暖流传遍了柳竞的全身。……

“那时我们都很激动，因为我们第一次为祖国争了光。但是，在你登上跳台的时候，你想的难道就是得冠军吗？”周振国问道。

“那时我的头脑里还没有冠军这两个字。”

“而你现在的头脑里只有冠军这两个字了！”

“我……”柳竞的脚步嘎然而止了。“难道我们现在就不要拿冠军了？”

“要。”周振国坚决果断地说道，“不过，我们更需要的是比冠军贵重百倍的一种东西。”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又从

信封里掏出一张照片。“你看看。”周振国把它塞到了柳竞的手里。

这是一张三人合影的像片。站在左右两边的是周振国和柳竞，中间那个用双臂紧紧抱住他俩肩膀的是不久前来我国访问的一位非洲国家跳水教练员穆西亚。柳竞捧着这张薄薄的像片，不禁呆住了。

两个月前，穆西亚率领他们国家的跳水队来我国访问。比赛前两天他突然来请我们去指导他们一个队员的动作，周振国当即把我们最近创造的一套训练方法告诉了他，并且亲自登上跳台做示范动作。谁知不慎闪了腰，引起了多年未发的腰伤复发了。穆西亚激动地握着周振国的手表示感谢，周振国摇摇头，竖起了两只大拇指，表示我们是一家人。

经过协商，两国的友谊比赛安排在星期天的下午举行。星期六的晚上，穆西亚突然接到国际泳联的电报。说什么由于中国不是国际泳联的成员，凡是与中国运动员在一个池子里比赛的人，今后一律不准参加它所组织的世界比赛。穆西亚十分气愤，拿着那份电报，急匆匆走进了我们的宿舍，见到我们，先和我们一一热烈握手，接着就把电报撕得粉碎，然后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在场的每一个人，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临回国前一天，穆西亚邀请周振国和柳竞登上十米跳台留影。他握着周振国的手说：“两个月后再见。希望你们跳出好成绩，为第三世界国家争气！”

柳竞的眼睛润湿了。他把那张照片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上。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这种激动的感情罢，他突然换了一个话题问周振国：“老周，你这一时期腰怎么样？”

“很好。”周振国爽朗地笑了，为了表示自己说的是真话，他挺了挺腰板，用拳头在腰部猛捶了两下，“你看，多硬朗。它好象

也知道有重大任务在等待我们，近来规矩多了。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培养新手，我还真想上跳台试一试呢！”

“那你的意思，‘5136’还是继续要练？”

“对！”周振国的眼睛里闪烁着坚定而又自信的光采。

“好吧，我再听你一次。”柳竞那只捏着照片的右手狠狠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圈，“不过，我们话说在前头，最多再化一个星期时间，如果还不成功……”

柳竞没有说下去，周振国心里明白，柳竞思想上的疙瘩并没有真正解开。笑了笑说：“下一周的训练计划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吧。”柳竞这一句话，象是说给周振国听的，又象是在回答自己头脑里一个系解不开的难题。

三

盛夏的中午，灼辣辣的太阳把地面晒得滚烫滚烫。陆上训练场上，就象才开锅的蒸笼一样，咝咝地冒着热气。

一张足足有四只方桌那么大的弹簧垫子铺展在地上，它的旁边，两根碗口粗的柱子凌空架起，柱子顶上各装有一只滑轮，尼龙绳穿过轮子，一头系着阔条帆布带，一头攥在保护人的手里。周振国脱去了运动衫，走上弹簧，把阔条帆布带系在自己的腰上，然后说道：“小赵，准备好。”

赵军双手紧紧攥着尼龙绳，看周振国踏上了跳板。只见他“嚓、嚓、嚓、嚓”四步有力的助跑，身体便腾空跃起，接着在空中急骤转体数周，一个翻腾，这时赵军眼明手快地将尼龙绳一收，周振国双手朝下，便稳稳地落在弹簧上了。

“感觉怎么样？”赵军急忙上前问道。

“很好。”

“头还眩吗？”

“比前两天好多了。”周振国的嘴角上泛起了满意的笑容。

赵军也笑了。他象一个战士求战似地对周振国说道：“周领队，让我上去试一试吧！”

周振国从脸上揩了一把汗，朝地上一挥：“我们不是说好的吗？你怎么毁约了？”

“你的腰！”赵军不放心地指了指周振国的腰部。

“那有什么！越不练，病越多。你将有重大的比赛任务，我这个配角即使摔坏了，也无碍大局。还是我试。”周振国边说边向跳板走去。

赵军感到眼眶里一阵热，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以前他们按照外国资料，说是为了防止剧烈旋转后出现头眩现象，入水时总是闭着眼睛寻找水面目标，结果不是失去平衡，就是身体舒展太迟。这次周振国提出睁眼寻找水面目标，自觉地调节空中身体位置。他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只要掌握规律，头眩现象是可以克服的。一个星期以来为了试验睁眼寻找入水目标，周振国化了多少心血和精力。他的腰间被勒起了一道道血痕；由于出现不适应的头眩现象，他的饮食明显地下降了。

突然，周振国高声喊道：“小赵，放绳！”

赵军猛地惊醒过来，两手一松，尼龙绳“嗖”地向上缩去，只见周振国重又踏上了跳板。

“为了加深对空中睁眼的体会，这一次我准备多转体两周。”周振国说道。

赵军激动地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柳竞“噤噤噤”地跑来了。这几天，柳竞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眼看出发日期一天天逼近，“5136”又强攻不下，他的心就象有刀绞一般。刚才他去找周振国，人不在；再去找赵军，同宿舍的人又回个

“不知道”。于是他就匆匆朝陆上训练场奔来了。转过宿舍楼，透过树丛，远远地望见高架器械上正吊着一个人。只见此人正在旋风似地转动着身体，既不是正规的练习动作，又不是“5136”。这是谁呀？真不象话，出国就在眼前，中午不好好休息，居然还在闹着玩，老周也不管管他们。

柳竞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器械下。这时，只听得赵军排山倒海般的一声吼，狠命地将绳子一收，那个被悬在空中的身体便一个翻腾，两手着了地。

“大柳！”想不到第一个发现柳竞的，竟是周振国。

“你！”柳竞这才看清楚，在空中发狂似地旋转的，竟是他！

两人四目对视，都呆住了。周振国松了绑带，走下弹簧，来到了柳竞的面前。他象一个做了错事突然被大人发现了的孩子一样，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情。

“嗨！”柳竞一跺脚，对周振国望望：你呀，你的命还要不要！这么大的年纪了，何况腰上还有伤，这样玩能行吗？上次你说要攻“5136”，我依了你，想不到你就是这样攻法啊！柳竞窝着一肚子的气。突然，他看到站在一边的赵军，就象入水时猛然找到了目标，他的火就冲着他来了：“你下午到跳水馆，练‘5132’！”

“大柳！”周振国制止地喊道。

“你们冠军到底还要不要！”柳竞终于把憋在心里的那句话说了出来。

周振国的两道浓眉骤然拧成了一个结：“大柳，你怎么老是想着冠军这两个字呢？”

柳竞再也忍不住了，他望了望刚才被周振国剧烈转动后打起缠花来的尼龙绳，激动地说：“我想得冠军，但是我不是为了自己。你们这样玩，难道就心安理得了？”

赵军听柳竞说出一个“玩”字，上前一

步,正欲解释,却被周振国一把拦住了。

正在这时,起床铃响了。周振国从地上拎起运动衣,对赵军说:“休息一下吧!下午全体都在跳水馆集中。”

“啊!”赵军几乎失声喊了出来。

周振国呵呵地笑了起来,突然,他象想起了什么,问道:“刚才柳教练来的时候,你都没有看见?”

“没有。”

“我看见了。我在空中就看见了!”周振国兴奋地说道。

“真的?”

“那还有假,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一下我们可真正找到目标了!”

柳竞站在一边,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这一问一答是什么意思。

“小赵,你快去通知大家,下午全体都在跳水馆集中。”周振国又重复了一遍。

四

人们陆续来到了跳水馆。与往日不同,大家的脸上都是绷得紧紧的,谁也不敢预料,下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到齐了。“嚯——”,柳竞一声鸣笛,今天他吹的哨声也显得格外的气足。顿时,男女运动员分作两排,整整齐齐地站在池边的平台上,由队长林明杰带领大家做准备动作。

准备动作做完后,柳竞便站在队伍的前面,开始宣布训练计划:“下面进行水上训练。女子组,上三米跳板,按早晨宣布的计划练。男子组,上十米跳台,跳‘5132’!第一个,赵军。”

这时,队伍里突然爆出来一个洪亮的声音:“第一个,我!”周振国说完,一个箭步站在柳竞的面前。

“你?”柳竞根本没有想到周振国会有

这个意外的举动。

周振国转过身来,面对着大家,庄重地说道:“同志们,我们男子跳台组最近一段时间正在攻‘5136’。这是一个目前世界上最高难度的动作。经过半个月的奋战,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陆上训练方法。今天我们准备第一次进行跳台试跳。下面我先做一个示范动作。”说完,他便脱下毛巾衣,舒展了一下身体,迈着坚定的步伐,向跳台走去。

人们的眼光都跟着周振国的身影,目送他一步步登上了架梯。这时,全馆鸦雀无声。赵军捏着两拳的汗,他觉得他的心都要跳出胸膛了。

周振国登上了十米跳台,他静静地站立了片刻,然后走到台面的边缘,作了一个深呼吸。只见他猛然凌空跃起,在空中一个翻腾,同时迅速转体三周,接着便把身体紧紧一收,头手向下,两脚朝上,与水面成90度垂直角度,“咚”的一声插入水中。宛如一匹矫健的雄鹰,恰似一只轻捷的飞燕,整个动作干净、利索、洒脱、漂亮:一个标标准准的“5136”!

人群中发出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家都以惊异的目光投向水面上溅起的那一圈圈波纹。柳竞更是呆若木鸡地站在一旁。他是最了解周振国的,这个“5136”,他和周振国都跳了将近十年,但是一直都没有跳好。现在,周振国在担任教练两年后的今天,怎么一下子跳出来了呢?

突然,不知是谁带的头,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响彻了大厅。周振国从池中跃出,柳竞捧着毛巾衣,走到池边,一下子把他紧紧裹住了。

“老周,这几天你是怎么练的?”柳竞激动地问。

这时,赵军实在熬不住了,他飞步走到周振国的面前,猛地撩起毛巾衣,指着他的

腰部说：“柳教练，你看！”

柳竞怔住了：只见周振国的腰上，红一块，紫一块，青一块，伤痕斑斑，瘀血点点。

“周领队为了攻下‘5136’，亲自上器械试验睁眼打开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

“睁眼打开？”柳竞诧异地问。

“就是睁开眼睛寻找入水目标。”赵军补充道。

这时，周振国突然走到柳竞的面前，郑重地说：“大柳，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向你检讨，因为我事先没有告诉你。”

“……”柳竞感到语塞了。

在一次重大比赛的前夕，一个领队瞒着教练进行技术改革，这在运动队里是一个多么大的过失。但是，现在，面对着周振国，柳竞却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忽然想起刚才陆上训练场上的那一幕，这时他才恍然明白了周振国与赵军的那一段对话的意思。哦！原来周振国是在进行试验。但是，他的腰……想到这里，柳竞又是狠命地一跺脚，象是责备赵军，又象是责备自己：“咳，那你们怎么不自己去试试！”

“周领队说，他是配角，他这个配角摔坏了没问题。”

“配角？”柳竞对这个名词感到十分陌生。他疑惑地问周振国：“你是我们的领队，怎么能说是配角呢？”

周振国满含感情地说：“是的，党派我们来当教练、领队，我们身上的担子不轻。我们当教练的首先要教政治，当领队的特别要善于把我们的队伍领上无产阶级的轨道。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却永远又是一个配角，因为真正上场比赛的并不是我们。为了给祖国争光，为了给第三世界争气，我们要甘于当配角，善于当配角，这就同演戏一样，没有编剧、导演、后场人员的配合，演员的演技再高，也是不能成功的。”

“老周，你这场戏唱得好！”柳竞在周振国的肩上“通”地捣了一拳，“我看你们还少一个配角，走，到陆上训练场去，让我也去试一试！”

象一锅沸腾的热粥，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这时，通讯员小李匆匆奔进跳水馆，交给周振国一封信。周振国拆开信，脸上露出了喜色，他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接着便递给了柳竞。

柳竞接过来一看，呵，原来是穆西亚的来信。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

离开你们已经两个多月了。这次到贵国访问，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事情。回国后，我把你们的深情传达给我的朋友和同事，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兴奋。周教练说得真对，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提高第三世界跳水运动的技术水平，我们不能跟着别人的老路走，要创出一条新路来。周教练的腰伤好些了吗？不久，我们又将见面了，我多么希望能够看到你们跳出更好的成绩，这不仅是你一个国家的荣誉，也是我们第三世界的荣誉呵！……”

柳竞读着信，他觉得他的心跳在迅速地加快，眼前的字迹也渐渐模糊了起来。此时，有多少话涌到心头，却又不知说什么好。他把信交给周振国，终于从肺腑间掏出了一句：

“快，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到陆上训练场再去试一下，明天就上跳台试跳‘5136’！”

说完，柳竞拉着周振国就往陆上训练场奔去，后面跟着一群年轻人，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他们，显得这支队伍多么英姿飒爽、多么朝气蓬勃。

（题图、插图：陆成法）



西 柏 坡 (三首)

宁 宇

西 柏 坡

苍松如云，
翠柏似盖，
掩映太行山沟红色山村；
毛主席转战千里，
柏坡岭前住下，
挥巨手，革命踏上新的征程。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洞察四海风云变幻，
日夜运筹，旋转乾坤；
木格子窗棂灯亮，
如椽大笔疾书，
横扫千军，“三大战役”烽烟滚滚。

呵！封封急电如迅雷，
炸得蒋匪成齑粉；
条条指示排干扰，
铁马金戈向南征；
篇篇雄文染朝霞，
催动着历史车轮……

太行峥嵘，
滹沱奔腾，
日夜歌唱这红色山村；
毛主席告别柏坡，
苍松翠柏仰望——
五星红旗，冉冉升上天安门！

红 色 箭 头

走进军委总参旧址，
仰望墙上大幅地图，
当年，毛主席标出红色箭头，
将新的战略决战部署——

条条红线犹如绳索，
将顽敌紧紧缚住；
只只箭头好象利剑，
截断蒋匪溃败逃路……

毛主席挥动红色铅笔，
人民战争如火如荼，
红色箭头射向前，
驱散右倾路线迷雾。

决战要争朝夕——
东北大门紧紧关住；
围歼速战速决——
辽沈顽敌入瓮待毙……

沿着红色箭头，
铁流滚滚，拦截围堵，
快！快！军号声声，
四十七万敌军倾覆！

沿着红色箭头，
直捣南京蒋匪魔窟；
快！快！红旗指路，
革命向前迈着大步！……

走进军委总参旧址，
仰望墙上大幅地图，
沿着毛主席军事路线前进，
哪怕北方熊黑，南方狼虎！

雪夜灯光

——一位老民兵的回忆

那年隆冬，
雪飞太行，
咱西柏坡村，
素裹银装……
三更，家家熄了灯火，
檐下，冰凌映照雪光。

棉帘轻掀，
门轴儿响，
咱走出家门，
上柏坡岭换岗。
翠柏，笑迎风雪，
钢枪，铮铮闪亮。

呵！毛主席高大身影，
印上一家庄户院纸窗。
窗台上积雪，
晶莹温暖；
小院中梨树，
银花怒放……

咱紧紧攥牢枪带，
热泪涌上眼眶——
乡亲们酣睡，
他老人家正忙；
一盏油灯，
照彻太行……

是起草平津作战方针，
高瞻远瞩，
撒下罗网……
是赶写淮海讨敌檄文，
百万雄师，
飞渡长江……

油灯熬夜尽，
雄鸡高声唱——
群山起舞，
枪凝曙光。
又有多少胜利捷报，
飞进咱山庄……

年年隆冬，
雪飞太行，
祖国山河，
几换新装……
长忆西柏坡雪夜灯火，
捍卫中南海灿烂灯光！

夜批《论语》

——理论小组纪事

郭成汉

三星已横月过午，
咱队文化室，
灯光依然透窗户。
话语飞出来，
似洪钟，如擂鼓。
呵，是理论小组，
正给《论语》下批注。

“给《论语》下批注?!”
惊呆了夜蝙蝠：
“清、明、元、宋溯千古，
泥腿子哪能下批注？
真是吃了豹子胆，
竟敢犯圣书!”

“什么圣书？
依咱看嘛——
秕糠、粪土！
咱贫下中农，
革命的主力军，
能遣山调水，
要擒龙伏虎，
咋不敢给《论语》下批注?!”
咱要刨林彪思想老根，
就得挖孔丘坟墓!”

“好!”齐声呼，
挥笔批“圣书”。
大爷双拳紧攥，
小梅横眉怒目：
“写，就这么批，
就这么注——
克己复礼——复辟阴谋；
中庸之道——骗子诡术；
孝——蘸水的皮鞭；
义——沾血的佛珠；
忠——锁人的镣铐；
仁——镀金的利斧……
一行行，吃人的债券！
一页页，变天的帐目!”

笔下惊雷滚，
胸中激情沸，
人人心头火苗出。
火苗出，
照亮了墙壁映红了屋，
冲出窗棂，
奔向田畴，
汇向烈焰熊熊的革命路!

钢 筋

楼 耀 福



一间简陋、朴素的芦席棚里，工地指挥部召开的生产调度会议热火地讨论了两个多小时，现在，一下子变得寂然无声了。是啊，这三百吨大梁钢筋的任务交给谁呢？工地副总指挥祝大雄环视着大家，把目光落在构件厂革委会副主任黄刚身上。黄刚两眉微微一蹙，头慢慢地垂了下来，心里在说：“老祝，我们厂的任务已经满到喉咙口了！不是不愿意接，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在这时，窗外传来了一阵粗犷浑厚的歌声：

“工人阶级硬骨头……”

听着这歌声，黄刚的眼前立即映现出一个瘦长的身影：刘长海。

刘长海今年三十二岁，是构件厂钢筋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别看他身材并不魁梧，三、四百斤的重担压在他肩上，他脚花乱也不乱；海面上十级台风向他刮来，他身子晃也不晃；连续战斗了几天几夜，他呀，连呵欠都不打一个！是什么原因？哈，人瘦筋骨好嘛！从一月革命夺权以后算起，刘长海当干部也有七、八年了。这七、八

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刘长海有一习惯始终没有变：就是喜欢唱“工人阶级硬骨头”这支歌曲。

歌声刚停，在那个地方，突然又响起了没板没眼的锣鼓声：“咚咚！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

“又干啥来了？”黄刚自语着，向窗外望去，只见火红的晚霞中，刘长海袖口卷得高高的，两根扎着红绸的鼓槌一上一落，正猛击着鼓面。他的徒弟大牛跟在他后面，使劲地敲着铜锣。大牛的徒弟小龙胸前拿的一张大红纸，在海风的吹拂下，两只角一会儿卷起，一会儿又展开……“大概是又完成了一个任务！”老黄这么想着，从挎包里掏出一份生产进度表，准备用钢笔在这上面画一个弯勾。笔套还没有撬开，刘长海他们已到门口了。

刘长海“咚咚”两下，大手在空中这么一舞，他徒弟大牛又“锵”地一声，锣鼓声就全停了。他把鼓槌塞给大牛，又转身从小龙手里接过那张大红纸，一个箭步跨进大

门，冲着老祝，大声高叫：

“我们请战来了！电厂急需的三百吨大梁钢筋，我们包了！”

黄刚听了，心里猛地一楞，皱纹密布的方脸上，那两条蚕眉又是一蹙。他想，接这任务，总应该同他这个负责生产的厂革会副主任打一声招呼啊！他看看手里捏着的那张生产进度表，头不禁象货郎鼓一样摇起来。

老黄喜欢把一项一项生产任务、密密麻麻全写在这张表上，每完成一项，就在这一项旁边画一个弯勾。现在，弯勾没画上，没有完成的任务里倒又要增加一项，他怎么不着急啊！想到这里，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干部不禁伸出一只手去，悄悄地拉了拉刘长海的衣角，向他眨了眨眼睛，意思是说：“只能挑八百的，不要硬挑一千吧。”

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对待困难的态度也不一样。刘长海一点不接令子，他对老黄一笑，还是直呼呼地嚷道：

“我们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工人的筋骨，是钢筋铁骨！”

听着这么两句铮铮作响的话，祝大雄兴奋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好！说得好！”

“是要有这么点子精神！”

“……………”

人们拍着手，喊叫着。整个会场沸腾了。

不知是激动还是气恼，黄刚的脸孔红一阵，白一阵。一边摇头，一边嘴里“啧啧”地响着，流露着不满的神情。隔了一会，他站起来，把生产进度表在刘长海面前一扬，另一只手“哗哗”地拍打着那张纸：

“我们面前有困难！晴纶厂四百吨桩头钢筋，涤纶厂五百吨屋面板钢筋都还没完成！人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厂有多大能力就接多少任务！能完成原有任务已

经蛮好了！”他这时的喉咙仿佛特别响，“第一，车间太小，刚刚搭好的芦席棚里要焊接三、四十米长的大梁钢筋，好比螺丝壳里做战场！第二，人手太少，连你这个支部书记算在一起，也只有八个老师傅；第三……长海，困难一大堆，你怎么说，我们面前无困难呢？”

“你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哈哈！”刘长海说着笑了起来，一把从老黄手里夺过那张生产进度表，往桌上一摊，“吭嚓”、“吭嚓”地一连画了好几个弯勾。

“你……”老黄看着他这么贸然的举动，竟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我们保证全部完成！”他哈哈一笑，使劲一拍胸脯，说：“芦席棚太小，我们就把碰焊机搬到露天，天作屋顶，地作战场，这样的车间不算小吧！”

大牛的徒弟小龙，扬起那张孩子气的圆脸，忽闪着两只机敏的大眼睛，用清脆的嗓音说：

“老师傅少，我们顶！”

大牛粗壮的身子往前一跨，一只大手“啪！啪！”地拍着自己的肩胛喊道：

“龙门吊！”

刘长海的徒弟大牛，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年轻人。讲话常常讲半句。跟他接触不多的人，往往对他的半句话很费解。接触多了，不要说他讲半句话，就是他一字不讲，做做手势，人们也知道他想说的全部意思。比如，刚才，这“龙门吊”三个字，就是说：“没有龙门吊，我们用肩膀代替！肩膀就是我们的龙门吊！”刘长海和他的徒弟大牛，大牛和他的徒弟小龙，可以说，在外貌上、性格上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但是，在工地的建设中，他们却都象牛一样兢兢业业，象虎一样生气勃勃。

会场上，人们看着这一并排站着的穿一式白帆布工作服的三代师徒，象唱三句

半一样地抒发着自己的豪情壮志，噼噼啪啪地使劲鼓掌起来。

掌声一停，刘长海二话不说，巴掌向老祝一伸，嗓音还是那么响：

“老祝，把电厂大梁钢筋的图纸给我们！”

在刘长海闯进来之前，这是一项唯一没有落实的任务。现在，被他抢去了，祝大雄心里感到无比欣慰。但是黄刚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他想，“这项任务上级并没有交给我们，是额外的，你刘长海何必好肉上贴膏药——自讨苦吃呢！任务抢去了，你再完不成，那可要‘刮胡子’的啊！”想到这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刘长海从容地接过图纸，叫小龙背着，自己又握着两根红绸飘舞的鼓槌，“咚咚”地击着大鼓，大牛也急忙“锵！”地猛敲一下铜锣，那没有板眼的锣鼓声又开始荡漾在云霞灿烂的工地上空。

“乱打鼓！”黄刚心里这样咕哝了一句。

会议结束以后，黄刚心情沉重地走在海滨大道上。

路两旁的工地上，烟尘滚滚，人声鼎沸，拌和机“呼隆呼隆”的轰鸣声，汽车“吐吐”的喇叭声，和“嚯——嚯——”的施工哨子声，连成一片，雄浑无比。

“三百吨大梁钢筋一个星期怎么完成？”他边走边想。

指挥部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他曾找过祝大雄，这笔额外任务既然接了，就一定完成！但他要求，能不能迟两天交货？老祝朝他一笑，叫他去同刘长海商量。

“同他有啥商量的！他总是狮子大开口！”他这么想着，步子却不由自主地向钢筋车间挪去。

所谓“钢筋车间”，很有点特别。自己是生产屋面板钢筋的，这里却没有一块混

凝土屋面板；自己是生产大梁钢筋的，这里却没有一根混凝土大梁。毛竹搭一搭，芦席拦一拦，就成了钢筋车间。

“工人阶级硬骨头……”黄刚一跨进芦席棚，又听到了这支熟悉的歌。他循着歌声走去，嗨，唱的竟不是刘长海，而是他徒弟的徒弟小龙。这支歌也象手艺一样，一代一代传了下来，现在传到了小龙身上。小龙唱了一句，突然不唱了。他的一条腿跪在地上，一条腿蹲着，左手执着面罩，右手捏着一把电焊钳，钳子夹着一根筷子样长短粗细的铁棒，半仰着身子，在半空中比划，两只大眼睛盯着一个地方，一眨也不眨。嘴上“嗑——嗑——”地叫着。

黄刚忍不住“噗哧”笑了一声。

小龙这时才发现黄刚，他一骨碌地站起来，那张带着稚气的小嘴一撅说：

“有什么好笑的！”

“你在干什么？”

“干什么？嘿！”这次轮到小龙笑了，“你不是说老师傅少，完成三百吨大梁钢筋有困难吗？老师傅少，我们顶呗！”

黄刚的脸“刷”地一下，涨得通红。

“我师傅的师傅叫我每天抽空这样练练！”

黄刚心里不由得一动，喃喃地说了一句：

“是啊！多么相象，简直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

一点不假，刘长海也曾经这么苦练过。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03重点工程的施工中，需要安装一台大型设备。负责这台设备焊接的是一个所谓“焊接协会会员”的技术权威，这家伙一贯垄断技术。有一次，他把门关得死紧，正在屋里焊一条缝。突然，“嘭”地一声，门被踢开了，闯进来一个瘦长的小伙子，他就是刘长海。那个“权威”突然“吡嗤”一声关掉电焊枪，慌忙地钻了

出来。

当时，工地上大部分都是年青人，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应该有一支拉得出、打得响的队伍。刘长海曾经几次对这个焊接协会会员说过，在技术上不要垄断，不要保守。可是毫无效果，关键生活他还是偷着躲着做。刘长海实在忍耐不住了，就一脚踢开了他的门。想看一看他焊这条缝的手势。

那个权威是个小青年，便脸色铁青地说：“谁让你进来的？”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让我进来的！”刘长海两目怒视着这个权威，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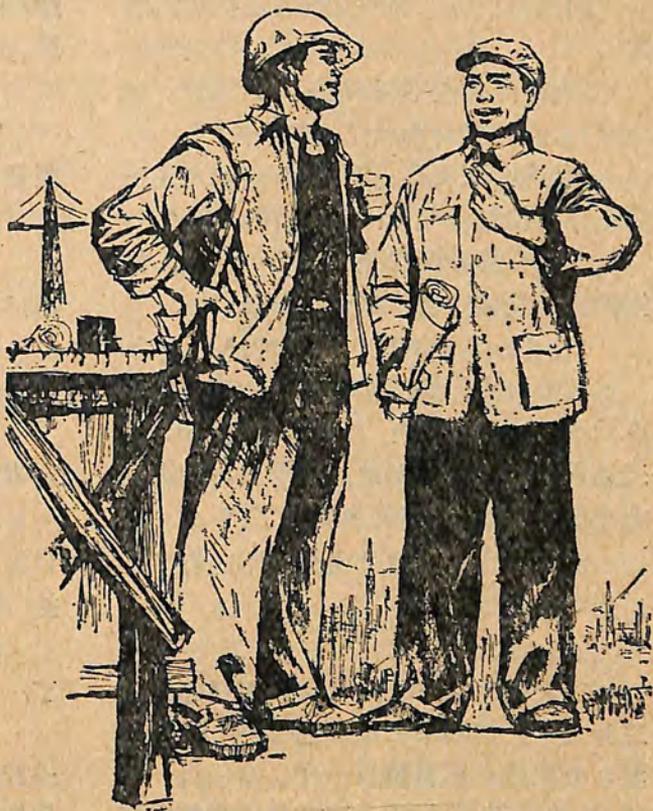
从那天以后，他憋着一股子气，每天苦练硬功夫。回到家里，他拿着他妈妈纳鞋底用的钳子，夹着一根筷子，手里还绑着一块铁，对着铁皮灯罩，比比划划，嘴里也是这么“嗑——嗑——”地喊叫。

不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刘长海贴出了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技术权威。这个焊接协会会员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了批判，突然请了病假，溜之大吉了。那时，还有几条缝没焊好，担任施工队队长的黄刚心里急得火烧火燎一般。为了这几条没焊好的缝，他夜里觉也睡不好，“谁来焊？”就在这一夜，突然一阵“嘭、嘭”的敲门声。黄刚开门一看，见是刘长海带了一群小伙子，闯了进来。他进门便说：

“黄刚同志，留下的几条缝，我们来焊！”

.....

现在，黄刚看着小龙这模样，就很自然地想起了这件事。他对刘长海迎着困难上的精神是很钦佩的。但是，他又感到，这一



次不同以往，现在这个海滩工地比 03 工地条件更差，任务更紧！

正当他这么思虑着的时候，背后，“工人阶级硬骨头”的歌声又响了起来。刘长海拿着两根撬棒，“蹬蹬”有声地走来。旁边是熊腰虎背的大牛。他肩上背着一捆粗麻绳，嘴里也哼着这支歌。

“长海！我正找你哩！”黄刚一见刘长海就迎了上去。

“哈哈！”他爽朗地一笑，问：“什么事？”

“三百吨大梁钢筋，你看看，一个星期完成行不行？”

“不行！”刘长海头一摇，回答得很肯定。

“好！”黄刚捶了他一拳，兴奋地说，“我们总算估计到一起来了！走，找老祝去。”

“找老祝？干啥？”

“要求推迟两天完成任务！”

刘长海一听，恍然大悟了。他放声笑道：

“哈哈！你说不行，是想推迟两天！我说不行，是想提前两天！哈哈哈哈哈！”

“什么？还要提前两天！”黄刚打了一个寒噤。他叹着气说：“长海，困难哪！”

“是的，提前两天是有困难！但是，推迟两天也有困难哪！老黄！”

“什么？推迟两天也有困难？”

刘长海点点头：“提前两天，无非我们多流些汗，多辛苦些，可要是推迟两天呢，工地就要等我们的钢筋，整个工程的进度就会受到影响，全局就有困难了！”

黄刚的舌头好象被绳子扎牢一样，哑口无言了。

三天以后，三百吨大梁钢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黄刚拿出那张生产进度表一看，心里象是塞着团火一样。第四天一早起来，他脸不措，早饭也不吃就朝钢筋车间走去。

东海升起的朝霞给车间抹上了一层玫瑰红的色彩。

“同志们哪——哎嗨！”“加油干哪——嘿嗨！”车间里，劳动号子此起彼伏，高亢激昂。七、八个工人正拉着一台碰焊机向门外迈脚步。为首的正是刘长海。他一条腿弓曲着，另一条腿伸得笔直，人向前俯冲，两手使劲拉着勒在他肩上的粗麻绳。每迈一步，他总是憋得满脸通红地高唱一句劳动号子，其他人也跟着唱一句。碰焊机就这样往前徐徐移动。另一边，大牛“嗨！嗨！”地喊叫着，挥着撬棒，在撬另一台碰焊机。

黄刚一见他们准备同时用四台碰焊机，飞步上前，伸开两臂，在刘长海面前一拦，气呼呼地叫了一声：“慢！”

刘长海头一抬，一见是黄刚，就直起

腰，手背在额上一揩，把汗水往地上这么一甩，笑哈哈地道：

“老黄，你怎么又当起拦路虎来了？”

“这样瞎胡搅可不行！”黄刚的脸孔绷得紧紧的，“临时电路供电量小，碰焊机用电量，四台同时使用，电量不够你怎么办？”

“怎么办？”刘长海坦然一笑，“办法有！”

“办法有？在哪里？”

“在群众那里！”

大家“哄”地笑了。黄刚一看他这么笃定泰山，要发的火气，又强压了下去。

“啪嗒！”一声，果然不出黄刚所料，两台碰焊机刚刚安装好，绿色的起动电钮一按，电路就断了。

碰焊机、成型机、弯勾机、卷扬机全停了。整个车间，一下子变得无声无息了。

黄刚目睹着濒于瘫痪的情景，窝着一股火猛窜了出来，“你马上替我撬回去！”他指着碰焊机，嚷道。

芦席棚里的工人全奔了出来，一张张焦急的脸出现在刘长海面前。但刘长海依然非常镇定。他两目炯炯，放射着坚定的光彩，想起了那首《工人阶级硬骨头》的歌中的一句唱词：“革命的路上决不停留！”是啊，革命的路上有困难、有挫折，但无论如何不能停留！更不能后退啊！他这样想着，理也不理黄刚。

“宁愿迟几天完成，也要撬回去！”他指着整个车间，又气又急，“你们看看！都停了！这样下去，全部任务都要泡汤了！到时候，人家来要货，怎么回答？”

刘长海两眼逼视着黄刚。好一会，他“嗖”地跃上一堆钢筋，挥着拳头，向大家喊着：

“同志们！”

周围的人们象屏住呼吸一样注视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我们来唱一支歌!”他的声音如同响钹一般,“工人阶级硬骨头!预备,唱!”

他是用拳头打拍子的。与其说,他那挥动着的拳头是在打拍子,倒不如说,他是在向黄刚示威,向困难挑战!在他的指挥下,歌声穿云裂石,雄壮宏亮。歌声与汹涌的海涛声,工地上各种机器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成了一支任何舞台上无法比拟的响彻云霄的交响大合唱。

歌声一停,他脚下的那堆钢筋,就成了他的点将台。

“大牛!”他调兵遣将着。

“有!”敦厚的大牛迈前一步,高叫了一声。

“你马上负责把电路接通!”

“是!”大牛挺了挺胸,厚嘴唇一动,奔向了他的战斗岗位。

“小龙!”

“有!”小龙学着他师傅大牛的样子,也迈前一步,高叫了一声。

“你马上回去睡觉!”

小龙刚想挺挺胸,回答一声“是!”突然,冲到喉咙口的这个“是”字,又咽了下去。他嘴巴撅得半天高,孩子气地咕哝着:

“我不要!我不要!”

“哗——”人们全笑了。刘长海却很严肃:

“听命令!你到半夜十二点钟来接班!”

小龙楞了一会,渐渐地,圆脸上堆起了笑容。他知道了,师傅的师傅这么安排,是有道理的,人停机器不停嘛!再说,半夜十二点钟以后,工地的用电量就没有象现在这么紧张。他的胸膛终于挺起来了。

“是!”他高叫了一声,“达达达”地奔进了芦席棚。

黄刚看着这几分钟里发生的一切,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刘长海竟然还是那么

固执!还要这么蛮干下去!于是,他自己拿起撬棒,虎着脸,跺着脚说:

“长海!你撬不撬?你不撬,我来撬!”

刘长海一听,清癯的额上,青筋一跳,两目象两团火一样喷射着锐不可挡的光芒。他觉得,面前是有困难,他多么希望黄刚跟群众一起来克服这些困难!谁想到,他反而还制造一些人为的困难呢?他“腾”地跳下钢筋,一个大步,跨到他面前,两臂有力地一展,用身子护着碰焊机,怒喝道:

“住手!”

黄刚怔住了。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隔了好久,他的牙缝里才挤出这么一句声音颤抖的话来:

“刘长海……同志!你看看车间……,这样下去……叫我怎么向上级领导交账?”

刘长海两条浓黑的眉毛抖动了一下,脸色更加严峻了。

“老、黄、同、志!”他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目光异常深沉,“我们拦海造厂,艰苦创业,难道仅仅是为了自己好向上级……交账?十二年前,有个修正主义国家侮辱我们没有裤子穿,难道你忘记了?”

黄刚的心里猛然震动了一下,倒退了两步,手里的撬棒不由得“咣啷”一声,落在地上。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日长时久,一个人已经淡忘的往事,只要别人稍稍一提,又会象冲决了堤岸的潮水一样,滚滚涌来……

十二年前,他们打开一箱刚从国外进口来的机器零件,里面却别有用心地塞着半条新的化学纤维织成的裤子。这是欺侮我们在石油化学工业上的一穷二白!“我们会有自己的石油化学工业的!”刘长海一拳头把那只印着外文字母的木箱砸碎了几片木屑飞到半空中。

十二年过去了,往事又在黄刚眼前重

现，脸上感到一阵火烫，他走到刘长海面前，嘬着吐出这样几个字来：

“长海……我……”

下面的话，人们已经听不清了。

“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石油化学工业，老黄啊，难道你心里就不感到激动吗？”刘长海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建筑工人要大干就是为了争这口气！这点愤发图强的精神，我们永远不能丢！”

黄刚意识到，自己身上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但是，面前的困难怎么克服呢？他失神地凝视着四台碰焊机，陷入了一种新的苦恼之中。

刘长海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招呼着大家：

“同志们，来！我们开个诸葛亮会议！”

人们议论起来了，热烈极了。

大牛接通电路后，挤在人群中，喊出两个字：“交叉！”

小龙从宿舍里溜出来，舔舔嘴唇，好象替师傅大牛分析说：“对！四台碰焊机同时使用，会使电路断开，那么就两台两台地分开使用好了！”

刘长海高兴地“哈哈”一笑：“交叉焊接，这个主意好！”

大牛厚厚的两片嘴唇一动，做着手势，表示一切都准备好了。人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太阳升起来了，明丽的阳光下，刘长海乌亮的眼睛灼灼有光，他大手一挥，蹦出一个字：“上！”

这一声，如同战场上进军的号令。人们龙腾虎跃。小龙一按电钮，两台碰焊机“噼噼啪啪”地欢呼着，迸发出蓝色的、红色的、白色的簇簇火花。这两台一停，大牛那边，刚刚准备就绪的另外两台碰焊机又“噼噼啪啪”地欢呼起来。那绚烂的焊花仿佛

是永远开不败似的。各种机器的轰响，此刻也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向黄刚猛冲而来。

“老黄，你还要撬吗？”小龙侧着头，得意洋洋地对这个老干部说。

黄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他叹了一口气，说道：“要撬！还要请你，请你的师傅，还有你师傅的师傅一起来帮助呢！”

小龙惊讶地张大嘴巴，不满地说：“还要撬？真是有点顽固不化啦！”

黄刚深有感触地说：“嗨，这是要撬掉我思想中怕担风险怕负责任的畏难情绪，撬掉我愁眉苦脸的精神状态！”

小龙的怒容一下子消踪匿迹了：

“欢迎！欢迎！”

“你怎么不去睡觉？”黄刚突然想起小龙现在的“任务”，便指着他的鼻头，故意地板着脸说。

“你看看我的师傅，还有我师傅的师傅，两只眼睛里满是血丝，啥时候好好睡过？徒弟嘛，就要跟师傅学！”

黄刚抬头向刘长海望去，只见他白帆布工作服一剥，露出他健壮的两臂，“嘚”地叫了一声，弯腰掬起一捆一百多公斤的钢筋，哼着那支“工人阶级硬骨头”的歌曲，向碰焊机大步走来。

海风，送来了阵阵涛声。东海涨潮了。海浪一个紧跟着一个，猛烈地冲击着海堤，发出“哗——哗——”的轰响。这涛声、这潮头仿佛也在黄刚的心里喧响、冲击着。他久久地望着刘长海，眼前仿佛出现了竣工以后的雄伟的厂房，崛起而起的大楼。他在想，如果把社会主义事业比作高楼大厦，那么，我们的工人阶级就是其中的栋梁！象刘长海那样的共产党员，就是栋梁中的钢筋！

（插图：施大畏 题图：陈达林）

铁英队长 (速写·外两则)

施 方



海滨工地上闻名的人物实在不少，咱们的铁英队长就是其中一个。她呀，除了挂在后脑勺上微微翘着的两束小辫外，干活办事、日常生活都象个男子汉，有股虎势势的气派。别看她是个姑娘干部，可喜欢和人家说笑哩，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泼辣风趣，走到那里把欢声笑语带到那里。她到各施工点去，总是带一把榔头，参加劳动，检查质量。尤其使人喜欢的，她能针对不同人的特点，抓着思想上的要害处“敲”你一下，使你心悦诚服，象喝了一罐蜜似的甜到心里。

铁英队长出门开了两天会，工地上接连下了两天雨。副队长王大路着了慌，连夜紧急动员，他对着施工队全体同志说：“雨越下越大，积水会影响我们的施工，为了提前完成任务，咱们把二号引井下边的管子堵起来，照常挖沟排管。”说完，马上领着人干起来。两天来，尽管二号引井以西的地方积水很深，但东面仍旧照常施工，

进展速度比预计指标还快。王大路兴奋极了。此刻，趁休息的机会，他学着铁英的模样，有意引出一些笑话，让大家开开心。

王大路见邵老头蹲在一节钢管上抽闷烟，便悄悄地走过去，手举榔头猛地往钢管上一敲，“咣”的一声，邵老头一惊，烟嘴也掉到地上。王大路模仿铁英的声调笑哈哈地说：“邵师傅，想新的工程建设想坏了吧？”说完挤眉弄眼的等待大伙的哄闹。谁都知道，每当工程快完成了，邵师傅就想要新的工程建设了。可这回呵，王大路一榔头没敲准，此刻的邵老头正在为附近工地、农田的积水发愁哩。听得副队长这么开玩笑，转身夺过榔头，在王大路面前晃了晃：“想抱胖小子了吧？”这个“典故”出在去年春节那阵，工地上正在搞会战。王大路接到个电话，说是爱人生了个胖儿子。他想回去看一下，可又不好意思向铁英开口，坐在路旁一节钢管上犹豫。正当这时，铁英拎着王大路的背包走来，从腰上抽出榔头，朝钢管上猛击一下说：“想抱胖小子了吧？去吧，快开车了。”

邵老头讲完这个“典故”，引得同志们大笑起来。王大路满脸绯红。邵老头见副队长弄巧成拙，举着榔头意味深长地说：“榔头正该敲敲你的脑袋呢！”

偏巧,就在这时,铁英队长回来了。真怪,她今天不同往常,没有半点欢声笑语,倒有几分严肃的表情。王大路见铁英回来了,心里自然高兴,手舞足蹈地把堵管子的经过、施工进展的速度,象说贯口相声似地一古脑儿端了出来。

铁英好象早已知道这件事,问道:“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

王大路没有直说是自己的功劳,手摸着脑袋,憨厚地嘿嘿笑了。

铁英严肃地说:“咱们必须马上把堵住的管子拆掉!”

“怎么?拆掉!……”王大路被这突如其来又是果断的语言惊呆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洞一开,水一来,后边施工怎么施法?提前完成任务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想到这儿,感到不理解,便复问一句:“铁英,真的要拆么?”

“一定要拆掉!”

“什么时候拆?”

“马上动手!”

“过两天不行吗?”

“一分一秒也不能拖。”铁英指着西边积水的地方说:“我们把引水管一堵,自己是方便了,可是工地上积这么深的水叫兄弟单位怎么施工?这号事可不是咱工人阶级干的。咱们要为整个工程负责,为大局着想呀。”也许是铁英的话分量太重,王大路感到心口很闷。

邵老头和许多工人师傅都感到铁英说得在理,一致同意拆口放水。可是二号引井下边的涵管封口积水有一人多深,没有潜水服,怎么启封呢?铁英和大伙商量了一下,决定从三号引井口下去,顺着管子钻进去启封。邵老头要抢着下去,铁英不同意,要他留在上边用木板卡住被启封的管口,减缓水势,负责下边同志们的安全。铁英爽爽快快地安排停当,从腰带上抽出榔

头,拿起凿子,带了两个工人师傅从三号引井钻进了涵管。

王大路见铁英行动这么迅速,急得大声叫道:“铁英!快上来,危险!”可是没有一点回音。只有叮叮咣咣敲打着水泥封口的声音传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引井口渗出水来了。这时,涵管里传来铁英的呼喊:“水来了,上面的人赶快让开!”

王大路朝涵管里张望,黑呼呼的,开初的“咣咣”声,已被哗哗的水声代替了,后面的大水已涌了过来。王大路正耽心着铁英的安全,突然,随着一阵哈哈的笑声伴着几朵浪花,铁英浑身湿淋淋地迎面钻出管子。王大路的心激烈地跳动着,上前紧紧地握住铁英湿淋淋的手,嘴巴张了几次却没有说出话来。好大一会儿才憋出一句:“铁英队长,你这下可真敲到点上了,我只想到自己提前完成任务,忘了整个工程。”顿时工地上又热烈,又活跃。铁英精神抖擞地说:“咱们马上研究一下,如何在目前情况下,继续争取提前完成计划!”

这时雨停了,灿烂的霞光穿云破雾,洒满了金色的海湾。

金海阿爷

金海阿爷



要问老渔民金海阿爷年纪有多大,他总会笑眯眯地捏起拳头,伸出大小拇指,晃动着说:“摇铜鼓——六十六啦。”别看他花甲之年,筋骨却还硬朗。在渔场上,常

争着跟小伙子们“摆擂台”呢。他爱党、爱社会主义。海湾工地施工后，金海阿爷爱上了沸腾的工地。每天，扬帆出海，收帆归来，总要向工地看上几眼。

这天，金海阿爷驾船归港，眼望工地，那海堤环抱的土地上，又添起了大烟囱、锅炉塔、钢筋水泥房梁，工地的变化真快啊！忽然，海堤上出现一个熟悉的人影。“是金发！”金海阿爷心头一跳。

金海阿爷回家吃罢晚饭，坐在屋檐下的老树墩子上抽水烟，烟雾在眼前飘绕。“金发到海堤上走动干什么呢？”金发是渔船主金郎的独养儿子，从小偷东摸西，场上晒的小鱼干，他走过也要抓一把，队里种的大玉米，他顺手就要采一只。今天，金发到海堤上，黄鼠狼上鸡棚，一定没好心。想到这儿，金海阿爷狠狠地喷了一口烟。回到屋里从墙角边拿过菱形蟹篓和手电筒，往腰上一挂，对老伴说：“老太婆，我今夜晚点回来。”老伴关心地说：“寒风寒露的，你那老伤怕又要作犯啦。”老伴这么一说，金海阿爷的手自然地触到腿的刀疤上。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怒火。这刀疤还是一九三八年，为了保护老海堤，给日本鬼子的刺刀刺的。金海阿爷对老伴说：“想起往事，我更应该到海堤上去。这海湾工程是伟大的工程，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子孙万代造福哪！”老伴拿件夹衣披在金海阿爷的肩上。

工地的夜，奇景万千，处处闪烁着电火弧光。金海阿爷无心观看，奔上海堤，海风混着鱼腥味，扑到他脸上。他伸了伸胳膊，加快了步伐。走着，脚下踢着一块石头。他俯身搬了起来，小心地搁在堤基边。这条海堤绵亘十余里，是十万民工一担泥土、一块石头垒筑成的，它是海湾工地的第一道防线啊！

金海阿爷扭亮手电，一道光柱照在海堤上。他全神贯注，搜索着堤上的每一寸土

地。一阵风过，潮水翻涌。海堤上爬着三三两两的青壳螃蟹。“鬼东西，你也想来破坏海堤？”螃蟹确是海堤的破坏者，它会钻洞松土。金海阿爷把手电筒扎在腿脖子上，伸开茧花重重的双手，左右开弓，扑抓着螃蟹。“坏堤的东西，看你们横行！”在金海阿爷的严密搜寻下，海堤上，连一只小螃蟹也溜不掉。

夜更深了，天空弥漫起浓雾。海堤上四、五步外，黑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耳边，海潮在咆哮。金海阿爷卷上宽大的黑色渔裤，继续巡逻着。突然，在手电筒的光圈里，出现了一双湿漉漉的窄长脚印。左脚印明显地缺一只大脚趾。金海阿爷仔细一辨：“是金发的脚印。”金发的大脚趾从小就给甲鱼咬掉的。金海阿爷熄灭亮光，把手电筒拿在手里，俯身把耳朵贴在海堤上，隐隐听到远在二百米外，传来轻微的搬石块声音。金海阿爷牙关一咬，压住怒火，放轻脚步，向前赶去。

走到海堤转弯处，看见一辆独轮车停着，石头快满出筐了，堤下有响动。金海阿爷大喝一声：“啥人？”一道手电光直射过去。金发正吃力地搬着一块大石头，一歪一拐地走上堤来。听到炸雷似的喊声，心一惊，脚骨一软，“扑通通”连人带石头滚落下海堤。等他爬起身，金海阿爷已站在面前。

“金发，你干啥好事？”金海阿爷炯炯有神的目光紧逼金发。

金发缩着脖子，结结巴巴地装着笑说：“噢，噢，是大爷呀。嘻，海堤筑好了，这点散石头也没啥用场。我想弄点回去垒猪圈。”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枝，递给金海阿爷。

“谁对你说过散石头没用？这里每块石头都有用。保护堤基，挡住潮水。”金海阿爷一挥手，推开了金发递上的香烟，严厉

此刻，唐文拉着老孟师傅急急忙忙走下房顶，真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额上沁出了汗珠，不停地推正鼻梁上滑下来的眼镜架子。老孟师傅仍然象往常一样，大步有力地走着。唐文为什么这样着急呢？说穿了，还是为了那八百根桩头。说实在的，唐文对老孟师傅是尊敬的。从一九五八年同事以来，两人不论到山巅，还是到盆地，都住在一个工棚里。唐文亲眼看到老孟师傅的汗珠子怎样拌进了钢筋水泥柱，也亲眼看到老孟师傅的头发是怎样从黑变白的。他为自己的晚年能和这么个老伙伴搭挡，参加规模宏大的工程建设而感到幸运。可是，他又为老孟师傅那股子斩钉截铁、直来直去的脾气而恼火。眼下，八百根桩头，大部份打下去了，剩下的正是厂房地面承受压力最关键的部份，要求很高。偏偏事不如意，碰到了坚硬的铁板沙，桩头打不下去，看来已到极限，如果再硬打下去，桩头穿过铁板沙层，一下子会落下去好几米也说不定，哎——，八百根桩头，其中只要有一根出毛病，整个布局全乱套了。怎么办？唐文心软手软，无论如何不敢再往下打了。老孟师傅呢，一点也不着急，他对这里错综复杂的地层结构，好象了解自己手指上的纹路一样，摸透了。在这块滩地上，老孟师傅和工人技术员一起打过桩，每一锤敲下去的进尺，声音，反应……他心里

都有一本账。

两人走到已经打好的桩头跟前，老孟师傅拿出图纸对照，一根一根地用木尺量了又量，看到根根都“对号入座”，这才来到了“卡了壳”的那根桩头跟前，竖起木尺一量，发觉桩头离要求的深度还差五公分。他毅然命令继续打桩，唐文急得直摆手，好几次要冲向前来，却给老孟师傅的手臂给有力地拦住了。汽锤“嘭嘭嘭”地响了起来。每打一锤，老孟师傅总要侧耳细听一下，做着手势指挥着再往下打。打到第十下时，桩头轻跳了一下，老孟双眸一亮，急令停止。唐文急得不知所措，不顾一切地冲向前来。老孟师傅用木尺一量，嘿！桩头、标高一样平，完全符合施工要求。唐文这才松了口气，掏出手帕，狠劲地抹去额角上的汗珠。他还不明白那最后十锤的果断命令，是什么力量促使老孟师傅下达的。

老孟师傅望着唐文疑惑的目光，亲切地说：“我们是在建设共产主义大厦啊！这是百年大计，可要有点把关精神！”

唐文，噙动着嘴唇，刚要说什么，工地上跑来几个小伙子，老远就叫喊：

“老孟师傅，那边的一根桩头请你快去把把关！”

老孟一声不吭，钻进迷蒙的细雨，一群青年人说说笑笑地簇拥着他，笑语里只听得：“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把把关！”

（插图：奔 侃）



高空的闪光

俞 天 白



海滨工地的傍晚，天幕上交织着五彩的霞光；那“哗，哗，哗”不停歇的波涛，拍着蜿蜒的海岸，欢乐地唱着。

海堤上，几个青年女工，有的坐着，把双脚荡在堤外，有的站着，把工作帽捏在手里，极目远眺无垠的大海，看不出她们是交班了，还是正要去接班。

“谁能回答！从古到今，这海岸线是怎么变化过来的？”坐着的一个圆脸姑娘这样问了一句。

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我知道，这里的青年工人常常爱议论历史，议论未来。刚才这姑娘提的，不正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么？不久前，我的脚下这一片宽阔的原野，只有滚滚的海潮在翻腾，点点的海鸟在翱翔。如今，这里已是气势磅礴的工业基地了。

我期待着问题的答案。忽然听见站着的一个高个子姑娘说：“你问得不对！应该这样问：是谁改变了这条海岸线？”

又是一个问题。谁也没有回答，大概都在思索吧。我不觉也沉思起来，揣摩这问

题的答案。突然，一道闪光将我吸引住了。那闪光来自高耸入云的百吨塔吊，那座近二十层楼高的建筑物上，无数蓬蓝色的电焊弧光，在熠熠地闪耀着，恍如高山之巅盛开的银花，照亮了逐渐深邃起来的天宇。

呵，多动人的奇景！这是十几个个月前开始兴建的巨型电站中的一部分——锅炉房。这就是答案啊！不是么，只短短的十几个月，却要在地图上重新描画这里的海岸线；十几个月前的海岸线，已变成了人们研究的历史地理！这是几万工人和贫下中农，用勤劳的双手描绘出的新海岸线啊！我不会忘记这巨大变革中的一个动人场景。那是海堤合龙的日子，一个大雾弥漫的黎明，一支支创业大军荷锄捐筐，从不同的田间小道上，浩浩荡荡地向海堤汇合，锁住了大海的奔腾咆哮。在工间休息的时候，有人讲了个“精卫填海”的故事。一个包着花头巾的姑娘听完了说：“这有啥稀奇！我们在这里筑堤围海的故事，比它好听得多哩！”我想请她讲讲她们围堤的故事，她却豪爽地笑着朝海滩一挥手说：“那还用讲

吗？你看就是了！”后来，我知道这个姑娘叫李薇。在参加围堤夺地的战斗以后，她放下了锄头又拿起了焊钳，豪情满怀地在这块土地上描花绣锦了！眼前，这高大巍峨的锅炉房上，一朵焊花一个人，我面对这壮丽的景色思忖：这万花丛中，哪一朵是李薇呢？

一定是最高、最艳的那一朵！

凭什么这样揣想呢？难道就是因为这位姑娘第一个跃上高空，争得了高空电焊工的资格么？

这原因或许能成立。想想这锅炉房框架开始吊装时的那场战斗吧！当时，锅炉房全面吊装的进展速度，直接影响着电站其他各项工程的开展。可是，有资格配合吊装的焊工不够。这时，有个青年女焊工站出来：“我们上！”

上，谈何容易？五十多米的水泥柱子，是分成三截往上竖立的，在衔接处焊接钢筋，等于把人悬在四周凌空的柱上。有位经常为群众的创新精神“手捏一把汗”的技术干部，摇着头，连连说：“框架太高了，太高了！”

青年女焊工话不多，却很有点分量：“你只看见框架高，为啥不看看群众的智慧高？”

听，多尖锐的问话，多响亮的回答！这个青年女电焊工就是李薇。

在党和工人们的支持鼓励下，她昂着头，挺着胸，带着一长列队伍，来到了吊装工地，她双手抓住指头般粗的钢筋云梯，晃晃悠悠，荡秋千般地攀登上去了。“高了，高了！”人们为她欢呼。她看见党支部书记期望的眼光；看见工人师傅鼓励的手势；也看见了那位技术干部惊慌的姿态。她觉得车飞人跃的工地更宽广了，海堤更美了，自己的心跳与大海的浪涛那么和谐！站在这个高度上，她更加懂得了自己肩膀上所负

担的使命，只见她镇定地戴起面罩，操起焊钳，点燃了第一朵璀璨异常的宝蓝色弧光，为战友们开辟了前进道路……

风来了，雨到了，四周凌空的柱子在索索颤动。不满一尺的木架工作台，象吊在空中的小船，激烈地晃荡着，犹如飘摇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她手不颤，脚不软，用雨布一遮，让焊钳依然喷吐火焰、飞珠溅玉！她手上的焊钳，象一枝彩笔，在历史的画卷上，添上绚丽的一笔！

亲眼见过这样一场惊心动魄斗争的我，如今面对这千万朵弧光银花，却又想到了我国古代的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想起了那个“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湮于东海”的精卫，想起了“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女媧。我想，在上古，我们有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投入了“补苍天，正四极，杀黑龙，止淫水”的战斗，精卫与女媧，就是在那一场又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代表，被后世人民尊之为“神”，登上了“英雄”的宝座。从女媧的时代到今天这幅巨大而瑰丽的历史画卷，是我们千百万劳动人民，用汗水描绘出来的！

我欣喜地思索着，身后传来了女工们清脆的笑声。看来，她们已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我走过去，原来她们正讨论着一个新的问题：“怎样加快历史的进程？”

这问题更有意思！我问：“谁提出这个问题的？”

“李薇。”

哦，还是她呀。站着的高个子姑娘对我说：“锅炉上‘二万五’的任务可紧呐。李薇说了，我们上！……”

我懂得她这话的意思：这个锅炉非同一般，它是我国目前为数还不多的高温高压锅炉之一，身躯上有几万根口径大小不一的合金钢管子，连接起来，可以从上海通达北京！要象人体血管一样焊成一个整体，

这二万五千个焊口，个个都是高温高压焊口。

我情不自禁地对这几个活泼健朗的姑娘说：“你们真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个女工爽朗地说：“你说我们是创造者，可那一位对我们不放手呢！”

不用明说，我猜想她所指的“那一位”，就是那个“手捏一把汗”的技术干部了。

那个圆脸蛋的女工绘声绘色地学着腔调说：“这‘二万五’，技术要求太高了，太高了！”听，多么熟悉的腔调！

“这‘二万五’的技术要求是高的。”站着的高个子女工向我介绍，“你知道这高温高压焊口吧？高温，高到摄氏四百度；高压，高到钮扣般大的一个焊点上要承受比大气压高二百五十倍的压力。技术不高，是要出大事故的。在过去，高压焊工要以总工程师为首的什么委员会来主持挑选。可是，今天还有人想拿这来卡我们呢！嗨，我们的李薇却冲着他问：‘你只看到技术要求高，不看看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高！’听听，这可是斗争啊！”

是的，我曾听电焊工们揭露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工程处选拔高压焊工，是完全照搬外国一套规程的，在这个工程处里，十七年只出了一个女焊工，问题就是这么实在！你听，女工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哼，工程技术要求越高，思想亮相也就越彻底了！照那一位的眼光，这工地的焊工中够格上高空的能有几个？要攻下这‘二万五’，至少要三个春秋！哪里说得上大干快上，哪里说得上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呢？！”

“要推动历史飞快发展，就要扫清这些拦路虎！绝不让修正主义的破烂挡道！”

“李薇给他糊了一张大字报，真痛快！”

是的，我知道，这张由李薇执笔的大字

报，是她们向新的高度进军的宣言！标题就是：《历史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提出了“无级工”吃下“两万五”的口号。

不是么，这张大字报一公布，工地党委十分重视这场尖锐的思想斗争，全力支持李薇她们向新的“高度”突破，让所有的青年焊工投入了技术大练兵。那情景无异于大海的怒涛，汹涌澎湃！那还是烈日喷炎的八月，李薇和她的伙伴们冒着盛暑，整天钻在工棚里蹲着，跪着，躺着，苦练平焊、竖焊、仰焊的全姿势焊接本领。腾腾的烟雾，灼热的弧光，淋漓的汗水，看着这场面就会使人想起当年黄洋界上的炮火，淮海战场上的硝烟，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而今天这场战斗，和当年那些斗争具有同样的意义啊！就这样，她们送走了一个个沸腾的短夜，迎来了一个个战斗的黎明；就这样，她们掌握了多种钢号多种口径的焊接本领，把多少个电焊“高度”跨越。

我朝那璀璨的高空望了一眼：那里有多少个李薇在战斗啊！

“跟我们看看去吧！”一个女工招呼我：“那位‘手捏一把汗’的同志今晚检验来了！……”

那高个子姑娘抢着说：“来吧！我们生来就欢喜同这些人较量！我们要用事实证明他手里捏的是一把虚汗。历史，对这种人是无情的！”

是的，斗争还在继续，但是我坚信李薇她们的步伐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

坐在海堤上的青年女工站了起来。我和她们边走边谈之间，夜幕已悄悄地笼罩了大地，高空的焊花又增多了，闪烁成一片，恍如随着春天的脚步开放的艳艳山花。

啊！这烂漫山花般的弧光，又使我想到了历史上的那些“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神话故事，想到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

（下转 69 页）

海 滩 路

李 振 国



唧、唧——“汽车运输，全靠公路；无路开车，难行寸步。”这是一般的普通常识。但是，上海汽车运输工人为了在东海之滨建设一座大型石油化工厂，他们打破懦夫懒汉思想，让汽车飞奔在沙松泥烂的海滩上，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闯出新路。

一九七二年年底，正是寒冷的隆冬季节，可是在海滨工地的沙滩上，却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原来，为了工业建设不占用农田，一座巨大的石油化工厂要建造在海滩上。首要的问题是筑大堤，把滔滔的海水挡住，围出建厂的基地。几万名围堤工人决心抢在春汛到来之前，把十多里长的大堤筑好，要不，整个工程就得推迟一年。你看，海滩上一字儿插着几十面红旗，在朔风中猎猎翻卷，工人们有的手推小车，有的肩挑竹筐，搬运筑堤用的大石块。听，嘹亮的劳动号子和沉重的打桩声混成雄壮的乐曲。

这时，这海滩上走来了两个人。一个四十开外的年纪，中等身材，长得十分壮实，仿佛象充足气的轮胎，满是劲儿。两只

明亮的眼睛放出兴奋的光芒。他是参加工程大会战的汽车运输先遣队队长，名叫鲁志祥。这支先遣队的任务，就是负责把几十万吨材料送进筑堤工地。按理说：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而现在工地上的情形恰恰相反，是人马等石料。工人们为了不让围堤耽误一分一秒，宁愿肩挑手推，走几里路，把百来斤重的大石块穿过海滩运到工地。这种积极奋战的精神真叫人钦佩感动。作为建设“先行官”的运输工人，面对这种情景，心里怎能安宁！老鲁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里大干一场。走在后面的一个叫苗文华，和老鲁差不多年纪，是先遣队的副队长。此时苗文华正小心翼翼，专门拣比较干燥的地方走着，还不时用脚在海滩的沙泥地上蹬几下，似乎要试试这海滩结实不结实。走着走着，苗文华心里仿佛挂上了个秤砣，越来越沉重。这海滩无遮无拦，潮水每天涨落两次，潮来一片水，潮退烂泥滩，东一个洼坑，西一汪积水，布满了蜘蛛网似的小沟小溪，怎么能够跑汽车呢？老鲁见苗文华一步一停，满脸愁

云，便故意笑嘻嘻地逗他：“老苗，你看这海滩，坦坦荡荡一大片，既无房屋又无坡道，比人民广场还宽阔，开起车来油门注足，条件真是太好了。”这话真叫苗文华气也不是，笑也不是。他望望鲁志祥开朗的脸，心想老鲁这个人真是“引擎一发动，就要往前冲”，整天把“注足油门”这个口头禅挂在嘴边。眼前，走在这海滩上，也得“松松油门”啰。苗文华禁不住开了腔：“老鲁啊，俗话说：‘上山要有路，过河要有渡；海滩跑汽车，从未听说过。’”说着，他用脚狠狠蹬了一下，“噗嗤”一声，那脚陷进了沙泥。鲁志祥一个箭步上前扶住他。苗文华使劲把脚拔出来，低头一瞧，只剩袜子还套在脚趾头上。他尴尬地提着这脚，窝囊地说：“看哪看哪，人都要陷，还经得住汽车压！我看，要完成运输任务，非得先筑几条给汽车走的路不可。”老鲁抠下身，把陷在泥里的鞋挖出来，把粘在上面的泥刮掉，帮苗文华穿上，直起身说：“困难是有的，但是筑路会耽误围堤的进度，给整个工程带来更大的困难。老苗，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河翻不过的山，我们一定要让汽车走海滩。”说着，他蹲下身子，用手在白花花的沙泥地上划了几下，心想海滩经过海水不断的冲刷，压得比较坚实，可是，老苗的脚为什么会陷下去呢？……

突然一阵爽朗的招呼声随着海风吹来，老鲁抬头一望，一个老农民已经站在眼前，老农民指着沙地说：“同志啊！你别看这些拱起的地方好象干燥，其实正是淤泥堆成的，最陷脚。”鲁志祥尊敬地望着老农民。这位老人久经风霜的脸上爬满了刀刻似的皱纹，微眯的眼睛在浓黑的眉毛下闪烁着光采。苗文华却疑惑地打量着老人，刚说出：“你怎么知道……”老农民却呵呵地笑着说：“就是海滩上的小螃蟹也认识我哩！”鲁志祥立刻喜爱上了这个快活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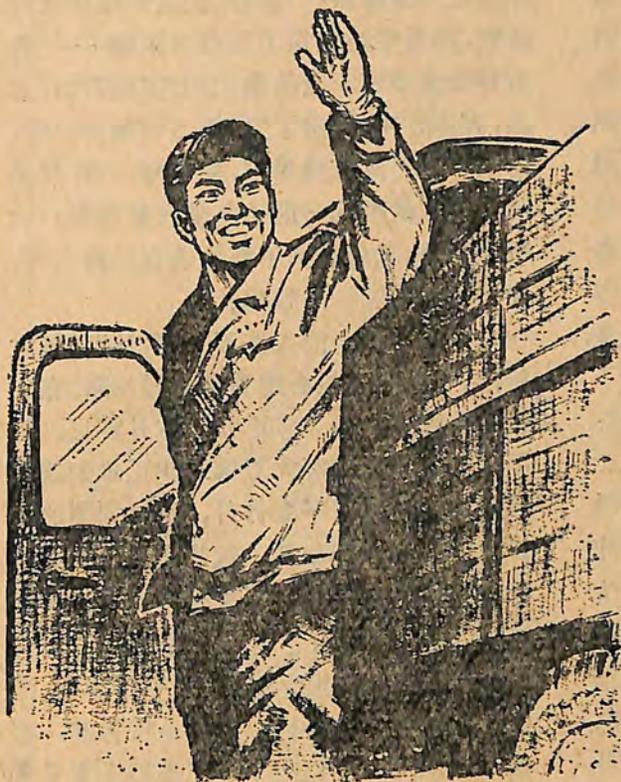
趣的老人。老人听说老鲁、老苗俩是汽车运输队的，高兴万分地说：“你们大汽车一来，材料运输就不成问题，海堤一定会筑得又快又好啦！”这当儿，一个小伙子急匆匆地跑来对老人说：“海大爷，涨潮了，我们队长请你去当一当顾问。”老人迈开大步，矫健地跟着小伙子走了。鲁志祥紧追几步，冲着老人的背影：“海大爷，我们以后也要请你‘顾问顾问’啊！”“好——”海大爷的声音渐渐远去。

老鲁激动地对苗文华说：“在这形势下，我们没有理由畏缩不前……”

“哼，”老苗悻悻地说，“汽车想跑海滩，除非装上履带。”两个队长的意见，好比黄牛水牛角——对不上头。

傍晚，全运输队二三十个人团团坐在一起，围绕海滩上能不能跑汽车的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人说，早先谁也没有在海滩上开过汽车，心里没有底。大多数同志表示，学习大庆人，克服困难上。有人说：“我们支援过各地的建设，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走南闯北，从来就不相信没有路！”鲁志祥觉得同志们的情意是多么的滚烫，可是，苗文华却是另一番心情，总认为要把汽车开进海滩，就好像赶鸭子上树——难。他猛地站起来，指指窗外茫茫海滩，说：“这海滩上根本就没有路啊！我的师傅！”鲁志祥一把拉苗文华坐下：“老苗，我说有路。”“在那儿？”“在这里！”老鲁指指自己的脑袋回答，“毛主席早就指出过，就是艰苦奋斗的路。这条路，我们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为了抢在大潮汛前头使大堤合龙，我们就要‘注足油门’干哪！”他那句熟悉的口头禅掀起了大伙儿的劲头。老鲁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钢铁般的誓言：运输工人不怕难，定叫汽车跑海滩！

老鲁根据大家的建议，打算在海滩上先搞一次空车试跑。苗文华看到大多数同



志赞成，也就只好勉强同意。

第二天清早，天刚蒙蒙亮，全队二十辆车已排在海滩边了。谁都想争取第一个把车开进海滩。鲁志祥喜悦地看着精神抖擞的老师傅和跃跃欲试的青年人，一阵激动涌上心头。苗文华悄悄地在鲁志祥的耳边低声说：“少去几辆车，当心出事。”老鲁扫视了一眼从脚下延伸到大海的海滩，心想这是第一次跟它打交道，老苗的话也有可取之处，于是对大伙说：“今天先出三辆车试试。”说罢，举起右手朝前一推，喊声“出发！”就跳进1号车，发动了引擎，喇叭一掀，“嘀嘀！”一马当先驶进海滩。后面，2号车和3号车也“呼——呼”紧追。海滩上随即翻出两条明显的车辙，在车轮下伸展出去。留下的司机们都觉得手痒难耐，也想开着自己的车到海滩上去撒撒欢。

苗文华实在放不下心，觉得自己是副

队长，不应该处身局外。所以，鲁志祥他们前脚走，他后脚开着4号车，紧追上去。哪知这海滩远看平平坦坦，其实有的地方坑坑洼洼软得象面团，有的地方硬硬梆梆，象一棱棱的洗衣裳搓板。车子东歪西扭，左摇右摆，一颠一颠，仿佛小舢板似的。苗文华坐在里面，屁股在座垫上滑来滑去，一弹一跳。他加大油门，追赶着前面的车。苗文华肚里在思量，前面开过车的地方，地面一定会越压越实，就一门心思地顺着前面的车辙开。没料到，“呼——”一声，糟，车轮突然打滑。苗文华暗暗叫苦，赶忙踏下离合器，说时迟，那时急，车子反而停住了。任凭苗文华换排档、踩油门，使尽十八般武艺，车轮还是在原地空转，两对后轮越陷越深，直冒烟气……苗文华额角上渗出豆大的汗珠，慌得无

计可施，忙鸣喇叭，发出“嘟——嘟——”两声长音。

鲁志祥听到后面传来预定的告急信号，马上刹住车，伸出头一望，见4号车陷住了，赶快掉转头头开回去。鲁志祥把车开到4号车旁，苗文华一见鲁志祥，真是火冒三丈，跳出驾驶室，拉开嗓门叫道：“我早就料到是这么个落场势！海滩上跑汽车，就是剃头用菜刀。”这种火发得实在不上路，陷进去的车又不是别人开的，是你苗文华自己开的么。想到这里，苗文华更是恼羞成怒。鲁志祥看出苗文华的情绪不对，本想说他几句。但现在不是时候。老鲁一会儿跑到4号车前头，看看它前面三辆车碾过的车辙，一会儿跑到4号车后面，看看它后面的车辙。心头一亮：为什么前头后头翻起的泥浆不一样？他捞起一把放在手里捏捏，觉得后面的比前面的要粘。他把

自己的发现对大家说：“同志们，这海滩路可有自己的性格，车轮压过，沙层下面潮湿的泥土翻露出来，开过的车一多，就好比和面粉，越和越粘啦。”苗文华一听，暗暗佩服鲁志祥。他连忙跑到车前，挂上一根钢丝绳，分出两个绳头圈子套在2号车、3号车的尾钩里。苗文华手掌朝下一按，三台引擎齐声鸣叫起来。只见轮子转，不见车子跑，鲁志祥一看赶紧叫：“熄火！拿草包垫车轮！”苗文华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脸色比生了一场大病还难看。心想：这种地方，哪里来草包？老鲁却已跳上1号车，举起一捆金黄色的草包。苗文华呆住了：鲁志祥是在变戏法？原来鲁志祥昨夜睡不着，设想了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为了防止车轮打滑，他一大早就把垫床的几只草包放在车上。苗文华喜出望外，忙接过草包，在4号车的车轮前前后后铺起来。鲁志祥上了4号车驾驶室，换进倒车档，几辆车一齐加大油门，引擎隆隆吼叫，塞在车轮下的草包被卷抛出来……嗨！4号车终于被拖出了陷坑。

空车试验以后，鲁志祥发动大伙总结海滩跑汽车的一些特殊规律，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汽车开进海滩里，注足油门不能停。前车开过沙滩松，后车必须改道行。”总结会一结束，大家分头进行装运。苗文华嘴上不说，心里想：“海滩的‘滩’字怎么写，‘难’字在后面。”

装运工作开始了。围堤工人们见了，有的翘起大拇指说：“你们一车装的，比我们几十个人挑的还多。”有的兴高采烈地讲：“这下子，筑堤速度大大加快啦！”

鲁志祥正细心地开着1号车，突然一震，车子一个倾侧。老鲁赶紧刹车跳出车一看，发现左轮子陷得比右轮深得多，不能再朝前开了，他扒开车轮旁边的沙泥，细细地揣摩着。这时苗文华气呼呼地跑来了，把头

摇得象个拨郎鼓：“你看，这回是你自己开的吧，我看还是先筑了公路再运输……”鲁志祥望着萎靡不振的苗文华，正想开口，忽然，有人呼叫“涨潮了”。鲁志祥凝神一听，海水发出了阵阵喧嚣声，朝大海一望，只见吐着白沫的浪花一道一道跳跃着涌来。一听这潮声，老鲁想到了那位老农民海大爷，决定去找他当一当顾问。

海滩工地上的人差不多都认识海大爷，一个青年人热心地为鲁志祥领路，在一带低洼滩上，海大爷正在插竹片标记。听了老鲁的来意，海大爷说：“我正想去找你唠唠呢。”海大爷手拿竹片，比比划划的告诉鲁志祥，几十年前，这片海滩上曾有一条东南走向的水沟，后来经过多年的潮涨潮落，慢慢埋平了。海大爷举起竹片向前一指，“你看，这儿表面看来，平平坦坦，滩地下面可是各色各样。有的是铁板沙，有的是软淤泥。你们的车可能是陷进那条水沟了。”鲁志祥问明了这条暗沟的长度，估摸自己碰到的地方就是这条沟了。海大爷说：“明天，我跟你去看看，把那条暗沟标出来，以后你们小心点儿。”鲁志祥想了想，说：“沟很长，绕着走，也不是妥善办法。我看，是不是可以搭条便桥，鲁志祥把设想说了一遍，海大爷连声赞道：好！这办法好！”

老鲁回到车队，天已黑了。虽然他走了不少路，晚饭也没吃，但心里感到喜滋滋的。走进办公室，却不见苗文华。一问，原来苗文华到指挥部去要求筑公路了。鲁志祥感到这场会战不仅仅是生产仗，更是思想仗。他想到，苗文华尽想走现成路，主要是懦夫懒汉思想在作怪，这几天一直没有空找老苗谈谈心，今天倒是一个机会。鲁志祥抽空，写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刚贴到壁上，苗文华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鲁志祥一看他的神态，就知道指挥部没同意他先

广播员的话

胡明海

如今干咱这一行，
说实在，可真难啦！
你看这刚采到手的新闻，
没眨眼，却起了变化——

这儿：混凝土工怒批“上智下愚”，
不等播出，他们就创造了烟囱浇捣“顶升法”；
那里：打桩队连夜突击，
电话传来，他们把新任务又给拦下……

不是我采访不及时，
不是我报道出偏差；
这工地大会战的速度呵，
真没法用时间记算它！

哎，咱播出的新闻老是不新，
音速永远赶不上他们前进的步伐。
工地就象奔腾的春潮后浪推前浪，
叫我广播员，真是高兴得没办法！

筑公路的要求，便指着新贴上的语录说：“老苗，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苗文华一看，上面写着：“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流血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老苗认得出，这是鲁志祥的手笔，毛主席的这一段话，正中了他的要害。从这儿开始，鲁志祥和苗文华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苗文华反复地思忖着，莫不是自己确实沾上了懦夫懒汉的思想？他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清晨，东方才发亮，海大爷就来了。鲁志祥抱起一捆小竹笋，一起来到1号车遇险的地方。把这条三米宽的暗沟用小竹笋标出来。鲁志祥作指挥，海大爷当顾问，全队同志热热闹闹地搭“便桥”……苗文华迟到一步，放眼一看，心头一震。哦，

老鲁说的“便桥”确实好，在那条暗沟里铺了条石道，开车再也不受暗沟的威胁了。苗文华激动地跑上去，先跟海大爷握手，随后抓住鲁志祥的手，望着他熬红了眼睛，抖动着嘴唇说：“老鲁，这回我明白了。这海滩路，就是艰苦奋斗的路。”

鲁志祥深情地望着战友，语重心长地说：“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路，会有路；没有这种精神，有了路也会走错道。”

在鲁志祥带领下，汽车运输先遣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战胜重重困难，在围大堤的战斗中，提前完成了运输任务。这真是：运输工人有干劲，海滩路上闹革命，艰苦奋斗方向明，车轮滚滚向前进！嘟、嘟——

（插图：方向明 题图：陈达林）

工地指挥部

范 垦 程

一层芦花席，几束粗毛竹，
搭起工地指挥部的小屋。
谁说它狭小、简陋，
它紧连着十万大军跳跃的脉搏！

井架、炼塔围在四周，
象挺立的哨兵一样威武；
笑声、歌声飞向八方，
一批批新战士又来报到进驻。

炎夏，闯进多少支请战队伍，
决心书上还滴着滚烫的汗珠；
隆冬，涌进多少阵报喜锣鼓，
敲得气温也升高十度！

高空飞舞的电焊花溅上了小桌，
远处紧擂的打桩声震开了窗户，

勤快的车马驮来晨光，
粗劲的吊臂拉起夜幕。

蓝图前为什么风吼雷鸣？
战士正在清算修正主义路线的罪恶；
把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踩在脚下，
把“自力更生”四个金字镌在心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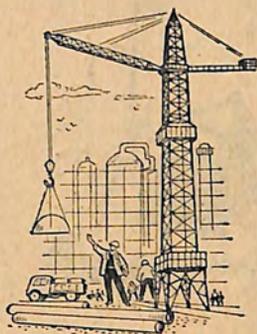
灯盏下为什么这样热烈？
“一班人”又在攻读马列的书；
老将焕发出战斗青春，
新兵更增添革命觉悟。

让工人阶级再创一千个纪录，
让伟大工程再迈一万个阔步；
战斗的工地指挥部呵，
日夜铭记着全国人民的叮嘱。



哨 音

——献给年轻的起重班长



徐 如 麒

“瞿——！”一声短促、清脆的哨音，
是谁呀，第一个迎来工地的黎明？
塔吊的巨臂，扫落了初冬的寒雾，
高大的油罐，耸进了蓝天、白云。

霞光里，是你！年轻的起重班长，
挥动小红旗，庄严地发出起吊命令。
祖国又一个新兴的工业基地，
正在你的哨音里隆隆诞生……

你呵，指挥吊装过多少高炉、炼塔，
你呵，指挥吊装过多少大梁、楼顶。
一只银色的哨子挂在胸前，
天天抒发着你继续革命的豪情！

“瞿瞿瞿”，响在江南、塞北，
伴着深山里的溪流日夜喧腾；
“瞿瞿瞿”，响在大河上下，
去和密林里的候鸟竞报春信。

每当哨音在哪里消失呵，
哪里便会萌发出新的声音。
溪流处，看油海、煤浪齐奔腾，
鸟喧处，听马达、汽笛在争鸣！

哨音呵，是起重班长独特的语言，
它预报着祖国建设的喜讯。
一声声，永远回响在沸腾的工地上，
报告着社会主义在胜利地前进……

战 烟 囱

(数来宝)



司 马 力

- 合：建筑工人英雄汉，
批林批孔促大千。
东海之滨人如潮，
风流人物看今朝。
- 甲：大学习，大批判，
大工程就要大会战。
- 乙：泥刀飞舞桩机吼，
双手托起厂房和高楼。
- 甲：重点项目发电厂，
电厂工地好景象：
- 乙：塔吊、井架几十米，
往下看，大卡车成了小蚂蚁。
- 甲：几十米，不稀奇，
大烟囱叫它们小弟弟。
- 乙：（白）哟，这么高的烟囱啊？
- 甲：烟囱身高一百五十米，
两座国际饭店不能比。
- 乙：大烟囱立在海边上，
检阅东海千层浪。
- 甲：白云在它腋下飞，
到“月宫”只要一抬腿。
- 乙：（白）造这样高的烟囱起码要一年罗！
- 甲：（白）一年要造四座半。
- 乙：（白）怎么讲？
- 甲：抢速度，赶时间，
计划要求一百天。
- 乙：（白）不行，不行，时间太短了。
- 甲：工人阶级觉悟高，
一百天还嫌太长了。
献计献策齐努力，
八十天已经足够哩！
- 乙：（白）了不起，了不起，
你们用的啥办法？
- 甲：路线为纲立大志，
造烟囱采用了新工艺。
- 乙：新工艺，有意义，
请你介绍说仔细。
- 甲：要介绍，很简单，
你去给我拿把伞。
- 乙：（白）没下雨，拿伞干么？
- 甲：油压滑模新工艺，
和伞的原理差不离。
操作平台象伞顶，
烟囱象个大伞柄。

伞柄上面装油泵，
顶着平台直往上。

乙：相成相辅不分离，
辩证法用得有道理。

甲：大伞一天撑几撑，
烟囱长高成巨人。
操作平台凌空挂，
不用再搭脚手架。

乙：不用再搭脚手架，
施工怎么上和下？
噢，对！用直升飞机是个好办法，
腾云驾雾气魄大。

甲：言归正题别打岔，
哪有功夫跟你说笑话。
哎，烟囱上下坐电梯，
安稳胜过沙发椅。
你瞧咱们赵师傅，
宽肩厚背好威武。
(白)“喂，是。行！上。好，注意！”

乙：(白)“喂，是。行！上。好，注意……”
听了半天弄不懂。

甲：赵师傅紧握报话器，
上下联络指挥大战役！

乙：(白)赵师傅是谁呀？

甲：工人出身的技术员，
电厂工地的指挥员。

乙：战烟囱是个政治仗，
赵师傅战斗在第一线。

甲：对！赵师傅路线斗争记心上，
那一天战鼓未响队前把话讲：
“工人阶级永远跟着毛主席，
自力更生创奇迹！
破除迷信敢创新，
决不跟在洋人后面搞爬行！”

乙：走新路，不平坦，
惊涛骇浪要敢闯。

甲：有人守旧不向前，
赵师傅展开斗争面对面。

乙：“搞革新，要条件，
咱无设备，无经验。”

甲：“依靠群众路一条，
没有条件咱创造！
工人、干部、技术员，
三结合小组来钻研。”

乙：“老办法保险又牢靠，
不能刚学会走路就想跑。”

甲：“不但想跑还想跳，
恨不能长出翅膀那才好！
有群众支持党领导，
就不怕弯路和摔跤。”
赵师傅壮志冲云霄，
八十天定叫烟囱顶上红旗飘！

乙：新的战斗一打响，
赵师傅带领我们大干和快上。

甲：谁知平地起风波，
烟囱上升不显著。

乙：这耽误了时间费材料，
赶快改用老一套！

甲：倒退没有出路，没出息，
勇往直前定胜利。
赵师傅革命精神真焕发，
发动大家细观察，
里面到外面，爬上又爬下，
烟囱这才说了知心话：
“上升的速度要提高，
给我换上新材料。”

乙：我一听，吓一跳，
这分明是在开玩笑。
工人按照图纸做，
怎么能把规矩破。

甲：你要抬头看前方，
不能墨守旧规章。
工人是工地的主人翁，
革命、生产记心中。

乙：新材料，试试看，
我可给你们捏把汗。

甲：斗争才能得胜利，
烟囪继续升上去。
一米五、一米七，
一米九、二米一。
新材料，效果好，
象芝麻开花节节高。

乙：我一看，不得了，
工人们吃饭都忘掉。

甲：叫同志，不要紧，
炊事员把饭菜送到烟囪顶。

乙：海带熬汤放虾米，
脆生生的海蜇皮。

甲：烟囪只有两米就到顶，
还要再加一把劲。

乙：电厂工程快马又加鞭，
要求烟囪任务再提前。

甲：（白）这一天，老天突然翻了脸，
脸一沉，大吼一声轰隆隆，
眼一挤，倾盆大雨往下冲，
鼻一哼，两道电光裂长空，
嘴一张，吹起一股龙卷风。

乙：（白）老天也要来考验咱们罗！

甲：赵师傅带咱闹天空，
胜过当年孙悟空。
风骤雨狂何所惧，
与天奋斗乐无穷。

乙：（白）你快讲讲这场与天斗争的硬仗！

甲：（白）那时刚开始浇捣混凝土，要是不
抢时间造好，耽误烟囪进度事小，还要
影响工程质量呢。
赵师傅冒着风雨上烟囪，
沉着指挥战高空。

乙：老将不减当年勇，
耸立高空斗老龙。

甲：赵师傅顶风冒雨斗志高，
建筑工人号子声声震九霄。

乙：眼看烟囪快要造到顶，
老天爷败阵不甘心。

甲：临逃还要耍威风，
一阵霹雳过长空。

乙：轰隆、咔嚓象炸弹，
一根电线劈两段。

甲：一头落在我身边，
乙：一头搭在平台外边沿。

甲：（白）同志们，不要动。

乙：赵师傅为了钳电线，
大半个身子空中悬。

甲：就在这时突然又“呼”的一阵风，
赵师傅身体腾了空，

乙：（白）赵师傅，他……

甲：幸亏他身上有根保险绳。

乙：（白）多险啊！

甲：我急得捏了两把汗，
赵师傅却说这是“家常饭”。

乙：革命就得加拼命，
要把老天威风来扫净！

甲：平台上面望北京，
毛主席教导记在心。
平台上面放眼量，
我看到五洲三大洋。

乙：老天甘愿拜下风，
晴空万里见英雄。

甲：赵师傅形象真高大，
比烟囪高出一米八。
大烟囪七十四天就建成，
建筑工人多快好省向前进。

乙：大烟囪，冒白烟，
电厂提前发了电。

甲：马达唱，汽锤跳，
机器鸣，喇叭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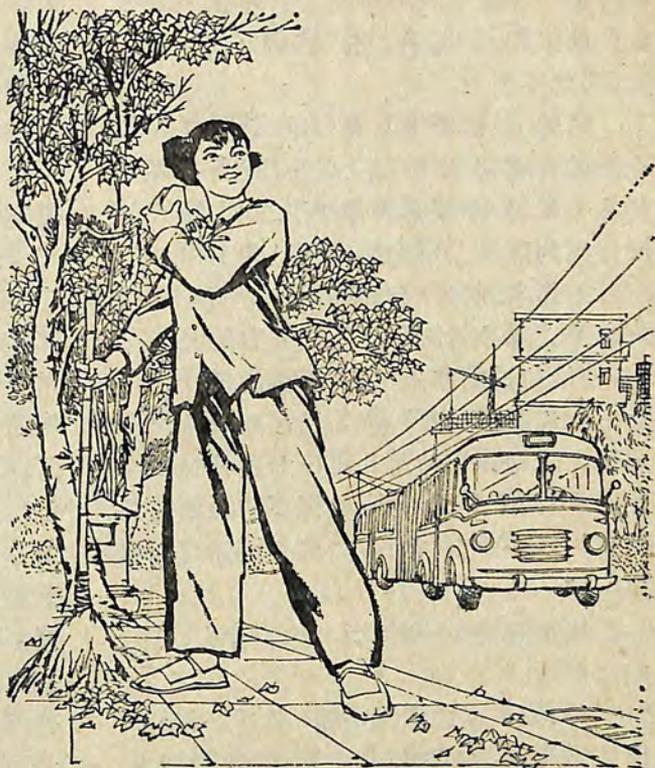
乙：电焊银花在闪耀，
东海浪涛拍手笑。

甲：赵师傅双手又把新图展，
前程壮景光灿灿。

合：让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继续革命永向前！

朝阳升起的时候

吴若春



后，出现了一条被打扫得十分清洁的马路……

姑娘的名字叫金松伟，她是个刚离开校门不过一年的中学生。

这会儿，松伟已经扫到了大街东端的尽头。她把最后一畚箕垃圾倒进车斗，解开围在脖子上的毛巾，往脸上擦着，喜悦的笑容，在她眉梢上跳跃。她让扫帚倚在肩头，贪婪地朝前望去，强烈的自豪感和幸福感顿时在心头交织着。她看不厌这幅朝夕相处的熟悉景色，每天工作完毕后都要站在这儿出一会神。

有一次，和她同时进站的战友林晓黎好奇地问她：“你在看什么呀？这么入神！”金松伟反问道：“每当你扫完一条马路，你有什么想法？”

“那有什么想法，多平凡的劳动！”

“为什么老是说‘平凡’、‘平凡’呢！”金

季节已是秋末冬初了。

黎明之前，寒风在街上徘徊不停，一阵紧一阵，直吹得树枝儿打架，叶子纷纷扬扬落了一地。对清洁工人来说，正是一年之中工作最吃重的时际。

可有人却特别珍惜这样的季节，把它当作锻炼自己的最好机会。你们看，每天清晨，当对面的高房子披上第一道霞光时，在那马路的尽头，就会出现一个中等个子、肤色红润的年轻姑娘。她挥着一把扎实的扫帚，一步一扫，动作是那么熟练，姿势是那么自然。她不时地把扫帚往前直扫，又不时用扫帚尖儿灵敏地点进街中间的缝隙，把散藏在各处的树叶、纸屑、垃圾集中在一起。随着她步履的向前延伸，在她的身

松伟掠一掠额上的头发说：“依我看，只要我们的工作，对社会、对人民有好处，有意义，那就不平凡。”

是的，金松伟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当她佇立街头，眼望着满街的灰尘积屑，都被驱除得一干二净，她从心里感到高兴，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

松伟来到另一条马路，抬头一看，只见林晓黎正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捏着扫把，在她扫过的路上，仍有不少的树叶在路面上捉迷藏。她呀，准是又在和扫帚闹矛盾了！金松伟忙跨上几步，走到林晓黎身边，一面俯下身子，把晓黎脚下的垃圾往畚箕里扫，一面亲切地说：“晓黎，你看看你身后！”

林晓黎回头一看，说：“这有什么，那是叫风刮的！”

“扫地也得注意风向嘛，你看，今天的风往这儿刮，那我们就要顺着这个风向扫。”松伟带劲地打着手势，“这是俞师傅教我的。他还说，这一带饮食店、食品店一引接一引，要是我们让灰尘扬进去，想想看，对得起谁啊？”

林晓黎反感地说：“我们的职责，就是扫垃圾，照你这样说，还得为饮食店、食品店的清洁负责？”

松伟见晓黎不耐烦，就说：“看你很累的了，歇上一会儿吧，我再往前边扫。”

谁知这话触犯了晓黎的自尊心，她立时板起脸来，生冷横气地说：“我负责的三百米路面，已扫过三遍。垃圾，是自然界的产物，我不能保证一点也没有！”说着，别转身，一溜烟似地跑了。

松伟看着晓黎远去的背影，心情沉重起来。林晓黎本来是在另一条路上工作的，因为那儿有所中学，里边好多同学是她所熟悉的，因此，她一再要求调到松伟后边的路上来工作。这件事被松伟严肃地批评

过。在松伟看来，这不单纯是个爱面子的问題，而是件敢不敢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大事！她向林晓黎敲警钟：“我们不能只晓得把自然界的垃圾扫清爽就行了，我们还要时刻注意清扫自己思想上的垃圾。要多想想我们这把扫帚的作用和份量。”

金松伟，这个昔日的红卫兵，今日的团支书，专爱到最能磨炼自己意志的地方去工作。比如说吧，松伟刚进站时，有的好心的领导照顾她，把她安排在工作量最轻、离家最远的一条小路上。没几天，她了解到了所以这样安排的奥妙，她的心里很不平静。她深深地意识到：旧传统观念在人们的脑子里还留有一定的影响，而这影响，恰又是一小撮坏家伙插针的缝道。她心里暗暗下着决心：一定要把这些“缝道”堵起来！扫自然界的垃圾，是一项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扫思想上的垃圾，就不那么容易！于是，就在那天工作完后，她来到了那位好心的领导面前，要求调换她的地段。这位领导问她：“你准备到哪里？”松伟说：“就到我家门口那段路上。”这位领导疑惑地看了一眼松伟，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把语调放得缓慢地问：“那儿，路有这么宽，人又这么多，还有……能行？”“能行！”松伟十分自信地让拳头在胸前习惯地一挥，铿锵有力地说：“你放心吧，我们青年人，一定能用自己的行动，用革命的铁扫帚，把思想上的垃圾同自然界的垃圾一道扫进垃圾箱！”……

现在，金松伟一面帮助林晓黎补扫着，一面心里翻上腾下地想心思：如何帮助自己的战友一起前进呢！

二

金松伟清理完这段路面，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她决定去找林晓黎谈谈心。刚刚穿过横马路，就看到林晓黎正和一位穿白

工作服的饭店服务员在争吵，四周围着许多看热闹的行路人。只见那位服务员温和地说：“小同志，你火气为什么这么大呢？我只是请你扫得轻一点，只顾自己扫，不管灰尘飘，这哪能行？”

林晓黎不服气地说：“你这位老同志也真是，灰尘总是要飘的嘛，我有什么办法！你要是能禁得住，你禁给我看看！”

服务员严肃起来了，说：“照你说，只顾自己扫，不管灰尘飘，这还是应该的啰？别忘了，我们做的是给工农兵吃的馒头！”

晓黎听着，不自在地站在那里，想要开口辩驳，但又找不到充足的理由。那服务员稍微抑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又说：“我们都是服务性行业，我们所想、所做的，都应从如何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出发。这些道理，我以前懂得并不深刻，是你们站里的小金同志，她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启发我，教育我。她经常到商店征求意见，改进扫地办法，尽量不让灰尘飘进店里，在这街上，有谁不夸奖？我要好好向她学习！你也要好好学习她啊！”

“不，我应该向你们学习！”说话的是金松伟。她朝前迈了一步，显得很沉着、很老练，握着那服务员的手，激动地说：“陈阿姨，你们对工农兵这样负责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最近，我们清洁管理站正在发动群众，讨论研究征服在这种季节出现的灰尘乱扬的有效办法。陈阿姨，你不仅要给我们多提意见，而且还要为我们多出主意！咱们约个时间，最好就在明天，我们到你们那儿开个座谈会，怎么样？”

那服务员顿时乐了起来，兴奋地向四周的人群介绍道：“同志们，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小金同志！”说着，拍了下小金的臂膀，说：“我们举双手欢迎你们快来呀。”

人散开后，林晓黎大发雷霆。她冲着松伟问：“你这只好斗的公鸡，和人家斗，和

我斗，就是不和那些……”

“就是不和那些向我们提意见的人斗，对吗？”

晓黎把脚狠狠地往地上一跺，扯下口罩，脸色铁青，说：“这就是你最大的长处！”

松伟有点难过地说：“你对我有意见，爽爽气气的说嘛，不要这样呀！”

林晓黎咬咬嘴唇，下决心把憋在心里的话一倒为快了。她说：“大道理谁都能讲！可是……”她楞了楞，终于把心里的两句话冲了出来：“为什么非得让我站在马路上捏扫把，为什么我就不能干别的？”

听了林晓黎的话，金松伟不禁吃了一惊。待对方把话讲完，她静静地看了林晓黎足足有三分钟，然后才严肃而又亲切地说：“晓黎，我真不能相信刚才这些话会从你的口里说出来！我们清洁工人是打扫垃圾的，可是对于我们思想上的垃圾，哪些资产阶级的臭思想，我们也得时刻捏一把‘扫帚’才行呐！当然，要清除这种思想垃圾，比扫清自然界的垃圾还要难，需要我们艰苦地、长期地磨炼！”

晓黎听完，脸上比刚才又增添了一层忿忿的神色，她打开她那特有的仿佛连珠炮般的高嗓门，生硬地说：“你对我的帮助，我会记在心里。可你听着，当我工作的第一天，我就看到有个别的人有时向我挤眼，有时对我咧嘴，离我老远就仄着脸走，对这些现象，我一直忍着不响。可你，却要我问几个为什么。当领导上在我们这届青年中抽驾驶员，我多想打申请报告，人家也说，这是不可多得的好时机。可又是你，劝我在大街小巷上多留一些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脚印。三天前，当我没被批准成为驾驶员时，我真比挨上几棍都难受，还有那些流言蜚语，真让我的心凉得快要冻僵。记得我还告诉你，人家说我们要‘一把扫帚定终生’了，可你……嗨！今天，有人嫌我们灰

呀脏呀的时候，你不仅不反击她几句，反而向她表示感谢，我真弄不懂你为什么会这样？这难道……”

松伟望着眼前的战友，十分平静地说：“晓黎，我不否认这些现象，社会上硬是还有这么一些资产阶级的臭气嘛！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些现象呢？是屈服投降、消极逃避呢，还是应该挺身斗争呢？”

“这低三下四的扫垃圾，既然有前途，那就让你去斗争吧。我，不干了！”说完，晓黎果真挣脱了松伟抚着的手……

“晓黎！”严肃的喊声止住了晓黎的脚步，松伟第一次这样激动，她跨上几步，走到林晓黎身边，一字一句地说：“林晓黎同志，你必须清醒一下头脑，这样下去是很危险啊！”

林晓黎没有回答。

……

三

林晓黎站在阳台上，手扶着栏杆，茫然地望着蓝蓝的夜空沉思。风儿撩起她齐耳的短发，往她脸颊上乱扑，她毫不理睬，一动不动。

“不冷吗？来，快把这棉衣披上。”

“我不冷。”晓黎仍然望着远方，头也不回地说。

“晓黎，是我！”松伟一边说着，一边把棉衣披在晓黎的背上。

晓黎清醒过来了，不由感到身上一片温暖，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诧异地问：“是——你？”

松伟点点头，微笑着说：“是我。今天下午，站里发了新棉衣，你不在，我帮你领来了，穿穿看，合身不？”

晓黎只是往身上看了看，没说话。

“晓黎，你还在想上午的事吗？”

夜色中，辨不清晓黎是在点头还是在摇头。但一点可以肯定，她要比先前和气多了。松伟很兴奋，朝前挪了一步，和晓黎双肩紧并，亲昵地站在一起。她们没有说话，远望着。从这儿看出去，视野十分广阔——高耸的大楼，繁华的大街，矗立的烟囱，奔忙的汽车，加上那闪烁的灯火的陪衬，巧妙地交织成了一幅灿烂的图景。

“你看，”松伟情不自禁地感慨起来，拍了拍晓黎的肩胛说：“多美的城市！每当我看着，就有一股特殊的感情在胸中洋溢。这里也记着我们一份小小的功劳呢！”

“你说什么？咱们这么平凡的工作，也有功劳？”晓黎茫然地问。

“对，也有功劳！城市离不开我们，象一朵红花，没有绿叶来衬托，而是让它长在垃圾上，你说，会不会美丽？”

晓黎把头摇晃了几下，不由自主地说：“不，不会。”

“是啊，是不会美丽。那么我问你，一个比红花要美上几十倍、几千倍、几万倍的城市，没有咱们清洁工人为她打扫，让垃圾——‘是自然界的产物’，留在那里；让灰尘——‘是自然界的产物’，到处卷扬，你想，这又会成个什么样呢？”

“成个……”晓黎动了动脑筋后说：“当然不象样。”

“说得对啊！从前，你就是没有认识这一点，看到的老是一个我字。因此，在你的脑子里，除了个人不切实际的理想，就是嫌这个平凡、那个平凡，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该有的态度吗？在咱们国家里，各行各业，都是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奋斗啊！”

晓黎听着松伟的话，渐渐地心里内疚起来，慢慢地把头低了下去。

松伟继续说：“晓黎啊，我想你一定懂

了，你要不干的，不是扫垃圾，而是要不干一项崇高的事业！”

象一个炸雷劈在晓黎的心头。松伟的话倾听着真诚、恳切的热情。晓黎默不作声地沉思着，模糊的眼睛里，看到松伟在向她微笑。

就这样，她们沉默了大约有五分钟。突然，晓黎的耳边又响起了松伟的声音：“今天，为民饮食店陈阿姨向我们提的意见，非常宝贵，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晓黎，我们清洁战线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实行全面机械化，不久的将来，”松伟精神振奋地把手朝前方伸去，说：“党需要我们去当驾驶员时，我们能不能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高兴得只顾朝前开，不管方向斜呢？你一定会说不能！目前，控制灰尘的卷扬，果然是急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走出去听听群众的意见，这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好处。明天下午的那个座谈会，你应该去，也必须去！”

晓黎直瞪瞪地望着松伟，启动了几下嘴唇。对于林晓黎来说，这不是一个邀请，她想，如果自己去开会，这不意味着去向他们作检讨吗？往后的脸，又往哪去放？想到这儿，她终于声音略带打颤地说：“松伟，这个座谈会，我……，我不想去。”

对于晓黎这个回答，松伟是早就料到的。她将手搭到晓黎肩上，说：“今天下午，站里开了一个大会。会开得可有意义啦，可惜你没参加。如果你去了，保证会知道明天那个座谈会是多么重要。告诉你，今天会上俞师傅作了一个生动的阶级教育报告，真叫人听了不能平静！”

“哦？那你就讲给我听听吧。”晓黎说。

“好，我讲给你听。俞师傅是这样开头的，”松伟绘声绘色地说：“解放前，清洁工人身上要穿一件红马夹。这不是普通的衣

服，是件号衣，这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和铁链！那世道，哪有什么‘仁义’、‘忠恕’，简直是个人间地狱！帝国主义、封建把头、国民党反动派逼我们穿红马夹，为的就是目标可以显著，让那些走狗便于监视，让那些骂我们是‘垃圾瘪三’、嫌我们‘低三下四’的资产阶级老爷们，随心所欲地来欺侮凌辱我们。

“就是我们现在工作的这条大街，当时，就有一个工头专门监视。有一年秋天，好久没下雨，马路上灰尘铺地，到处飞扬。那天，俞师傅正在扫马路，只听‘哎哟’一声，原来是一粒灰尘吹进了一个穿西装人的眼里。这个人硬说俞师傅是存心和他作对，就把俞师傅红马夹上的号码抄了去。

“半个钟头以后，工头把俞师傅找到写字间，穷哥儿们一看苗头不对，一路跟了去，才使那走狗不敢下毒手。……”

松伟说到这里，晓黎大吃一惊，问：“后来，那条恶狗呢？”

“解放后，查出了这个走狗许多罪行，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真是大快人心！”晓黎松了一口气说。

松伟同感地点着头，用深沉的眼神打量了一下晓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晓得，一小撮阶级敌人，没落阶级的腐朽思想，是不能一下子就镇压得了的。这需要我们象扫垃圾一样，坚持不懈，每天去扫，不让它破坏祖国的美丽，不让它毒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沉寂了一会，松伟又热情洋溢地说：“我还是希望你去参加这个座谈会。今天，你没参加这生动的一课，明天，你还能放弃这第二课吗？”

四

翌日凌晨，晓黎很早起了床，穿上了新

发的棉衣，走出家门。一抬头，星星看不见，月儿没法找，孕着雨水的云群聚满天空。她生怕上班再迟到，就不赶回家去拿雨衣了，脚步，比刚才放得更快了些。

昨夜，松伟走后，晓黎躺上床后睡不着。翻来复去，浮想联翩，许多往事，全象发生在当天一样，历历在目。她想自己，更想松伟。松伟那样多的动人事迹，扣动着她的心，使她越想越不能平静。后来，她终于捕捉到了一样新鲜的东西，不，这不是东西，而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巨大的力量。它，蕴藏在松伟的胸中，沸腾着松伟的热血！松伟的行动和思想，她是不能和她比的。但是，为什么不能比，她一时又讲不清。比如前天，自己为了要面子，乘上汽车回避同学，而松伟，却在最最热闹的地方宣传卫生，这该怎么理解呢？她在被窝里红了脸，默默地命令自己，以后，这傻事千万不能再干了。说起傻事，她的心跳得更厉害了，近来，松伟做的好多事情，都被她认为是傻事啊，究竟是谁傻，那还用得着说吗？

一阵凉飕飕的北风吹过。她抬头看，自己已经到了小车间的门前。里边亮着灯，她振振精神朝前迈，一步跨了进去。

“晓黎，你来得这么早？”金松伟正在空荡荡的车间里一个人扎扫帚。

“不，比比你，又迟了。”晓黎谦虚地说。

“呵，听你说的。这么冷的天，你为什么还不戴口罩？”松伟关心地问。

“松伟，我——再也不戴了！”晓黎显得非常难过，用有点沮丧的口吻后悔道：“过去，我戴口罩，为的是遮脸。其实，我遮的不是脸，而是自己的眼睛、肮脏的思想。”

松伟为战友觉悟的提高，感到由衷的高兴。她转过脸来，微笑着，停下手中的活，若有所思地说：“把根子找出来了，就是好！晓黎，你过去是被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遮住了眼睛，使你看不到除了自然界垃

圾之外，危害更大的还是思想垃圾。现在，戴上新的口罩，为的是更好的工作，更好的革命。喏，给你！”

晓黎把松伟的话静静地咀嚼着。过了好半晌，才伸出颤抖的双手接住松伟递过来的两只口罩，她抿了抿嘴唇，恍然大悟地说：“我懂了。”

过后，晓黎有点陌生地在小车间里找寻起自己那把从不整理的扫帚。当她回头看见松伟熟练地把最后一节竹片嵌在竹丝里，她才明白松伟又在为自己扎了！她感激得讲不出话来，许久，才精神一振地说：“你给了我一把新的扫帚。”

松伟喜悦地望着战友，把自己扎好的扫帚，送到晓黎的手中，抑扬顿挫地说：“不，是革命需要你拿上新的扫帚，去把一切垃圾扫得更干净。”

晓黎心领神会，对松伟的告诫，深表敬意地点点头。松伟用殷切的目光鼓励着她。她们并肩往自己的岗位上走去。但工作还不到一小时，雨就瓢泼似地往下浇了起来。路面上顿时铺上了一层好似玻璃般的水层。

晓黎走到屋檐下，她的衣服全被雨淋潮了。风儿不停地呼啸着，寒气一个劲地往身上钻。她不由打了一个寒噤，眼睛朝着大雨，呆呆地发着楞儿。行人都止了步，只见自己站里一辆卡车，擦过眼前，喇叭声悠扬远去，很快消失在雨幕之中。于是，她又沉思起来。这回她不是想当司机的事，而是陷入了另一件往事的回忆——

半个月前的一天清晨，东方刚泛出一片鱼肚白，曙色中的城市，已不再静谧，早成了一个天然的运动场。只要把视线放出去，便能看到：长跑队员整齐的队形；少年武术运动员丰富多彩的锻炼项目；广播操的海洋；还有太极拳多姿的舞势；……晓黎来到街上，松伟已经在利索地工作着。突

然，在不远的地方，倏地摔倒一个老人。松伟没有一丝儿踌躇，飞也似地奔了过去。老人半倚在地上，正在用手肘试图撑起身子，嘴里发着低低的呻吟。在老人的脚下，是一块踩烂的香蕉皮，晓黎心头猛烈一动。松伟已经扶起老人，让他靠在自己的背上。老人个高体胖，使得松伟好不吃力，她咬了咬嘴唇，用出最大的劲儿，背着老人往医院方向快步跑去……

几天以后，站里收到了老人全家写来的感谢信。顿时，松伟的动人事迹一阵春风在全站吹遍。党支部抓住这棵好苗子，在一次大会上作了重点表扬。谁知还没等表扬结束，松伟已从支部书记手中夺过话筒，简洁明快地说：“同志们，师傅们，我想，对于这样的表扬，是受之有愧的！老人家为什么会摔倒，是因为在我负责的地段里踏到香蕉皮引起的。这就说明我的工作做得太差了。要是我的工作做好了，老人摔倒的事不就可以避免了吗？”松伟的讲话还在继续，同志们已向松伟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时，晓黎坐在下边，屏息凝神，谛听着松伟的每字每句，只感到脸上火辣辣地在烧。想想看，松伟对工作、对自己的要求有多高啊！而自己……

晓黎这时猛然想起松伟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暴风雨是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最好时机。”对，这分明是句双关语。雨幕毕竟挡不住晓黎的视线，她看到松伟的挺拔身影，正忙碌在风雨之中，忙碌在晓黎负责的那段大街上。她憋不住了，她要用手中的扫帚去干个痛快。决心下定，就往松伟那儿冲去！……

雨后天晴。路面经过清洁工人上午的洗刷，仿佛比从前更开阔、更明丽了。

离开座谈会还有一刻钟。松伟他们朝为民饮食店这边走来。晓黎很自豪地走在前面，她的旁边是松伟和俞师傅。

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地谈论着。只有晓黎，没有说话，但想得很多。当她那两只大眼睛看到贴在为民饮食店门口的欢迎条幅时，深有感触地讲了这句话：“原来他们不是看不起我们的工作，而是讨厌我过去的思想啊。”她自言自语地讲完，心里更加觉得热乎乎。松伟看到了这一切，兴奋地向战友提醒：“你看，昨天向我们提意见的陈阿姨，老远已向你伸出了双手！”

(题图：吴大成)



论任树英形象的典型性

任 续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长篇巨著固然要这样做，短篇创作也应当运用自己特有的表现力，努力这样做。小说《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及其续篇《典型发言》（载本刊一九七四年第四、第九期）所塑造的任树英形象，在反映今天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任树英的形象具有较高的典型性，因而也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力量。

任树英初次跟读者见面是一员“女闯将”：在全工业局的现场会上，人们“热切地等着听她介绍生产显像管的斗争事迹”，她却面前连发言稿都没放一张，“提起这件事，我们心里就有气。今天，我别的不说，就专门揭一揭这个矛盾！”于是哗、哗、哗，“一篇揭矛盾的报告”象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表达了工人阶级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风吹不转向，浪打不回头”的革命志气和英雄气概。当她再次作“典型发言”时，更象“面临着关键的决战”的一个“指挥员”，采取果断的行动，发扬了“工人阶级的

战斗风格”，按照“工人的心意”栽花，保证了兄弟厂“青锋一号”这个新生事物的成功，她的思想境界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任树英的思想性格，虽然经历着从女闯将到指挥员的发展过程，但始终保持着她那生气勃勃、敢想敢干的女闯将的本色，因而她的思想性格又是统一的、完整的。这个女闯将的本质特点，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任树英确是“初生之犊”。她“初中毕业进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举着红旗造反，入了党，三十岁当了支部书记，抓起一个厂的工作。”同许多在红旗下长大的新干部一样，她一往无前，无所畏惧，对于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各样的拦路虎，深恶痛绝，不在话下。用她的老上级、也是老对手胡政民的话来说，任树英是“好胜逞强”，“你说不行，她偏要干，专爱冒险。这就是任树英。”这也是他从斗争中得来的经验之谈，却从反面印证了任树英的“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革命性格。

无私才能无畏。任树英的不怕虎，并不是因为她缺乏生活经验，不知道虎的厉

害,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为了打虎才上山的。她在面临的斗争中,摒弃了任何个人的东西,因而精神上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你撤我的职,开我的批判会,都可以。要我们不生产显像管,我不敢答应。”不仅如此,她的无私还有更动人的光彩:她按照“工人的心意”把花——“青锋一号”炉栽到光明厂去了;光明厂受到胡政民的压力,她,长江厂的支部书记却坚决顶住,“即使拿了我的脊梁骨也要把炉子撑住”!这种“隔院栽花”,“多管闲事”的举动,正表现了无产阶级象海洋一样宽广的胸怀,鼠目寸光的可怜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任树英胸中自有个“大目标”,什么长江厂、光明厂,“都溶化入整个工人阶级的形象”。这种在时代的革命熔炉里锻炼出来的无私的精神,闪耀着多么炽热、多么强烈的共产主义光芒啊!

任树英的革命精神,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集中地反映了今天工人阶级的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工人新干部的本质特征。“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任树英是个典型,并不是这些品质的机械的相加。任何共性都是通过个性来体现的,而个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是由十分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

短篇小说限于容量,不可能详细地描述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即阶级关系;但这两个短篇仍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任树英的典型性格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斗争环境中,通过除胡政民以外还有若干个着墨不多但却都相当生动的人物关系表现出来的——

与阿宽师傅。这位长江厂的生产组长、老工人,可以说是任树英的坚强后盾。“他想半天才说一句话”,但说出来的这句话却

又稳又准有时还挺狠。胡政民逼显像管下马,任树英来不及细想,“冲上去”就干上了;阿宽师傅却自在地吸着烟,不紧不慢地说:“骨头哪能这么软?”胡政民一再加压,任树英心急火燎,“炒菜忘了放盐,踏缝纫机老是断线”;阿宽师傅稳笃笃地摸着胡子笑着说:“树英,谁要说回头,我阿宽老头就糊他的大字报”。胡政民压不倒任树英,做阿宽师傅的工作,要他“转弯”。“转弯?向修正主义转弯吗?”一席深刻的回忆对比,把胡政民“气得一转屁股跑了”。任树英与阿宽师傅的关系,是工人阶级先进队伍中两辈人之间的团结战斗的典型关系。但小说没有忽略他们之间的细微的差别。为了扶持光明厂的新生事物,任树英毅然决然拆掉自己厂里辛辛苦苦搞起来的隧道烘箱上的工字钢去支援。阿宽师傅听说后,“心头一震”。他知道任树英为它曾经“湿透多少衣裳”,“磨破了多少血泡”。现在,任树英和全厂的革命群众要把它献给了自己的阶级弟兄了!但这“一震”真正只有一瞬间,很快他就理解了任树英的心思,也即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境界:“快,快抢修!”阿宽师傅的心又跟任树英在一起跳动了。在胡政民看来,头发花白的阿宽师傅也算是个“饱经世故”的人了吧,曾经想请他来克一克任树英的“任性”。可是这个阿宽师傅什么事情都“得等树英回来研究研究”,他也姓“任”。

与武云。一见这个青年人,任树英的脸上“漾开了”喜爱的笑容。这是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又一辈人之间的关系。在挑选武云到公司参加司机培训班的时候,胡政民曾断言这样的小姑娘只配当骑在竹椅子上唱唱“小汽车真漂亮,嘟嘟嘟嘟喇叭响”的角色。现在,还是这个小姑娘,却已开着大卡车走南闯北,成为“把方向盘的人”了!在武云身上有着任树英青年时候的影子。

当然，她还不能象现在的任树英那样，完全摆脱个人的感情因素，正确的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因此，当任树英决定拆烘箱轨道时，“武云双手抓住衣襟，强横地扭了扭身子”说：“不能！”阿宽师傅的“一震”和武云的“不能”，既分别恰当地表现了他们各自思想和性格，同时又把任树英“关键时刻，我们不能手软”的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衬托出来了！

与老赵。老赵是光明玻璃厂的生产组长，对于新生事物还是有热情的，但是缺少一点反潮流的精神。碰到胡政民这种职位比他高、权力比他大的人，往往有点顶不住。他对任树英说：“别跟老胡扭了，不做‘大饼’做‘油条’嘛。”这句性格化的语言，生动地刻划出了这一类干部的精神状态。对胡政民，任树英是斗到底；对老赵，“你还是关心关心我们厂，关心关心我们的电视工业吧。难道你不知道国家多么需要显像管？”先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老赵被感动了，但还是不敢起来造胡政民的反。任树英组织了一个干部群众代表团，写了一封求援信，敲锣打鼓到光明厂去“访问”。“宣传十大路线”，“谈社会主义企业方向”，越谈越热络，毛主席革命路线把工人的心串在了一起，终于把老赵的心也串到一起来了。老赵的思想性格是任树英反潮流精神的鲜明对比，在对比中突出了任树英思想性格的革命光彩。

与胡政民。这是小说的纲。所谓纲，就是说，这个关系制约了上述其他一切关系。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内的基本矛盾，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胡政民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更不是我们的敌人。但他的世界观，他所推行的路线，不能不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通过他，一个共产党员，公司生产组组长，反映到了我们队伍内

部，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深刻性的一种反映。文化大革命前为了对群众实行不合理的管卡压制度，任树英贴过他的大字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任树英要带领群众大干快上，他又想用什么“规矩”，不合“正常秩序”逼着要“下马”。任树英当然不能答应。“文化大革命几年了，难道你还要搞天下第一科？”一针见血揭出了问题的实质。这是走回头路，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嘛！“骂我一顿，打我一顿都不要紧，可谁要瞧不起工人，说文化大革命不好，我就受不了”。在企业经营、利润核算方面，胡政民“不失为一个颇有办法的事务工作者”。但他不懂得党的基本路线，不懂得无产阶级政治，不理解社会主义新型的生产关系，不相信工人群众。任树英“决心跟胡政民斗到底”。她叫平时被称为大象屁股推不动的胡政民如坐针毡，脸色一忽儿“变红”，一忽儿“变白”。她叫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石头一样梆梆硬，冰冰冷”的胡政民，终于渐渐变得热心起来，“一种歉疚的感情，常常象只小兔子一样在胡政民心头拱动，使他觉得自己应当为长江厂做点什么”。她叫一向瞧不起工人群众的胡政民认识到“这是一个完整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了的工人阶级，是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阔步前进的英雄的人民！在这样的群众面前，他，胡政民一直在扮演多么愚蠢的角色呀！”任树英依靠党、依靠群众，终于把胡政民从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深渊的边缘上拉回来了！

综上所述，作者在塑造任树英的典型形象时，既是把她放在她周围活动着的人物的相互关系之中，又没有平均使用力量，而是紧紧抓住了任树英与胡政民这对矛盾。她与作品中其它人物在性格上的矛盾冲突，既为这对基本矛盾所制约，又为这对矛盾的展开和深化服务。作品中从不同的

角度来突出任树英的性格，但由于作者抓住了人物性格中的“核心唱段”，也就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各种复杂关系之中出人物性格，因此，这些不同的侧面非但没有人为地贴上去的感觉，而是与“核心唱段”融为一体，使它更为丰富、更加深刻。

正因为任树英的性格为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所以它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阶级关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尽相同的阶级关系。任树英在胡政民的办公室门上贴上“天下第一科”的时候，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在有些单位里已占了统治的支配的地位，为了这五个字，任树英硬是被扣掉一个季度的奖金。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和清算了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毛主席革命路线武装了广大革命群众，任树英和胡政民的矛盾冲突才在力量对比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过程中，任树英的性格发展了，并且得到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发出了夺目的光彩。甚至任树英特有的斗争方式，也打着新的阶级关系的清

晰印记。例如：她那反映了工人心愿的揭矛盾的报告，她那大谈规划理想的典型发言，她带着干部群众“访问”光明厂的做法，等等，都是无产阶级民主在新形势下的新形式，反映了新颖的上级与下级、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做不到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吧！如果当时任树英贴的不是“天下第一科”，而是“同志，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看上去，任树英的所谓思想起点是高了，实际上，却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时代在前进，斗争在发展，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也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我们相信，今天的任树英，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经受了新的考验，焕发出更新的思想性格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性格的发展，英雄人物就不可能有充分的典型性。因此，我们希望并且相信，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深入发展，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的鼓舞和指导下，在文艺领域、包括小说创作领域，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完美的象任树英这样的英雄典型。

（上接 48 页）

中，在孔老二的怪影舞蹁跹的时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时时不都经受着被剥夺、被扼杀的斗争么？呵，我更明白了：我们中华民族这幅伟大而又绚丽的历史画卷，是我们勇敢而勤劳的人民斗出来的！自从有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工人、农民当了家，掌了权，社会主义制度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的发挥开拓了广阔的天地，这就大大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我凝视着高空中这熠熠的弧光，它仿

佛化成了雪舞风狂中大庆油田的灯海；大寨社员奋战狼窝掌时银锄的闪亮；南海西沙儿女反侵略的烈焰……这璀璨的弧光突然幻成了一束，投射到排竖在海堤的一条标语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我反复诵读着这条标语，满怀战斗豪情，愿和李薇她们一起，把这幅历史的画卷，绘制得更加壮丽，更加灿烂！



散文要有战斗的思想光彩

——评《崭新的记录》

吴 欢 章

东风浩荡，百花盛开。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散文这枝花也开得越来越绚丽。近几年来出现的许多散文，那龙腾虎跃的战斗热情，风雷激荡的时代气息，万紫千红的工农兵生活图景，令人耳目一新，同文化大革命前有些纤细雕琢、柔靡苍白之作，恰成鲜明的对照。

听到过一种说法，认为现在的散文缺乏“散文情调”。这种说法值得分析。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诚然有一些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散文长短自如，笔调灵活，形式多样。但对散文的这些特点究竟如何认识，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周扬一伙，叫嚷散文是“最没有拘束的”文学样式，鼓动散文作者大写“浅唱低吟”的“小夜曲”，大抒“缠绵悱恻”的“个人情”，竭力把散文创作引上修正主义的邪路。其实在我们看来，散文自由灵活的特点，不是可以取消而是需要加强它的战斗功能，它应该而且可以成为文艺领域中密切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轻骑兵”和“突击队”。我们的散文，决不要那种抒写个人闲情逸致的“情调”，我们需要的是表现无产阶级革命豪情的战斗风格。《崭新的记录》（载《朝霞》一九七四年

十二期）的优点，正在于它以饱满的革命激情，通过电话局查号台“一个话务员的小簿子”，记录了时代前进的脚步，表现了歌颂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主题。我们读着这篇散文，犹如透过一个明亮的窗口，清晰地看到我国二十五年来社会生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又一次深刻地领会了“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的真理。

散文首先要立革命之意。散文并不是散漫的文体，在生活中走马观花，信手拈来一点材料便敷衍成篇，这种思想浮浅的作品不能获得动人的力量。只有深入三大革命实践，从特定的生活角度提炼出某种富有战斗意义的典型感受，方能使散文形成深刻的思想境界。《崭新的记录》抓住一个话务员小簿子里历年电话变号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解放以来我国生活的伟大变化。满腔热情地赞美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社会变革，歌颂革命能够改变一切，正是这篇散文的寓意所在。由于这个革命之意贯串全篇，便使得那些关于电话变号的具体描写，处处闪耀着战斗的思想光彩。这种革命之意的获得，显然是作者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用党的基本路线观察和

分析生活的结果。它对于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复辟倒退路线，对于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正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散文创作唯有努力触及时事，才能使思想内容富有战斗的力量。

《崭新的记录》写得比较简炼，这同它对生活素材的剪裁较为得当是有关系的。它没有不分巨细地写成一连串电话变号的流水账，乃是抓住上海解放、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历史事件中电话变号的情况，加以突出地描写。它为什么这样选择素材？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这几个历史转折关头的情况，最能充分地反映出时代的伟大变化，最宜于集中地抒写赞美变革的思想。这篇散文所以显得比较简炼，还由于它在抓住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情节主干之后，又注意从中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通过一点来反映全般。譬如作品里写了这样一个单位电话变号的情况：一九五六年，它“是几个竹木作场合成的手工业合作社”；大跃进时，“它变成了一家农具修理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声中，它的新厂名是“建新农具厂”；到最近，它又“变成一家生产拖拉机的大厂了”！写出了这个工厂的“创业史”，不也就是写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变革的生动缩影吗？这样的细节生动具体，又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散文戒庞杂。不分主次地堆砌生活材料，只会淹没作品的思想光彩。应当注意选择那些生动感人而又最能体现作者某种典型思想感受的素材，来构成散文的情节和细节。散文比起其它某些文学样式来，自然不那么严格要求情节的连贯性，不过也决非漫无边际，它那纵横捭阖的笔锋仍然需要循一定的思路运行，这就是一切描写都必须为突出表现作品的革命之意服务。从这个角度

来看，这篇作品的个别地方，仍有与主线联系不紧之处。比如写大跃进中电话局党委书记带领大家到社会上去访问那一段，固然仍是突出了工厂、农村、街道的巨大变化，但由于没有扣紧“电话变号”这个情节贯串线，因而显得较为一般化。

这篇散文从头到尾都是抓住“电话变号”来做文章，并没有给人单调的感觉，这是因为它在结构布局上下了功夫。它虽然通篇都是通过电话变号写革命巨变，然而它的角度和手法却经常转换，有波澜起伏。它有时把新旧社会电话变号的不同情况联系起来，让人看到光明和黑暗的鲜明对照；它有时将电话簿子的变化和日新月异的现象景象交织起来，令人感染到革命高潮的热烈气氛；有的时候，它又把电话号码的迅速改变和人物内心的急遽变化结合起来，使我们认识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是怎样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由于它在艺术手法上富于变化，就做到了“形散神不散”。这说明：散文在提炼剪裁生活素材的时候，还要讲究结构布局。单是选材得当，艺术上安排不好，也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散文不仅须避免单调，而且应避免平淡。这篇散文所写的解放以来上海巨大变革的历史进程，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高潮的。有了这个高潮，才使我们在前面情节进展中逐步加深的某种印象，最后形成一个鲜明的思想感受：革命的变，就是好啊！严格要求起来，这个高潮似乎还不够“高”。假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段斗争生活，写得更笔酣墨饱一些，它那赞美变革的思想的现实意义，也许会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些。这篇散文为了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社会生活带来的伟大变化，设计了三个富有跳跃性的情节：一个是通过电话簿子里记载某些商店名称改变的一页，再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破四旧，立

四新”的革命景象；另一个是通过簿子某页上曾被撕破的一角，追溯了电话工人同走资派斗争的场面；再一个是通过簿子中写满“五·七”干校等单位名称的篇页，歌颂了革命新生事物的蓬勃生长。请注意，这里写的几个片段，并不是随意设置的。从文化大革命初期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英勇进攻，到走资派的疯狂反扑及其失败，再到革命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这其间有着明显的历史因果联系，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胜利前进的步伐。《崭新的记录》在结构布局上，比较注意做到多样而又统一，力图用缤纷的彩色增添革命思想的魅力。可是我仍有一个感觉：这篇散文在结构上还稍为有点拘谨。是不是可以更加大开大阖、舒卷自如一些呢？譬如说，倘使几个大事件的“分期”不象现在这样严格，而是时而回顾，时而前瞻，时而注目上海的变化，时而神驰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这个电话簿子变化中所包含的时代意义，或许能表现得更为深远些。

散文是富有抒情性的文体。抒革命之情，是构成散文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总的来说，这篇散文抒情色彩还不够浓厚，有的地方还拘泥于事实，没能把思想的触角伸向更深更广的地方。与此相联系，语言上虽较朴素，但抒情性却不足。若能加强

文彩，把诗情和哲理更好地结合起来，将会获得更大的思想艺术力量。尽管如此，作品中的抒情也还有不少可取之处。它不是零敲碎打，信笔由之，而是使它为突出、强调、渲染革命之意服务。一些抒情的笔墨的穿插，从不同的方面通向一个思想焦点：赞美新时代战胜旧时代，赞美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赞美新思想克服旧思想，总之，都是为了歌颂革命的变。这篇散文采取第一人称的表现方法，它是以一个电话局女话务员的眼睛来看时代巨变，用她的口来赞美社会变革，因此，通过革命抒情的反复贯串，实际上是巧妙地塑造了一个工农兵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最后，作者在抒情的时候，还力图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作品描述了二十五年来上海的巨大变化之后，加了这样的一笔：“工人阶级的理想是远大的。变，也是永无止境的。上海，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变得更美！”这种抒情，既是从前面的叙事中自然而然地引伸出来的，又是对前面叙事里所包含的内在意义的“点睛”之笔，这里有革命激情的迸发，也有战斗思想的升华。

时代在前进，革命的变化是层出不穷的，愿在散文创作中出现更多更好的“崭新的记录”！



谈谈文艺作品的“新”与“深”

编辑同志：

我们是刚进文科班学习的青年工人，都是《朝霞》的读者。每收到一期新的《朝霞》，我们都争相传阅。许多作品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便常常凑在一起，发表一些“口头评论”。由此，也涉及一些创作思想问题。其中，我们感触较深、谈得较多的是文艺作品的“新”与“深”的关系问题。

《朝霞》的小说有个可贵的特点，就是能迅速反映现实斗争。这些作品充满着新鲜的内容和新鲜的气息，不断以新的战斗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用一个“新”字来称赞她，是很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这些颇有新意的作品能不能写出深度来，大家的看法就不那么一致了。

有的同志认为，一些作品是为了及时地提出和回答社会上共同关心的问题赶写出来的，同形势配合得紧，但正因为如此，事物还在发展变化中，作者把握不定，这就很难写出深度来。他们举出《一往无前的人》为例。这篇作品试图通过革新一号部件的斗争反映批林批孔运动，但作品中英雄人物思想性格的揭示和矛盾冲突的处理比较表面化，影响了主题的深化。又如《长龙伏虎记》，题材也很新，但给人的印象不深。

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着。但其所以不

够深的原因，并不在于它表现了新的斗争，而在于作者对新的斗争的认识以及反映新的斗争的能力。因此有些同志有新的理解。他们认为这些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正因为回答了革命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我们时代的本质，因此具有一定的深度。比如，反映批林批孔斗争的《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和它的姊妹篇《典型发言》，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的《试航》和《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有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布告》、《挂红花那天》等等，活跃在这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有的已经在工人群众中传诵。这些创作实践证明，新的题材是可以写出一定的深度来的。

同志们围绕这个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时，我们想起在与一些业余作者的接触中，也听到过类似的议论。他们努力想反映现实斗争，但总感觉写不深。有人甚至把“新”与“深”对立起来。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也许有点普遍意义，因此把我们讨论中的一些想法告诉你们，以期引起同志们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常常把革命前进比作奔腾不息的江河，后浪推起前浪，一浪高过一浪。这些新的斗争浪头，总是进一步使“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展现得更鲜明，更充分，更完美，也给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

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供了最好的课堂。文艺作品的深度，不是抽象的超时代的，而恰恰取决于我们对时代本质的认识和反映的深度。因此，我们文艺作品迅速地反映这些新的特点，敏锐地概括以前斗争所没有的新的矛盾，为作品反映时代本质，加强思想深度，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在这方面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据作者介绍，作品的素材原来只是一般的反对本位主义的问题，是批林批孔运动使作者对这些素材有了新的理解，把这场斗争提到批林批孔的高度去认识。作品就在新的广阔的背景上，着力描绘了这场新的斗争，塑造了新人任树英这样一个具有艺术感染力的英雄形象，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当前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的本质和意义。因而作品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具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

从许多工农兵业余作者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深切了解这一点的。他们的作品敏锐地抓住了革命的新生事物，唱出了热情的赞歌。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文艺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正是适应了我们时代新政治和新经济的要求而产生的，也是我们时代新政治新经济的集中体现，是革命深入的产物，也是革命深入的标志。它们今天还是破土的嫩芽，不久将在祖国大地开花、结果。因此，正确地反映这些新生事物的作品必然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本质和方向。正象新生事物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一样，这样的作品也是有生命力的。

辩证法告诉我们，新生事物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作品的思想深度也应该不断深化。哪怕我们现在以为已经深刻认

识了的东西，随着革命的推进，我们还会觉得需要深化，因为那时新的斗争又加深和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这在《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和《典型发言》中看得特别清楚。应当说，在《一篇揭矛盾的报告》中，任树英为捍卫新生事物坚持前进的革命精神已经揭示得比较充分，展现得比较丰满。但在半年之后的《典型发言》里，围绕着新生事物的斗争进一步展开了，从一个厂扩展到一条战线，从一个新生事物扩展到一批新生事物，并且联系到宏大的远景。因此，这一场斗争在思想的挖掘上又进了一步，任树英的精神境界在新的斗争中焕发出新的光彩，登上了新的高峰。这两篇小说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任树英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前进的足迹。作者善于从发展着的革命现实中挖掘斗争的实质，才会不断出现新的思想深度，这种“深”本身一定是“新”的，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趋势，预示了革命前进的方向。革命前进了，我们的认识还停留在老地方，那么即使写新的题材，也只会陈旧的感觉。相反，我们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时，只要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就一定能写出新意来，从而达到过去所不能有的新的思想深度。只有从革命发展中去把握我们时代的本质，深刻地反映革命新阶段中的新特点，这样的作品才真正是“新”的。

在我们的作品里，“新”与“深”应当是统一的，也是能够统一的。这种统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朝霞》中就清晰地留下了这些前进的脚印。比如，当知识青年意气奋发地奔赴农村干革命的时候，短篇小说《朝霞》热情歌颂了“扎根派”，抓住了这个新生事物的本质方面，塑造了叶红的形象。这是当时的“新”与“深”的统一。这篇作品在当时是很有鼓舞力量的。广阔天地锻炼人，培养人，一代新人成

长起来了，叶红这个形象已经不能概括今天农场青年的思想特点了，因为他们面临的矛盾斗争已不相同。于是，我们又看到象《长江后浪推前浪》中闻松华这样成熟的青年干部形象。这又是在新条件下的“新”与“深”的统一。现在，我们对这个新生事物的认识是不是就此完成了呢？没有！“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新的斗争会赋予我们的作品新的思想内容，我们又要在新的高度上追求“新”与“深”的统一。我们引为自豪的是，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文艺才勇于不断提出新课题，探索新天地，我们“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光荣！

写到这里，我们想起与此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去追求“新”与“深”的统一？为什么同样新的题材，甚至同样新的主题，表现在作品中会深浅不一？其原因也许有人会甲、乙、丙、丁列上一大篇。我们觉得，关键还是作者认识生活的能力，归根到底，是作者的世界观问题。而许多同志往往忽视这一点。

我们在学习创作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虽然我们战斗在三大革命实践中，仍然有一个认识生活的问题。没有路线斗争的敏锐性和洞察生活的能力，我们会象个睁眼瞎子，“身在宝山不识宝”，就不可能发现和支持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也不可能迅速地反映我们时代的革命本质。

创作是对我们的世界观和认识生活能力的严峻考验。就我们的认识过程来讲，我们所要反映的斗争还在进行之中，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

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而这需要一个过程。因而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要有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这给我们的创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感到要在认识生活上下苦功夫。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认识生活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站在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上，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武器，去观察、分析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才能正确地反映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才能使我们作品的“新”与“深”统一起来。我们在学习创作中，也曾经为“新”与“深”的矛盾苦恼过。后来，我们把自己的习作当成一面镜子，从中照出了自己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尾巴来，便进一步意识到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意义。我们只有树立起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才可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当然，要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要在斗争实践中去提高，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因此，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又是使我们的作品达到“新”与“深”的统一的前提。

编辑同志，以上是我们关于“新”与“深”问题初步讨论的结果，看法还很肤浅。我们觉得这是目前创作思想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把这些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想和同志们一起学习讨论，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增添一木一石。

此致
革命敬礼！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大文科班

一九七五年一月





法家诗文选读

试谈陈亮词

吴战垒

陈亮(一一四三——一一九四)是南宋法家的一位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爱国词人。他一生虽然没有做过官,但关心国家大事,力主抗金统一。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风靡一时,陈亮则针锋相对地打出了“实事实功”的法家功利之学的大旗。他清醒地看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正是投降卖国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大敌当前,朱熹等道学家却“低头拱手以谈性命”,陈亮愤怒地斥之为“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他和朱熹曾进行过一场关于“王霸义利”的儒法大辩论,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保守、抗战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儒法斗争史上重要的一页。

陈亮否定了朱熹的“醇儒之道”,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这段话,在某种意义上为他自己的法家思想作了形象的总结,也为他的词风特色作了生动的写照。

陈亮词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自觉

地用词来反映当时重大的政治主题,表达法家的政治理想,使词成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在词的创作上,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功利思想。他每作一词,就慨叹说:“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意思是自己平生的政治抱负,大都表现在词中了。陈亮这种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在当时的词坛上是十分突出的,也是对儒家正统派词人的挑战。

晚唐以至北宋以来,词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学形式。封建士大夫爱好填词,大写男女恋情、花草闲愁,充满了剥削阶级荒淫无耻的靡靡之音。而陈亮却在不少词里抒写国家大事和政治抱负。南宋的儒生陈振孙说陈亮的词“极不工,而自负以为经纶之意具在”,“极不工”是恶意诋毁,“经纶之意具在”却是事实,至少在他许多爱国壮词中是事实。

陈亮的爱国壮词是渴望从事抗金斗争的产物,决非徒托空言者可比。一一八八年春天,陈亮风尘仆仆地从永康跑到京口(镇江)、建业(南京)一带去察看军事地形,作为进兵中原的准备。他登上了长江边上北固山的多景楼,纵目四望,感慨万分,“小

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在《念奴娇——登多景楼》这首词中，强烈地表现了陈亮渴望抗金统一的愿望。他认为江南地势有利于进取中原，南朝统治者划江自守，偏安一隅，完全是不图进取的自私打算。他还尖锐地讽刺东晋那批士大夫，高谈阔论，并无一计救国，只会痛哭流涕的丑态。这实际上是指斥南宋那批空谈误国的儒生。这一年朱熹在上给宋孝宗的封事中就长叹：“区区东南，事有不可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他担心的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对于抗金恢复的大计则认为根本没有指望。陈亮驳斥了投降派的悲观论调，在词中重申了祖逖中流誓师的决心，并用淝水之战以弱胜强的战例来激励抗金必胜的信心。

我们在陈亮的词中，常常可以发现他在政论中所反复阐述的思想，这使他的某些词具有战斗的政论风格。他反对儒家的虚夸浮华，主张法家实事实功的思想，在词里就用这样形象的语言来表现：“春花无数，毕竟何如秋实！”（《三部乐·七月廿六日寿王道甫》）他提倡法家的用人标准，鄙弃“安坐而能”的儒生，这在词里也有所表现：“从来别真共假，任盘根错节，更饶仓卒”（同上）。意思是刀的锋利与否，看它能否劈开盘根错节的木头；人才的真假，则只有在艰难仓猝的事变中才能考察识别。至于主张富国强兵，抗金统一的思想，则既是陈亮全部政论的中心内容，也是他的词的重要主题。即使在一些投赠之作中，他也不忘记激励当朝的大臣们立志抗金，统一祖国。例如在送丘密出使金朝的《三部乐》中说：“对遗民有如皎日，行万里依然故物。入奏几策，天下里，终定于一。”在给兵部尚书罗点的寿词中期望他壮年为国立功：“植根江表，开拓两河，做得黑头公未？”（《瑞雪浓慢·寿罗春伯》）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则要推送章森出使金朝的《水调歌头》了。陈

亮的儿子陈沆把这首词编为《龙川词》的压卷第一首（见文后附录）。

这首词是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送友人章森（德茂）出使金朝贺正旦之作。这种出使是带有屈辱性的，已成为当时的惯例。陈亮的心情是沉重而复杂的，但是他并不气短。虽然南宋长久没有出师北伐了，但并不等于没有杰出的人才。他称许章森一定能独当一面，不致玷辱祖国的尊严。这是鼓励的话。陈亮以东去的河水作譬，说明不能年年去朝拜敌人，但是眼下又不能不去，他愤慨而又充满信心地说：暂且再去一次吧，总有一天会把敌人俘获到京师来的！下片词感情更为激昂，作者简直是振臂而呼了。“一个半个耻臣戎”是极言知耻者之少，指南宋统治者醉生梦死，不图恢复。作者在给章森的信中也提到这一点。他悲慨地发问：敌人侵占了北方广大的国土，我们祖先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民族正气，何时才能伸张呢？紧接着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敌人的命运是注定要灭亡的，光芒万丈的太阳一定会普照祖国统一的山河！

这首词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抗敌救国之志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它一气流注而无粗率之弊，感情的起伏如波涛汹涌的江河，很自然地形成了强烈的节奏。作者在上下片将结束处各用了一个问句来提顿蓄势，犹如将奔腾的江水陡然一截，便形成了飞湍喷泻的壮观，使得结句分外斩截有力。

二

陈亮词的又一个特点，是理想与悲愤的矛盾统一。这是那个时代的投影。

陈亮所处的时代，地主阶级已经走向下坡路了。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儒家路线占了压倒的优势，南宋更是如此。陈亮为宣传法家路线和呼吁抗金统一奋斗了

一生，他所得到的却是“当路见憎”，被视为“狂怪”，并且两次被投进监狱，惨遭毒打，差点送掉性命。他曾经把自己比做在岩缝中曲折生长的树木，“奇蹇艰涩，盖未足以常理论，而人力又从而掩盖磨灭之”，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法家思想是在儒家反动路线的重压和摧残下，艰苦而顽强地成长起来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寂寞的悲愤。这与他在《桂枝香》一词中，以“入时太浅，背时太远”的桂花来自喻，以及在《点绛唇》中咏梅赋志：“君知否？雨霭云愁，格调还依旧！”都是相同的寓意。它一方面反映了陈亮“负一世之谤”而不屈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孤高自许，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陈亮的理想和悲愤都带有时代和阶级的鲜明色彩。然而陈亮的悲愤并不是个人仕途不得志的牢骚，他的理想也不只是空洞虚幻的追求，而都植根于当时现实的土壤之中。陈亮的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儒道治国”的腐败现实和法家政治理想的尖锐矛盾，曲折地反映了南宋儒法斗争的一个历史侧面。

陈亮平生所向往的是铁马金戈，驰骋疆场的抗金斗争，不甘心于作一个老死乡间的词人。但是“报国欲死无战场”，一味投降卖国的南宋王朝，使他的政治抱负难以一展。他的好友辛弃疾曾经写给他一首《破阵子》，题目是“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表现了这两位抗金志士共同的理想和悲愤。然而两人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表达坚定的理想和深广的悲愤方面，陈亮的词要激切明快得多。他和辛弃疾“鹅湖之会”以后的几首唱和词，最能表现这种词风特色。

一一八八年冬天，陈亮去江西上饶走访辛弃疾，商量抗金大计。他还写信给住在武夷山的朱熹，想动员朱熹也来参加，结

成统一战线，并约好相会的地点。但是朱熹届期没有赴约，他在回信中挖苦陈亮：“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留闲汉在山里咬菜根。”并断言抗金大计“次第八九分是罢休矣！”给陈亮大泼冷水。辛弃疾则热情地欢迎陈亮，两人冒雪同游鹅湖寺，“极论世事”。然而“硬语盘空谁来听”（辛词中语），他们自知这些爱国的议论，根本得不到采纳，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只有相互唱和的几首《贺新郎》，为这次鹅湖之会留下了一个难忘的纪念。

辛弃疾在词中把陈亮比作拉盐车的千里马，对陈亮的遭遇寄予无限同情。陈亮在和词中强烈地抒发了法家路线横遭打击，平生抱负难以一展的悲愤：

斩新换出旗麾别，把当时一桩大
义，拆开收拾。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
摇肢动骨。这话霸只成痴绝！

在风靡当世的理学的统制下，陈亮打出了法家的大旗，反对投降卖国，伸张反抗金朝贵族侵犯的民族大义。然而这一切反而被目为痴狂，这不由得叫他据地狂呼，扼腕深痛！在这里批判儒学和抨击当道的斗争锋芒是何等锐利！

陈亮在另一首给辛弃疾的和作中，则把悲愤和理想交织在一起了。一开头，他就呼出了英雄老去，国事日非的痛慨：

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
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
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

他很珍惜与辛弃疾建立在抗金基础上的战斗友谊，并以百折不挠的决心相勉励：

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

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

最后他以“九转金丹”的炼成，来比喻排除困难，久经锻炼，事业必有成功之日。

“卒章显其志”，陈亮的词，往往在结尾处表达他对理想的不倦追求，于悲愤中存胜利之望，因此并不流于消极悲观，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三

陈亮打破了对词的传统偏见，以“经纶之意”入词，这就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触及时事，促使词风的转变，在词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革新的意义。

陈亮又是一位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论纵横抒写，富于雄辩，重视“意与理”，反对雕章琢句。他也以作论法来作词，因此他的词也与政论一样，“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书作论法后》）。这就跟那些追求一字之工、一句之巧的形式主义词人迥然异趣。

但是陈亮在重视思想内容的前提下，也不忽视词的语言和音乐性等形式特点。他自述作词“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转捩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与郑景元提干书》）。这就是说，以民间口语为主，吸取歌谣和散文之长，经过改造，熔于一炉，但仍可以按节而歌，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他在提炼口语入词这一点是颇有特色的，有的写得明白如话，却又自然合律。有时也用一点典故，但没有辛弃疾“用事太多”的毛病。

陈亮看不惯当时一些充满理学气的诗，幽默地说读不懂，所以不喜欢。他敬慕的诗人是具有尊法反儒倾向的屈原和李白。他读破了《离骚》，还不肯放手。对李

白更是倾倒，自称“寥寥数百年间，吾所起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他称许李白诗歌的独创性，推崇李白的反抗精神。从陈亮的词中，我们可以发现屈原和李白对他思想与艺术的某些影响。

附：

水调歌头

送章德茂大卿^①使虏

不见南师^②久，漫说^③北群空^④！当场只手^⑤，毕竟还我万夫雄^⑥。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⑦？且复穹庐^⑧拜，会向蕞街^⑨逢！尧之都^⑩，舜之壤^⑪，禹之封^⑫，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⑬！万里腥膻^⑭如许，千古英灵^⑮安在，磅礴^⑯几时通？胡运^⑰何须问，赫^⑱日自当中！

【注释】

- ①大卿——封建朝廷的高级官员。
- ②南师——南宋的军队。
- ③漫说——莫说。
- ④北群空——比喻没有良才。传说古代伯乐善于挑选良马，他一过冀北，良马都被他拣光了，所以说“北群空”。
- ⑤当场只手——当时当地的杰出人才。只手，比喻独力支撑。这句是称颂章德茂的话，也反映了陈亮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 ⑥万夫雄——勇往直前，万人难敌的英雄气概。
- ⑦自笑三句——暗笑自己多余的担心：堂堂中国的使臣，怎么会象东流的河水一样，年年去朝拜敌人呢？曲折地表示这种屈辱性的朝拜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得似，岂似。
- ⑧穹（qiōng）庐——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圆形篷帐。这里指金国。
- ⑨蕞（gǎo）街——汉代长安外国使臣住的地方。

- ⑩都——都城。
 ⑪壤——土地。
 ⑫封——疆域。
 ⑬耻臣戎——以向敌人称臣为可耻。耻，这里作动词用。
 ⑭腥膻(shān)——骚臭气，指金朝女真族侵犯者，含有侮辱的意思。
 ⑮千古英灵——指古代捍卫祖国的民族英雄。
 ⑯磅礴——指抗敌御侮的民族正气。
 ⑰胡运——金国的命运。
 ⑱赫——彤红明亮。

念奴娇

登多景楼①

危楼还望②，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③？鬼设神施④，浑认作⑤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⑥，连岗三面⑦，做出争雄势。六朝⑧何事，只成门户私计⑨！因笑王谢诸人⑩，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⑪！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⑫！小儿破贼⑬，势成宁问强对⑭！

【注释】

- ①多景楼——在江苏镇江市北固山上，北临长江。
 ②危楼还望——在高楼上四面眺望。危，高。还，通环。
 ③叹此意句——指古往今来，很少有人懂得利用

长江的有利地势，北取中原。

- ④鬼设神施——比喻天然形势的险要。
 ⑤浑认作——都认为。
 ⑥一水横陈——指长江。
 ⑦连岗三面——镇江北临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山岗环绕着。
 ⑧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都建都南京。
 ⑨门户私计——指南朝统治者恃险苟安，不图进取，只从狭隘的私利着想。
 ⑩王谢诸人——指东晋的士大夫。六朝世族地主以王、谢二姓为代表。东晋南渡的士大夫常在南京市南的新亭饮宴，偶尔抒发一点北方国土沦亡的感慨，弹洒出几滴眼泪。这里是借以讽刺南宋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派和儒生。
 ⑪凭却江山三句——据有这样险要的江山形势，却不去收复北方大片被敌人占领的国土。河洛，黄河、洛水，泛指中原地带。
 ⑫中流誓——东晋祖逖于公元三一七年统兵北伐，渡江时中流击楫发誓，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
 ⑬小儿破贼——公元三八三年，前秦苻坚率九十万军队南下，想一举消灭东晋。晋相谢安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带八万人迎战，进至淝水，渡河决战，终于大败苻坚军。捷报传来，谢安正在下棋，客人问他，他从容地说：“小儿辈已经破贼。”因为带兵的主将是自己的弟弟和侄儿，所以这样称呼。
 ⑭势成宁问强对——形势有利于我，管他什么强大的敌人也不怕！宁问，岂问，何必管他。强对，劲敌。



给妹妹回信

一九七〇年仲夏孟于商玉天行



给妹妹回信 (中国画)

曹天舒作



朝霞

1975/2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